

第一章 緒論

魏晉南北朝，是我國歷史上政治、社會變動頻繁的時期。就中國文學史而言，也是一個醞釀新變的文學自覺時代。在古典文學的研究領域中，歷來便備受重視。許多新的文學現象，在此時孕育，乃至萌生、成長。舉凡文學理論的初步建立、文學形式的多元發展及文學內容的豐富多姿等，在在表現出，這是一個在文學上充滿生命力、創造力的新時代。

在約略四百年的動盪歲月之中，由於玄學的興起，唯美思想的勃興、文筆觀念之分辨，以及聲律說之發明，給予詩歌的創作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新的形式規律及新的題材視野。自此，詩歌創作便逐漸去樸尚華，由簡入繁。

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魏晉南北朝是一個重要的時期，從東晉到梁、陳，中國長期處於南北分裂的狀態。於南方，出身破落士族的劉裕篡晉自立，建立了劉宋王朝；於北方，鮮卑族拓跋氏部統一了黃河流域，建立了北魏王朝。於此南北政權互相攻打、自相殘殺的動盪不安時代中，南朝的學術文化一直處於領先的地位，又因南朝帝王對文學的愛好、獎勵與提倡，因此於中國文學史上，南朝是一個高峰時期。而劉宋時當南北朝之初期，無論於文學、政治社會或學術思想各方面，都居於重要的歷史分界之地位。¹ 明人、沈德潛曾指出：

詩至於宋，性情漸隱，聲色大開，詩運一轉關也。康樂神工默運，明遠廉俊無前，允稱二妙。延年聲價雖高，雕鏤太過，不無沈悶，要其厚重處，古意猶存。

¹ 在文學發展史上，劉宋文人揚棄了質木無文的東晉玄言詩，上承建安、太康之麗雅文學的遺風，下開南朝唯美文學之先路。

(《說時碎語 卷上》，第 132 頁，台北藝文印書館，
民國 70 年)

馮定遠也說：

潘、張、左、陸以後，清言既盛，詩人所作，皆老
莊之贊頌，顏、謝、鮑出，始革其制。元嘉之詩，
千古文章于此一大變。

(清 吳喬《圍爐詩話》卷二引馮定遠語。丁福保
《清詩話續編》第 521 頁，台北木鐸出版社，民國
72 年)

由此二家之說可知，自劉宋元嘉時期開始，南朝詩歌「聲色大
開」。此期出現了謝靈運、顏延之、鮑照等著名詩人，因三人主要活
動於宋文帝元嘉年間，故合稱「元嘉三大家」。

此三人之詩風「不相祖述」、「乃各擅奇」，² 雖於文壇上皆各自
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然在駢儷柔靡之風瀰漫整個文壇時，以「才秀
人微」之鮑照其「頗自振拔」最為奇特。

當時，年輕一輩的作家中，極少有詩人尋求創造性，鮑照是第一
個有意識地在謝靈運所樹立的眼界之外，去追求一種新的文藝視野。
他幾乎涉獵於所有的文體，因此無論詩歌的、駢文的、典雅的、通俗
的。皆可見其風格多樣化的創作，尤以辭賦和詩歌等作品更深具其個
人的獨特風格。

² 謝靈運出身貴族，生平愛好遊山玩水，寫了許多風靡予上流社會的山水詩，取代了玄言詩在詩壇的統治地位；顏延之與謝靈運齊名，注意雕章琢句，但好詩不多；鮑照出身低微，他的詩重視向通俗的民間歌曲吸取營養，深受樂府民歌影響，寫了不少膾炙人口的樂府詩。

在詩壇被五言詩籠罩著的時代，他執著地試驗創作七言樂府詩³；當文人詩歌正在「齊言」美學的指導下向前發展時，他執意將「雜言」詩句和「齊言」詩句混合起來，創造出另一種通俗的魅力。

總體來說，鮑照的作品，以詩歌的成就為最高，而在他的詩歌中，當首推能揭喉而唱、直抒胸臆、引人共鳴的樂府詩，所占的地位最為突出。因此《宋書》和《南史》都曾提到鮑照：

文辭贍逸，嘗為古樂府，文甚遒麗。

由此足見其古樂府詩所受之稱贊，歷來評論鮑照者，也都十分重視其樂府詩。綜觀其流傳於世的作品，據丁福保編《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所收劉宋文人詩六百多首裡，鮑詩有二百零四首，其中八十六首為樂府詩。而八十六首樂府詩中以「代」字命題之代言詩最多，共有三十八首，可見，鮑照之「代言詩」是極具研究價值的。

故本論文以「鮑照之代言詩」為研究對象，本章先由研究動機出發，再說明研究方法及步驟，最後述明研究旨趣與價值，茲分數節論述如下：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好比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歷久彌新，亙古長存。翻開中華文化的扉頁，將發現其間蘊藏著悠久的歷史文化，

³ 儘管早在兩個世紀以前，曹丕已經用七言樂府的形式寫過一首（燕歌行），但直到鮑照手裡，這種樂府的形式才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其豐富的文學內涵、悠長的文學淵源，真是舉世難匹。

孟瑤於《中國文學史》中曾說：

人類的心靈活動，藉諸多方法外射。訴之於動作的，向韻律節奏方面發展，便成了舞蹈；訴之於聲音的，向高低疾徐方面發展，便成了音樂；訴之於文字的，向精美錘鍊方面發展，便成了文學。（孟瑤《中國文學史》，頁1，台北大中國圖書公司，民國65年）

由此可知，文學是以文字作為傳導工具的，沒有一種藝術比文學更容易具有獨特的風格，更容易沾上自己國家的泥土芳香。在我國輝煌燦爛的悠久文化中，文學是重要的一部分，它是先人智慧的結晶，是歷史生活的見證，更是民族精神最珍貴的寶藏。透過文學，使人類引起感情上的共鳴、心靈上的滿足、視覺上的享受、精神上的慰藉。因此，文學可以滋潤生命，使人達到真、善、美的理想境界。而於浩瀚的中國文學領域中，「詩」是最精緻的作品，「詩」也是感情的化身。只要是有感情的人，心弦往往就會被「詩」扣動而發出共鳴。

一提起「詩」，總讓人先想起傳誦千古的「唐詩」，唐詩是我國文學史上的一顆光輝燦爛的明珠，千年來一直為人們傳誦不衰，而於吟詠歌誦之際，人們卻往往忽略了為唐詩的興起開闢了道路的「六朝詩歌」。

從東漢末年開始，到隋的建立為止，中國經歷了一段漫長的政治分裂期，在這一歷史階段中，有六個王朝——即東吳、東晉、南朝宋、齊、梁、陳——先後建都於今南京，後人稱之為「六朝」。

六朝，於政治上是改朝換代的時期，於文學上則是除舊佈新的年代。從歷史的分期上來看，六朝時期，漢族第一次屈服於北方少數民

族的入侵，乃至恥辱地退縮到長江流域；但從文學的分期上來看，正是在六朝時期，南方文風與北方文風開始融合，繼承傳統與探索革新並行不悖。

因為山水的清風徐徐吹進南朝詩苑，所以玄言詩逐漸消失。此時詩人們對美麗的大自然越來越感興趣，於藝術上強調細密的觀察和精緻的描繪。這種趨勢十分強勁，為文學帶來新內容、新題材，最後終於創造了一種全新的、重要的、被公認為漢語所獨有的詩歌形式。正是這種詩歌形式，為唐詩的興起開闢了道路。此即劉勰所謂「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劉勰《文心雕龍 明詩篇》）語言的選擇和辭藻的巧妙運用，使得「意境清新」、「情文並茂」逐漸成為「南朝詩歌」創作的主流，此階段之創作比較講求「形式美」，尤其自劉宋以後，雕章琢句、綺靡纖細之詩風日益盛行。

至齊、梁之時，不僅產生吟詠風月花草的山水詩，還出現了描寫醇酒美人、歌聲舞影的宮體詩。因此，於中國詩歌發展史上，南朝詩歌於「美」的追尋，遠多於「真」與「善」兩方面，⁴ 此常為後人所詬病。雖然針對南朝詩歌於內在情志表達之空虛靡弱，及社會生活反映的逃避輕忽，歷代批評之聲不絕於耳，然不可否認，若缺少南朝詩歌對形式技巧的講求，當然也就無法見到日後花開並蒂、欣欣向榮的唐詩。因此葉燮於《原詩》中說：

不讀漢魏詩，不知六朝之工也；不讀六朝詩，不知唐詩之工也。

⁴ 陳敬介《俊逸鮑參軍》說：「美」指的是修辭手法的巧構形似之美與聲律刻鏤之美；「善」是指創作者所表達的內在情志；「真」即指對社會生活的反映。（陳敬介《俊逸鮑參軍》第5頁，台北讀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89年6月）

確實，漢魏六朝詩與先秦詩相較，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異彩紛呈的局面，尤以南朝詩歌，更於題材、體式及藝術表現上，為唐詩的繁榮準備了充分的條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猶記得剛上小學時，啟蒙的老師帶領著一群矇懂無知的小孩，琅琅上口的背誦著「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直到國中時期，細細地吟詠著「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之後我才了解古典詩，也因此才認識無人不曉的李白與杜甫。

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個人有幸，於求學期間，得師長之指導與啟發，曾涉獵詩經、楚辭、漢魏六朝詩及唐詩、宋詞、元曲，雖未能得其精華，已略窺其堂奧。多少年來，社會的價值標準改變了，年輕人的夢想樂園遷移了。而個人對於詩的一往情深，隨著年歲的增長，卻仍一如往昔——「儘管物換星移，詩——永遠是我心靈的故鄉。」

緣於此，個人喜愛悠遊於遼闊的詩國中尋幽探勝。於此尋幽探勝之際，卻發現：宋詞與唐詩、元曲相互輝映，成為我國詩歌史上的三大奇葩，然如前所述，漢魏六朝是詩歌發展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時代，但相對於唐詩、宋詞、元曲，乃至詩經、楚辭，歷來對漢魏六朝詩的重視與肯定的程度，則略顯不足。

緣於個人對詩的一往情深，特別拋開眾人的「寵兒」——唐詩、宋詞、元曲，一窺歷來較為人冷落的漢魏六朝詩之究竟。特以南朝中樂府詩之質樸、自然、寫實深銘於心，尤以劉宋一代一洗昔日「理過其辭、淡乎寡味」之積習的新詩風，更為中華詩史上的一大進步。在這文學轉折的變革過程中，曾被譽為「樂府獅象」（王夫之《古詩評選 卷一》）的鮑照，繼謝靈運之後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敖陶孫詩評），進一步發揚自《詩經》以來，中國古代文學揭示現實的光榮傳統，繼續開拓元嘉詩壇的新局面，其於樂府詩之成就，南朝二百年中，無人能及，價值非凡。蕭滌非先生於《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

中說：

當南朝綺羅香澤之氣充斥瀾漫之秋，其能上追兩漢，不染時風者，我得一人焉，曰鮑照。鮑氏樂府之在南朝，猶之黑夜孤星，中流砥柱。

蕭先生又說：

鮑照位卑人微，才高氣盛，生丁於昏亂之時，奔走乎死生之路，其自身經歷，即為一悲壯激烈、可歌可泣之絕好樂府題材，故所作最多，亦最工。

由此可見鮑照於詩歌史上的崇高地位，與樂府詩的成就是分不開的。在劉宋文壇上，鮑照與顏延年、謝靈運並稱「元嘉三大家」，在駢儷柔靡之風瀾漫整個文壇時，「才秀人微」的鮑照繼承和發揚了中國現實主義的文學傳統。然因其生前頗為蹭蹬，生活在門閥時代，見凌于群小，最後竟因窮困抑鬱而歿於亂兵中，且其詩文更散佚許多，由於史料的欠缺，因此歷來對鮑照其人的解讀有許多不同的看法及意見。

有關鮑照的研究，兩岸各有為數不少者以單篇論文來討論，其他漢魏六朝的相關書籍中，也有部份提及鮑照，肯定其在文學史上的貢獻，並討論鮑照的風格、情感及影響，然此皆為書中的一部份而已。至於有關研究鮑照的專著及學位論文，則為數極少，屈指可數。專著部份至目前為止，只見以下數本：

- 一、 余學芳《鮑照生平及其詩文研究》(台北：驚聲文物供應社，民國 72 年)

- 二、 鍾優民《社會詩人鮑照》(台北：文津出版社，民國 83 年)
- 三、 陳敬介《俊逸鮑參軍》(台北：讀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 89 年)。

學位論文部份，專門研究鮑照的，截至目前為止只見七篇。
詳列如下：

- 一、 吳德風著 《謝靈運與鮑照山水詩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55 年，高明教授指導。
- 二、 金惠峰著 《鮑照生平及其作品校正》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71 年，邱燮友教授指導。
- 四、 李海元著 《鮑照詩研究》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76 年，呂凱教授指導。
- 四、 陳慶和著 《鮑照樂府詩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79 年，沈謙教授指導。
- 五、 陳芳汶著 《鮑照辭賦研究》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5 年，簡宗梧教授指導。
- 六、 陳敬介著 《鮑照詩研究》私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87 年，沈謙教授指導。
- 七、 黃捷榕著 《悲情的孤憤---鮑照詩文情感研究》私立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90 年，王金凌教授指導。

以鮑照「樂府獅象」之崇高地位，文學學術界之研究竟屈指可數，實令人感到惋惜與不解。因緣於個人對詩之一往情深，及有感於樂府詩之質樸、自然、寫實深銘於心，故選擇以「樂府獅象」鮑照為本論

文之研究對象，企圖了解詩聖杜甫於春日憶李白一詩中所提及的「俊逸鮑參軍」⁵ 及其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之地位。此為個人研究本論文之內在主觀因素。

趙翼於《甌北詩話》中曾說過：「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翻開中國文學史，我們可以清楚的見到「江山代有才人出」，而由「各領風騷數百年」中，我們更可見到文學史上「爭新」、「鬥奇」之景象。因此每個時代都產生自己卓越的代表作家。鮑照為劉宋文壇元嘉三大家之一，正是南北朝時代傑出的代表作家。鮑照一生，經過兩個王朝、八個皇帝、歷仕宋文帝、孝武帝、明帝和臨川王、衡陽王、始興王等四個王朝，所居官職最高不過六品的太學博士，絕大部分時間是屈居下品，因此可說是半世坎坷，備嘗辛酸。

因為仕途的不得志，故於政治上鬱鬱寡歡，又因俸祿之微薄，故生活上窮愁潦倒。其於擬行路難一詩中的「蹀躞垂羽翼」、「苦多歡樂少」，正是他自己一生不幸的真實寫照。鮑照生前雖「才秀人微，取湮當世」，然而其作品所蘊含的光輝卻燦爛輝煌，猶如文化長河裡一顆耀眼的明星，光芒四射，終難「燼歇燼滅，光沈響絕」。不僅千載以來，深獲文學評論界的賞識，甚至早在劉宋之後的齊、梁，特別是南朝文學中頗具關鍵性的梁代文壇，鮑照的作品便已備受重視，並且形成流派，影響當時文學的寫作風尚。

鮑照以其文學上的獨特創造和傑出成就，歷來被譽為元嘉詩壇三大家之一。⁶ 作為一個不遇明主、懷才莫展的封建文人，他不幸的遭

⁵ 杜甫有春日憶李白一詩「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庾開府指庾信，鮑參軍指鮑照。杜甫特別標出庾信與鮑照兩人詩作的特色——清新與俊逸，用來稱譽李白詩作乃是兩善兼俱。

⁶ 自義熙十一年司馬休之外奔，至於元嘉末，共三十九年。此時期兵革勿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氓庶繁息，餘糧棲畝，戶不夜扃，乃為東西之極盛世，歷史上稱為元嘉之治。此時期之代表詩人為顏延之、謝靈運、鮑照，合稱為元嘉

遇和激憤的抗爭、及其政治理想的幻滅，一直吸引著歷代文士，特別是屢屢遭受壓抑的知識份子的強烈共鳴。他的創作在思想上、藝術上都達到當時的最高水平，因此能傳誦千古。

從鮑照所生活的時代看，他正處在古今詩體變革的過渡時期，按照通常的文學史分期，魏晉以前是古體詩時代，南北朝開始逐漸進入近體詩時代。鮑照承先啟後，地位相當重要。他的創作對中國文學發展，尤其是詩歌的演變，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後代很多作家皆從他的作品裡汲取營養，並受到啟迪。如唐代頗具指標意義的李白、杜甫便皆受其影響。杜甫甚至於春日憶李白一詩中曾提及：「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足見鮑照於我國詩歌發展史上的地位。

關於鮑照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歷代均有研究和評述。隨著時代的變遷，這種探討不斷向前深入發展，至今已經走過一段相當漫長而曲折的路程。就鮑照而言，由於他生於劉宋時期，社會上正值各種矛盾錯綜複雜，文藝界卻又重新趨向復甦繁榮，因此處於如此變化多端的歷史環境中，鮑照憑藉其獨特的藝術才華和刻苦創作的精神，終於成為中國詩歌史上偉大的詩人。

千百年來，由於批評家迥然不同的價值取向和大相逕庭的審美趣味，因此歷來各界對鮑照及其作品的認識與評價，不止變化多端，而且千差萬別。南朝批評家鍾嶸於《詩品》中熱情贊許鮑照之詩「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諷詭，含茂先之靡嫵，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⁷ 其對鮑照詩可謂推崇

詩壇三大家。

⁷ 鍾嶸認為鮑照在傳形寫物上很有特長，作品造境奇譎，變幻莫測，既有委婉徐緩、華豔妍冶之音，又有激越抗壯、氣衝霄漢之調，驅進奔會，遣詞敏捷，博採諸家之長，而成為宋、齊詩壇上的佼佼者。

至極。但劉勰卻於《文心雕龍 體性》中對鮑詩具有「攢古競今，危側趣詭」的傾向大加抨擊，真可謂千差萬別，眾說紛紜。

綜觀鮑照流傳於世的作品，據丁福保編《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所收劉宋文人詩六百多首裡，鮑詩有二百零四首，幾占三分之一，其中鮑照最為擅長的樂府詩即有八十六首（一般五言體二十八首、吳歌體二十六首、七言及雜言三十二首）。而八十六首樂府詩中以「代」字命題之 代言詩 最多，共有三十八首，以「擬」字命題者次之，共有十八首，其餘雖不曰擬、不曰代，也多屬於模擬之作。可見「擬作」與「代言」於鮑照樂府詩中所佔之份量。

文學「擬代」之風，肇興於漢世，作品大量湧現於漢魏六朝，自漢魏以來，擬代文學一直是當時文人創作的大宗。以蕭統編選的《昭明文選》為例，其於「雜擬」一門中，即輯錄了數量相當可觀的擬代作品，計有陸士衡、張孟陽、陶淵明、謝靈運、袁陽源、鮑明遠、江文通等人的擬古詩作共六十三首。另外於西漢雜然紛陳的「賢人失志之賦」，及許多以「七」、「九」名篇的辭賦奕代迭出的情形，更可證明「擬代文學」於漢魏六朝確實盛極一時。其寫作風氣之盛、佳作之多，此於可見一斑。鮑照正恭逢其盛，故其流傳至今可見之八十六首樂府詩中擬言詩有十八首，以代字命題之代言詩更多達三十八首。梅家玲曾說：

由於漢魏繼周秦之後，彼時《詩》、《騷》等經典性文本典範俱存，各種文學體類日漸滋衍，「文士」的社會階層，則仍在醞釀中。此時，著眼於「以生命印證生命」的「擬代文學」所以應運而起，實因它適時地提供一具「近視的再演」質性的文學形式，使文人既得以備鑑

前人的生命經驗，為一己的存在定位，也能在既有文本的影響下，更締新猷，體現融「曾經」與「現時」為一，寓「傳統」於「創新」之中的、深具辯證性的傳承意義。（梅家玲《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第 8、9 頁，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6 年）

由此可見，「擬代文學」於漢魏六朝文學史上的出現，並非偶然。正如梅家玲所說：

其肇興於漢世，綿延不絕於魏晉，所見證的，正是在一個「文的自覺」與「人的自覺」逐步醞釀滋萌的時代中，文人如何藉由出入古今、折衝新舊、以圖建樹一己之主體性的努力。（梅家玲《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第 9 頁，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6 年。）

據此，文學擬代之風的興起，其成因大抵先緣於「披文以入情」⁸ 而絕大多數的作品之完成，乃是出於一分不能自己的、欲對「人同有之情」相互參證的情懷。（梅家玲《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第 4、5 頁）因此，對個人而言，擬代文學之創作，既是生命之體驗歷程的一部分，也是體現創造力的一種形式。

考察漢魏以來的文學作品，可以發現「擬代」之作有最基本的三種類型，即「純擬作」、「純代言」、「兼具擬作、代言雙重性質」，

⁸ 見梅家玲《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第 65 頁，梅家玲認為：此即個人基於對既有之「文字作品」的涉獵、閱讀及詮釋所得，產生「深得我心」之感，進而乃以之為再創作的準據。

以此三類為本，之後又流衍變化發展出許多不同之類型，並成為當時文人創作之大宗。鮑照正恭逢其盛，故其流傳至今可見之八十六首樂府詩中「擬言詩」即有十八首，以代字命題之「代言詩」，更多達三十八首。可見於「擬代文學」極盛之時，鮑照亦有為數極為可觀之「擬代」作品。

歷來有關鮑照的研究，皆集中在其於文學上之傑出表現，多數之評論以其詩文之情感、藝術、風格及特點為著眼。民國之後，逐漸有分論其山水詩、樂府詩、及賦之研究出現。至於其為數極為可觀之「擬代」作品，後世學者除極為推崇 *擬行路難十八首*，將其視為「皇冠上的珍寶」，比為「熠熠生彩的鑽石」⁹外，卻似乎並未曾注意其樂府詩中佔有相當比例、數量多達三十八首以代字命題之 *代言詩*。

「擬代」之作於漢魏六朝盛極一時，並且也受到當時之評論者如蕭統、鍾嶸之高度肯定，何以歷代獨厚鮑照之 *擬行路難十八首*，而漠視其於樂府詩作中多達三十八首之 *代言詩*，實令人深感惋惜與好奇。此為引起個人研究本論文之客觀外在因素。基於以上兩種因素，故本文企圖以鮑照的 *代言詩* 為對象，首先由鮑照作品之文獻考察著手，探討其「代言詩」之對象，分析其「代言詩」之內涵與藝術，並進而評述鮑照 *代言詩* 之特色與價值，及其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的影響。

⁹ 陳伯海於 *擬行路難十八首* 鑑賞中說：在鮑照最為擅長的樂府詩中，*擬行路十八首* 稱得上“皇冠上的珍寶”。這一組內容豐富而又形式瑰奇的詩篇，從各個側面集中展現了鮑照詩歌藝術的多姿多態，確實像一塊精光四射、熠熠生彩的鑽石。無怪乎歷代選家和評論家凡矚目於六朝詩歌的，都不會遺漏了它。

第二節 研究方法及步驟

本論文以鮑照樂府詩作中三十八首以「代」字為命題的 代言詩為研究素材。針對代言詩之對象、藝術及主要內涵，作深入之探討。研究方法主要分為以下兩部分：

一、文獻考察：

鮑照雖為六朝詩人中之巨擘，鮑詩更衣被百世，尤其為唐代詩仙李白、詩聖杜甫所取法。然因生活在門閥時代，最後竟因窮困抑鬱而歿於亂兵之中。其一生，不只於政治舞台上受盡歧視和打壓，無法嶄露頭角；他的藝術才華也因此而未能充分施展。更令人嗟歎的是其詩文更在他死後散佚許多，自齊 散騎侍郎虞炎始奉命搜集鮑照之詩文，於斷簡殘篇中編次成集。本論文以刻本、翻印本及其他相關文獻之考察，了解鮑照經虞炎於斷簡殘篇中編次成集之作品，並擇其中之善本，以為本論文文本文獻考察之基礎，同時輔以其他版本相關文獻。

二、內容詮評：

以鮑照之代言詩為主要之研究主題，首先以寒士、征夫、怨婦、王侯、羈客等五種身份探討鮑照代言詩之對象。其次以命運悲嘆、情愛挫折、感時傷懷、思鄉情愁、歡遊記樂等五類情懷分析鮑照代言詩之內涵。接著以修辭技巧

、心理描摹、情事相發、情景交融等技巧剖析鮑照代言詩之藝術特色。

最後總結兩方面之研究，透過鮑照代言詩之析論，說明代言詩之特色與價值，並揭示其對後世之影響。

本論文之研究將依以下之步驟逐一進行：

第一部份首先敘明研究動機，其次簡介研究之方法及採取之步驟，最後說明研究之旨趣與研究的價值。

第二部分將進行鮑照作品之文獻考察。鮑照因歿於亂兵，又因「才秀人微，取湮當代」，因此其詩文散佚許多，故依現存重要版本，將有關鮑照作品之文獻分為刻本、翻印本、及其他相關文獻(含評註本、校本及選本)三類加以簡要之介紹。除此而外，並選擇最完善者，作為本論文之研究底本。

接著探究鮑照代言詩之對象。本論文所研究之鮑照代言詩雖只有三十八首，然其所代言之對象卻非常豐富。以性別而言，有男性與女性；以職業而言，有文士與武夫；以社會地位而言，有貴族與貧士。因之於此將鮑照之三十八首代言詩所擬代之對象分就寒士與文士、征夫、怨婦與歌妓、王侯、羈客與俠客等類別加以分析探討。

其次則深入分析鮑照代言詩之內涵。詩歌之創作歷來皆與時代思潮和詩人閱歷有密切之關係。魏晉以來，由於社會之動盪多變，士人對生命的短促，人生的艱難，感覺更敏銳，更貼切。此時社會上普遍瀰漫著深沈的憂患意識和悲觀的情緒。於此歷史文化背景下，鮑照因自身之懷才莫展和窮困抑鬱，因此其思想和創作帶有濃厚的時代色彩及獨特之個性特徵，此種情懷全面而又真實地反映於三十八首代言詩中，因此以命運悲嘆、情愛挫折、感時傷懷、思鄉情愁、歡遊記樂等五種情懷，全面而深入地探析鮑照代言詩之內涵。

繼而再剖析鮑照代言詩之語言藝術。鮑照之詩文，不僅思想性強，反映現實深刻廣泛，而且具有極高之藝術性。在歷史上雖因各自欣賞角度之不同及價值取向之互異，而有見仁見智之不同褒貶，然大多數的評論家都高度讚揚其詩文創作之藝術成就。故鍾嶸於《詩品》稱其「總四家¹⁰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杜甫則以「俊逸鮑參軍」之句題鮑。故鮑照於樂府詩作中為數極為可觀之代言詩，其藝術成就當無出其右。

因之於此分別就修辭技巧、心理描摹、情事相發、情景交融等四部分技巧，剖析鮑照代言詩之藝術。

最後就鮑照代言詩之特色作一總結性的綜合論述，並以時代進程為主軸，分舉自六朝至近代較為深入而具代表性之評論為例，以揭示其代言詩之價值。

除此而外且分別從「七言詩之巨擘」、「邊塞詩之前鋒」、「李杜詩之先驅」、「積極進取之典範」等四方面，考探鮑照代言詩之影響，並標舉鮑照代言詩於中國詩歌發展史上之地位。

第三節 研究旨趣與價值

鮑照為劉宋文壇元嘉三大家之一，然生前因「才秀人微」，故是六朝時代一位孤寂的詩人。其一生，不只於政治舞台上受盡歧視和打壓，無法嶄露頭角；他的藝術才華也因此而未能充分施展，最後竟因窮困抑鬱而歿於亂兵之中。然而其作品所蘊含的光輝歷經千載，終難

¹⁰ 四家指晉代張協、張華和宋代的謝混、顏延之。

抹滅。即便今日，我們重新審視其所遺留下來的詩歌創作，仍不禁為其驚人的創作而讚嘆。

鮑照以其文學上的獨特創造和傑出成就，勤奮耕耘、披荊斬棘，終於攀登到當時文學發展的頂峰，為中華文化發展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作為一個不遇明主、懷才莫展的封建文人，他不幸的遭遇和激憤的抗爭及其政治理想的幻滅，一直吸引著歷代文士，特別是屢屢遭受壓抑的知識份子之強烈共鳴。

鮑照之所以在文學上能夠取得如此傑出之成就，前人有過各式各樣的探討和分析。有的歸之於天才、有的歸之於氣盛、有的歸之於語言創新。綜合而論，其文學成就之取得，除歸之於稟異之天賦和後天之文學素養外，最重要者莫過於時代趨勢和社會環境的影響及其個人本身的社會實踐。由於鮑照出身寒微，因此作品也就更能反映像他這種身份的人在那黑暗、動亂時代的悲哀和反抗。此種半生坎坷、屢受壓抑、飽經風霜之沈痛，表現於代言詩中，更見其情感之沈摯。

從鮑照所生活的時代看，他正處在古今詩體變革的過渡時期，按照通常的文學史分期，魏晉以前是古體詩時代，南北朝開始逐漸進入近體詩時代。鮑照承先啟後，地位相當重要。他的創作對中國文學發展，尤其是詩歌的演變，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後代很多作家皆從他的作品裡汲取營養，並受到啟迪。

關於鮑照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歷代均有研究和評述。隨著時代的變遷，這種探討不斷向前深入發展，至今已經走過一段相當漫長而曲折的路程。千百年來，由於批評家迥然不同的價值取向和大相逕庭的審美趣味，因此各界對鮑照及其作品的認識與評價，不止變化多端，而且千差萬別。

本文企圖以鮑照的 代言詩 為對象，首先由鮑照作品之文獻考察著手，探討其 代言詩 之對象，分析其 代言詩 之內涵與藝術，

並進而評述鮑照 代言詩 之特色與價值，及其在中國詩歌發展史上的影響。

透過本論文之專題研究，希望能達到以下之成果：

- 一、揭示鮑照代言詩之特色與價值。
- 二、考探鮑照代言詩之影響。
- 三、標舉鮑照代言詩於中國詩歌發展史上之地位。

鮑照對於詩壇之影響與貢獻，既深且廣。透過本論文之研究，試圖由文獻考察之探究及內容詮評之析論，證明鮑照實為元嘉時代最傑出之詩人，更為代言詩之巨擘，此也是本論文價值之所在。

第二章 鮑照作品文獻考察

鮑照為劉宋文壇元嘉三大家之一，生前雖然如鍾嶸《詩品》中所言：「才秀人微，取湮當世」，然而其作品蘊涵的光輝，終難「薰歇盡滅，光沈響絕」，不僅千載以來，深獲文學評論家的賞識，甚至早在劉宋之後的齊、梁，特別是在南朝文學中頗具關鍵性的梁代文壇，鮑照的作品便已備受重視，形成流派，影響當時的文學寫作風尚。

鮑照雖為六朝詩人中之巨擘，鮑詩更衣被百世，尤其為唐代詩仙李白、詩聖杜甫所取法。然而因為鮑照生前頗為蹭蹬，生活在門閥時代，見凌于群小，最後竟因窮困抑鬱而歿於亂兵之中。鮑照之一生，不只於政治舞台上受盡歧視和打壓，無法嶄露頭角；他的藝術才華也因此而未能充分施展。更令人嗟歎的是其詩文更在他死後散佚許多。因此齊 散騎侍郎虞炎於《鮑明遠集 序》中曾說：

身既遇難，篇章無遺，流遷人間者，往往見在。

由此可見，虞炎奉命搜集鮑照之詩文，乃於斷簡殘篇中編次成集。

鮑照之詩文散見於梁 蕭統《文選》及陳 徐陵《玉臺新詠》，直到南齊 散騎侍郎虞炎奉「博采群言，遊好文藝，片辭隻韻，罔不收集」的「儲皇」（即齊高祖的文惠太子蕭長懋）之命令，才開始搜集鮑照詩文，並為之作序。至此，鮑照散見於民間的作品才得到整理、流傳。然而因為年代稍遠，所以零落者已達一半。故虞炎於《鮑明遠集 序》中說：

儲皇博采群言，遊好文藝，片辭隻韻，罔不收集。照所賦述

，雖乏精典，而有超麗，爰命趨陪，備加研訪。年代稍遠，零落者多，今所存者，儻能半焉。

鮑照之作品雖然因年代稍遠，零落者已達一半，因此現今所能見者顯然十分不完備。雖則如此，然其流傳至今之作品卻能歷經千載而赫然獨立，並且像幽藍天際的一顆明星，永遠放射出奇異的光彩。追根究柢，應歸功於虞炎的搜集，否則鮑照當早已沈淀於歷史的汪洋大海，世人將無法窺探其原貌，領會其神韻了。

鮑照之作品，篇數與集名頗有出入。《隋書 經籍志卷三 81 頁》、《唐書 藝文志卷四 76 頁》、及《宋史 藝文志卷四 68 頁》（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簡編》 台灣商務印書館 民國 55 年）皆記載「鮑照集十卷」。

另於《郡齋讀書志（二）·卷四上 331 頁》及《書目答問·二集部 39 頁》中也記載「《鮑照集》十卷」（國學基本叢書四百種 王雲五主編 晁公武撰 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7 年）。

《崇文總目·卷五 359 頁》則曰《鮑照詩集》一卷（國學基本叢書四百種 王雲五主編 王堯臣等編次錢東垣等集釋 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 57 年）。

《宋書·藝文志卷三 58 頁》作《鮑照集》六卷（叢書集成簡編 王雲五主編 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五十五年）。

而《隋書·經籍志》注說：

宋征虜記室參軍鮑照集十卷，梁六卷。

可知《鮑照集》成書之始，已散佚者頗多，後人屢經收輯，才逐漸增加。故本章首就鮑照作品相關版本加以考察，茲就考察所得，分

數節論述於後。

第一節 刻本

鮑照之詩文，最早可見者為宋刻本，自宋刻本《鮑氏集》始至今可見之刻本並不多。茲將各本之存佚度藏內容情形，分別論述如下：

一、宋刻本《鮑氏集》十卷

清 同治七年，錢振倫先生於《鮑參軍集注·序》中曾提及：「考隋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鮑照集皆作十卷。何義門手批蕪城賦：『重江複關之隩，宋刻鮑集作重關複江』則是義門固曾見宋本。今四庫全書所收鮑參軍集十卷通行本，則已為明人都穆所輯，是紀文達所見已非宋本。」

由此可知，宋刻本於清朝初年尚存在，何義門曾經見過，但是到了乾隆修《四庫全書》時，宋刻本就已亡佚了。《四庫全書》所收的《鮑氏集》十卷，是明人都穆所輯，與宋本稍有不同。

黃節先生於《鮑參軍詩注》自序中也曾提及：

錢注所據，為張天如本，而宋本已嘆未見。今據余昔日鈔存王伊所校宋本及涵芬樓景印毛斧季所校宋本，則知文字偽異，雖宋本亦所難免。

由黃節先生自序中之記載，更可證明宋刻本今已不復見。然因黃氏曾根據其昔日鈔存王伊所校宋本及涵芬樓景印毛斧季所校宋本，故

得知宋刻本中亦出現文字偽異之處，茲列舉如下：

- 一、東武吟：「倚杖牧雞豚」，見之荊公詩及朱子之言，宋本則「杖牧」作「仗族」。
- 二、吳歌：「曹公卻月樓」，宋本則「曹」作「魯」、「公」作「都」，「月」作「丹」。
- 三、幽蘭：「抱梁則乖忤」，宋本「梁」作「渠」。
- 四、三日遊南苑：「騰蘗茂林疏」，宋本則「騰蘗」作「勝蘗」。
- 五、發後渚：「華志分馳年」，宋本「分」作「公」。
- 六、發長松遇雪：「土牛既送寒」，宋本「土」作「出」、「冥陸方浹馳」，宋本「冥陸」作「奠陵」。
- 七、臨川王服竟還田里：「送舊禮有終」，宋本「舊」作「佳」。
- 八、喜雨：「何用知柏皇」，宋本「皇」作「篁」。
- 九、園中秋散：「復切夏蟲酸」，宋本「夏」作「夜」。
- 十、代白馬篇：「要途問邊急」，宋本「問」作「間」。
- 十一、採菱歌：「含傷捨泉花」，宋本「捨」作「拾」。

由黃氏之自序中，除可見宋刻本文字偽異之處，另因黃氏昔日鈔存王伊所校宋本及涵芬樓景印毛斧季所校宋本，故依據黃氏之《鮑參軍集注》所附宋本《鮑氏集》目錄，可知宋刻本收《鮑氏集》十卷，包括賦二卷，（卷一、卷二各收賦五首）詩六卷（樂府及古詩分別收於卷三至卷八），表、疏、書、啟收於卷九，卷十則收頌、銘文共七篇。

本論文所研究之代言詩，除代挽歌一首收於卷七外，餘均收於卷三。而奉始興王白紵舞曲啟，則載於代白紵舞歌辭四首之前，不別出。

宋刻本之集名、分卷及篇第，皆與張溥本不同。張溥本所出現之扶風歌一首，吳歌第一首、詠老一首、春詠一首及贈顧墨曹一首，於宋本中皆無。

二、明萬曆間新安汪氏刊本《鮑明遠集》十卷

明 汪士賢編，明正德庚午朱應登刊本。據《四庫全書總目》所云：「此本為明正德庚午朱應登刊本，云得自都穆家。卷數與《隋志》合，而冠以〔炎序〕。」《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說：

鮑參軍集十卷，宋鮑照撰。照字明遠，東海人。晁公武讀書志作上黨人，蓋誤讀虞炎序中「本上黨人」之語。

「照」或作「昭」，蓋唐人避武后諱所改。韋莊詩有「欲將張翰松江雨，畫作屏風寄鮑昭」句，押入平聲，殊失其實。沈約宋書、李延壽南史作於武后稱制前者，實皆作「照」不作「昭」也。照為臨川王子頊參軍，沒於亂兵。遺文零落，齊散騎侍郎虞炎始編次成集。隋書經籍志著錄十卷，而註曰「梁六卷」，然則後人又續增矣。此本為明正德庚午朱應登所刊，云得自都穆家。卷數與隋志合，而冠以炎序，未審即隋志舊本否？考其編次，就以樂府別為一卷，而採桑、梅花落、行路難亦皆樂府，乃列入詩中。唐以前人皆解聲律，不應舛互若此。又行路難第七首「蹲蹲」字下註曰：「集作樽樽」，「喙」字下註曰：「集作逐」，使果原集，何得又稱「集作」？

此為後人重輯之明驗矣。然文章皆有首尾，詩賦亦往往有自序自註，與六朝他集從類書採出者不同。殆因相傳舊本，而稍為竄亂歟？鍾嶸詩品云：「學鮑照才能『日中市朝滿』，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今集中無此一句，蓋知非梁時本也。

由此可知，此本為明正德庚午朱應登刊本。而朱應登於卷末之後跋記載如下：

右宋參軍鮑照詩，昔人嘗謂其得景陽之謝詭，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強於謝混，丘邁疾於頑延，可謂善評，至如二部大家品以俊逸稱之。則其詩可知矣。予嘗於他籍中見參軍戎邊擬古之作，詞旨超麗，心竊愛之，近過吳中友人都君玄敬出示此本，方以得見其全為快，因刻之郡齋以詒同志。

由此可知朱應登之刊本乃得自友人都玄敬君，此即《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載：

云得自都穆家

此本收於《漢魏名家一百三十一卷 四十二冊》中，卷首載散騎侍郎虞炎奉敕撰之《鮑明遠集·序》，次附《鮑明遠集》目錄，卷末附正德庚午秋七月延平知府維揚朱應登記之後跋。各卷之款式為：

每半葉九行，每行二十字，左右單欄，版心花口，單白魚尾。白文無注，每篇相接，分卷則別起。

此本目前由國家圖書館以縮影攝製成微卷，保存於善本室中，另外臺灣大學圖書館善本室亦存有線裝書二冊，並委託漢鑫圖書縮影出版有限公司攝製成微卷存藏。

本書所載之詩文共有十卷。卷一收賦五篇、卷二收賦五篇、卷三收樂府三十七首、卷四收古詩二十九首、卷五收詩二十四首、卷六收詩三十一首、卷七收詩三十七首、卷八收詩四十二首、卷九收表、啟、疏、書共十九篇、卷十收頌二篇、銘四篇、文一篇。

本論文研究之 代言詩 三十八首，除 代挽歌 一首收於卷七外，餘三十七首均收錄於卷三之樂府詩。

三、明嘉靖間刊本《鮑氏集》八卷

明嘉靖間刊本，收於薛應旂編《六朝詩集·五十五卷》中，其中《鮑氏集》共收八卷，殘缺第九、十兩卷。

卷首載散騎侍郎虞炎奉敕撰之《鮑照集·序》，序中每句加逗，序後未見有目錄編次，考其八卷，計為卷一、卷二共收賦十首，卷三收樂府詩三十七首，卷四至卷八則共收詩及樂府一四六首。才

卷中每半葉十行，每行十八字、白文無注，每篇相接，分卷則別起。各卷之款式為：

鮑氏集卷第一

下即接詩、賦名，左下未見註明著者。

此本目前由國家圖書館以縮影攝製成微卷，保存於善本室中。

四、明嘉靖間刊本《鮑照集》八卷

明嘉靖間刊本，收於薛應旂編《六朝詩集存》四十六卷，此本名為《鮑照集》八卷。與收於《六朝詩集》五十五卷之刊本，只有《鮑氏集》與《鮑照集》之差別，其餘篇數、篇名與各卷題之款式皆相同。

《六朝詩集存》四十六卷之卷首載錢唐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次附嘉靖本《六朝詩集存》十六種目錄，十六種目錄中，《鮑照集》八卷即列於第九種。錢塘丁氏善本書室藏書志載：

六朝詩集二十四家無卷數，是編前有嘉靖癸卯薛應旂序，但論六朝詩法，而不言彙詩若干家，又無總目不能知其是全是闕，其中多從宋本出者，如謝宣城集五卷與吳騫所刊宋本對看無毫髮差，餘則二陸陰何校以宋本一一吻合，偶見絳雪樓書目總集類載此書，後附細目，始知二十四家已全。凡梁武帝、文帝、宣帝、元帝、後周明帝、陳后主、隋煬帝、陳思王、阮嗣宗、嵇中散、陸士衡、陸士龍、謝康樂、謝惠連、謝宣城、江文通、劉孝綽、劉孝威、沈約、何水部、陰常侍、王子淵、庾開府

、鮑照，皆有詩無文，故曰詩集，有安石一印。

由此可知入《六朝詩集》之《鮑照集》八卷皆「有詩無文」。所以此本於一、二卷收賦，三至八卷收詩，九、十兩卷因分別為文、表、疏、啟、書、頌、銘及聯句等，不收入六朝詩集中，因此只有八卷。

五、明崇禎間太倉張氏原刊本《鮑參軍集》二卷

明崇禎間太倉張氏原刊本，收於張溥所編之《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一百一十八卷。篇數只有二卷；第一卷收錄賦十篇、表疏十篇、啟八篇、書一篇、頌二篇、銘四篇、文一篇。第二卷收樂府八十六首，詩一百一十五首及三聯句。

此本卷首載樓東張溥題之鮑參軍集題詞，卷末有附錄本傳，題詞之首說：

鮑明遠才秀人微，史不立傳，服官年月考論鮮據，差可
憑者虞散騎奉敕一序耳。

由此可知，張溥已知有〔虞炎序〕而不採。卷中每半葉九行，每行十八字、白文無注，但每句加逗，佳句發圈，或於當行密加逗號或墨圈，以示識別。每篇相接，分卷則別起。各卷之款式為：

鮑參軍集卷之一

宋 東海鮑照 著
明 太倉張溥 閱

此本現藏於國家圖書館之善本室，已拍攝成微卷收藏。

本論文所研究之 代言詩 三十八首俱收錄於卷二，惟 代淮南王 二首，於玉臺新詠自「朱城九門門九閨」以下別作一首，於此則合而為一首。

《鮑參軍集》二卷另有清翻刻明崇禎太倉張氏原刊本，集名、卷數、篇數及篇名俱與明崇禎太倉張氏原刊本相同，唯於《鮑參軍集》題詞第一行下方、《鮑參軍集 卷之二》第一行下方及附錄本傳末行下端各有「王井羽堂藏書」之陽文方印一顆。

此刊目前有線裝書二卷，藏於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

六、明萬曆間新安汪士賢刊《漢魏六朝二十名家集本》

清嘉慶十七年周錫瓚手校本

明萬曆間新安汪士賢刊《漢魏六朝二十名家集》本，於清嘉慶十七年由周錫瓚根據影宋本手校，故有周錫瓚手校本。

此本分上下二冊，現藏於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首冊第一行下端有陰文方印三顆，上端有周錫瓚手校之小字：「宋本每幅二十行十六字小字不等影宋本同」等字樣。卷首附散騎侍郎虞炎奉敕撰之《鮑照集·序》，卷末附正德庚午秋七月延平知府維揚朱應登記之後跋。由此可知此本為明正德朱應登刊本，周錫瓚並以影宋本為參考手校，故此本更為詳盡。

卷首《鮑照集·序》後附 鮑明遠集目錄，眉端間有周錫瓚手校語：

宋本無總目，存此備查每卷之數。

另第三卷首頁眉端間，也見周錫瓚手校語：

宋本每卷各有目錄，即書卷第幾之後，無總目錄，今一二卷已書式於前，三卷以後上方不能盡書，摘首一二字以記影宋本頁數，其每卷目有刻本在前可查。

由以上之記載，知影宋本無總目錄，然每卷各有目錄。故周錫瓚手校本，即根據每卷之目錄整理出 鮑明遠集目錄，附於《鮑照集·序》之後。

今見《鮑明遠集》十卷中之各卷，卷一、卷二因各收賦五篇，故其目錄直接由周錫瓚參考影宋本各卷之目錄，書寫於卷第一及卷第二之後。第三卷至第十卷因各卷收詩較多，上方無法完全記載各卷之目錄，故周錫瓚據影宋本摘錄各首詩篇名之一二字，記載於各卷之上方，即為各卷之簡要目錄。全集各卷由周錫瓚據影宋本手校，與影宋本有異之處，即將影宋本之記載書於上方眉端間。

第十卷卷末附有

嘉慶十七年壬申立冬後一日於影宋本校畢仲連記，時年七十有一。

下端有陰文周錫瓚、仲連方印二顆。可知周錫瓚以七十一歲之高齡於清嘉慶十七年依影宋本完成手校《鮑明遠集》十卷。

今考究其卷數與篇數，此本屬於較為詳盡之版本，故本論文之研

究以此為底本之一。此本正文每半葉九行，每行二十字、左右雙欄、白文無注，但每句加逗，由周錫瓚影宋本手校之處即書於上方眉端間，每篇相接，分卷則別起。

各卷之款式為

鮑明遠集卷第一

宋 上黨鮑照著

明 新安汪士賢校

本論文所研究之代言詩三十八首中，除 代挽歌 一首收於卷七外，餘三十七首皆收於第三卷。

七、明新安汪士賢刊《漢魏六朝二十名家集本》

《鮑明遠集》十卷清莫友芝手校

近人鄧邦述手書題記

此本為清朝莫友芝根據周錫瓚影宋本手校，故全集更為詳盡，尤為可貴。近人鄧邦述於卷首之手書題說：

此邵亭手校本也，六朝人集傳世極少，茲本據周仲漣影宋本校尤為可貴。邵亭在近百年中嗜書既篤校仇以精同光時之盧抱經吳免林也南來每與其選籍亦及不寶而視之，庚申七月正閏檢記。

此本因莫友芝以周錫瓚影宋本手校，故各卷之款式、正文及周錫瓚影宋本手校書於眉端處皆與周錫瓚手校本同，唯莫友芝手校處則又加書於各行之眉端間，以「某一作某」之字樣註明。並將其手校語之處，加以方形黑框，以示識別。

第十卷卷末最終一行之後，除原周錫瓚記之「清嘉慶十七年壬申立冬後一日於影宋本校畢仲連記時年七十有一」外，並於周錫瓚印、仲連二顆陰文方印下端出現「同治己巳九月之望邵亭過錄於于邊門。」

因為此本乃為莫友芝根據周錫瓚影宋本手校，因此更為可貴，故也為本論文研究參考底本之一。此本目前藏於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已攝製為微卷保存。

八、清同治九年（一八七〇）永康胡氏退補齋刻本 《鮑參軍集》二卷

清胡鳳丹以陶淵明、謝靈運、鮑照、庾信四人之作品輯為《六朝四家全集》，其中即收入鮑照之作品為《鮑參軍集》二卷。

此本封裡有「退補齋開雕」篆文方印一顆，卷首附 鮑明遠本傳，次附婁東張溥題之 鮑參軍集題詞，後接 鮑參軍集目錄。

此本乃胡鳳丹依明崇禎太倉張氏原刊本校梓，故篇數只有二卷：第一卷收錄賦、表疏、啟、書、頌、銘、文等；第二卷收錄樂府、詩、聯句等。

其款式為：

鮑參軍集

宋 鮑照著

永康胡鳳丹月樵校梓

卷一

正文每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一字，白文無注，每篇相接，分卷則別起，版心下端鐫有「退補齊藏版」五字，雙行並列。

九、清光緒三年（一八七七）滇南唐氏壽考堂重刊本

《鮑參軍集》二卷

此本卷首附婁東張溥題之 鮑參軍集題辭，卷末附本傳，取明崇禎間太倉張刊原刊本，故篇數只有二卷：第一卷收賦、表疏、啟、書、頌、銘、文等；第二卷收樂府、詩、聯句等。其款式為：

鮑參軍集卷之一

宋 東海鮑照 著

明 太倉張溥 閱

每半葉九行，每行十九字，每篇相次，分卷則別起，白文無注，每句加逗，佳句發圈，或於當行密加逗號，以示識別。

綜合以上分析，可知有關鮑照作品之刻本，最早可見者為宋刻本《鮑氏集》，然此本至乾隆修《四庫全書》時即已亡佚，故今可見者概括而言可分為二類，就篇名及集數而言，有《鮑明遠集》十卷及《鮑

參軍集》二卷兩種。

若論其依循，則《鮑明遠集》十卷為明正德庚午朱應登刊本，《鮑參軍集》二卷為明崇禎太倉張氏原刊本。

若論其刻本之完整性，則以周錫瓚影宋手校之明萬曆間新安汪士賢刊《漢魏六朝二十名家集》本之《鮑明遠集》十卷及清莫友芝據周錫瓚影宋本手校之《鮑明遠集》十卷兩本最為可貴，故本論文以此兩本為研究之底本。

第二節 翻印本

一、清光緒十五年《鮑照集校補》一卷

清乾隆五十二年錢塘盧氏抱經堂刊群書拾補，由盧文弨撰，收鮑照集校補一卷於《群書拾補·卷三十三》，清光緒十五年由徐氏鑄學齋重刊，見紹興先正遺書。

卷首云：

鮑照集前有鮑參軍集刻本，字不甚工楷，世亦不多見，太倉張天如百三名家本上，今即據此而以宋本校正之正字大書訛字及異同注其下。

次附散騎侍郎虞炎奉教撰之《鮑照集·序》及《鮑文集·卷第一》之目錄，卷一之目錄舞鶴賦下並注明：

以上皆宋本式餘卷放此，今姑依張本次序校正而以宋本之次序分注各題下。

據此可知此卷《鮑照集校補》乃依據明太倉張氏原刊本之次序校正，而各題下之次序分注則以宋本為依據。

卷末並附有「《群書拾補·三十三》，光緒十五年徐氏鑄學齋重刊，山陰蔡元培校，古越氏校本」等字。

二、清宣統三年無錫丁氏排印本《鮑明遠集》三卷 (上海文明書局)

此本取明正德庚午朱應登刊本於宣統三年七月出版，由上海文明書局發行，卷首附欽定四庫全書提要，次附南史本傳，後接鮑明遠集目錄，卷一收錄賦、表、疏；卷二收錄啟、頌、銘、文；卷三收錄樂府、詩、聯句等。

其款式為：

鮑明遠集卷一

宋 東海鮑照著

三、中華書局四部備要排印本《鮑氏集》十卷

此為上海中華書局據宋刻本校刊，封裡書有：四部備要集部，上

海中華書局據宋刻本校刊，桐鄉陸費達總勘、杭縣高時顯，吳汝霖輯校，杭縣丁輔之監造。

卷首附散騎侍郎虞炎奉教撰之《鮑照集·序》，取明正德朱應登刊本，因由中華書局據宋刻本校刊，故版心下端有「中華書局聚珍倣宋版印」諸字。因宋本無總目，然每卷各有目錄，故此本也無總目錄，只有分卷之目錄，各卷之目錄與影宋本相同。每半葉十行，每行十六字，每篇相次，分卷則別起。

四、民國十八年（一九二九）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 套版影印毛斧季校宋本《鮑氏集》十卷

此本為上海商務印書館於民國十八年依上海涵芬樓套版景印毛斧季校宋本所影印之線裝書，書分二冊，目前存於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

此本扉頁印記：上海涵芬樓套版景印毛斧季校宋本，鈐有：中國國際圖書館朱文橢圓印。因依景印毛斧季校宋本所影印，故分篇及篇第皆與宋本同。

五、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 套印景印毛斧季校宋本《鮑氏集》十卷

此本為民國二十一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據套版比斧校宋

本影印，扉頁記有：上海涵芬樓套版景印毛斧季校宋本，原書版匡高營造尺六寸寬四寸五分。

卷首附散騎侍郎虞炎奉教撰之鮑照集序，序之下有二顆陽文方印，一顆陰文方印，右下端並有「王仲裕先生藏書」之印，第一卷目錄下方則有五顆陽文方印、一顆陰文方印，用印之多，為各版本之僅見。

除此外，各卷目錄第一行之下端皆出現一顆陽文長方印。卷末並有「丙辰七夕後三日借吳趨友人宋本比較一過」宸之字。正文每句加逗，佳句發圈，行間並有朱文點校，眉端間亦有朱文加注。

六、《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鮑參軍集》二卷

民國五十八年松柏出版社重校精印

此本取明崇禎太倉張氏原刊本，於民國五十三年八月由松柏出版社重校精印，收於《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篇數只有二卷：第一卷收錄賦、表、疏、啟、書、頌、銘、文等；第二卷收錄樂府、詩、聯句等，卷首附 鮑參軍集題辭，卷末有附錄本傳。

七、民國五十七年華文書局《六朝四家全集》

《鮑參軍集》二卷

《六朝四家全集》分上、下二冊，上冊收《陶彭澤集》六卷，《謝

宣城集》五卷、《鮑參軍集》二卷、下冊收《庾開府集》四卷、採摭《歷朝詩話》一卷、附辨訛考異。

此本依清·同治九年退補齋刻影印，民國五十七年十一月由華文書局印行初版。胡鳳丹於《六朝四家全集·序》中說：「四庫全書載鮑集十卷，是刻依婁東本釐為二卷。」

故可知退補齋刻本乃取明崇禎太倉張氏原刊本《鮑參軍集》二卷。封裡有「退補齋開雕」之印，卷首附本傳及鮑參軍集題詞，次附鮑參軍集目錄，全篇分為二卷：第一卷收賦、表、疏、啟、書、頌、銘、文等，第二卷收樂府、詩、聯句等。每半葉十一行，每行二十一字，每篇相接，分卷則別起，白文無注。

八、民國六十八年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正編

《鮑氏集》十卷

此與《楚辭補注》、《蔡中郎文集》、《曹子建集》、《嵇中散集》、《陸士衡文集》、《陸士龍文集》、《陶淵明集》、《謝宣城詩集》、《梁昭明文集》、《江文通文集》、《徐孝穆集合刊》，民國六十八年由臺灣商務印書館據上海涵芬樓毛斧季校宋本套版景印，全篇分為十卷、卷首附散騎侍郎虞炎奉教撰之《鮑氏集·序》，次附鮑氏集目錄。卷一、卷二收賦十篇，卷三收樂府詩三十七首，卷四至卷八共收詩一百六十五首，卷九、卷十收表、啟、疏、書、頌、銘、文等共二十六篇。

九、民國七十五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鮑明遠集》十卷

清乾隆間文淵閣《四庫全書》第一 六三冊集部二別集類一，收《鮑明遠集》十卷，取明正德朱應登刊本。清永瑤、紀昀等纂修，原書庋藏於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七十五年三月由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發行。

此係根據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文淵閣四庫全書》影印，印為十六開本，每葉分為上下兩欄，納原書二葉。卷首附 鮑明遠集提要，提要末行附「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工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總校官臣陸費墀」等字。

次附《鮑明遠集》原序，卷一及卷六右上端各有「文淵閣」陽文大方印；卷五及卷十末行左上端各有「乾隆玉璽之寶」陽文方印。每欄十六行，每行二十一字，白文無注，篇次相接，分卷則別起。其款式為：

欽定四庫全書

鮑明遠集卷一

宋 鮑照撰

此本無總目錄，亦無分卷目錄，全篇分為十卷，卷一及卷二各收賦五篇，卷三至卷八收樂府詩及古詩共二百首，卷九及卷十各收表、啟、疏、書、頌、銘、文等共二十六篇。

綜合以上之分析，可知有關鮑照作品之翻印本，今可見者並不多。今於台可見之翻印本分別為取於明正德庚午朱應登刊本之《鮑明遠集》十卷及取於明崇禎太倉張氏原刊本之《鮑參軍集》二卷。

第三節 其他相關文獻

有關鮑照作品之其他相關文獻，因其詩文本身即亡佚許多，故能考得之其他相關文獻並不多，本節分別以評註本，校本，及散見於詩文選集總集之選本，論述如下。

一、評註本

鮑照作品全集之註本，以清末吳興錢振倫之註為濫觴，然錢振倫為之註後，卻藏於家中，而未付刊，直到一九二三年，順德黃晦庵（節）先生由錢家借去鈔本，就詩集部分四卷增加補注集說，由北京大學排印問世，但流傳不廣。至錢振倫之孫錢仲聯先生則將黃晦庵（節）先生未有補注之文集二卷，於講學之暇就原註增加補注集說，前兩注有疏漏之處，則再加增補，從此全集之注釋成為完璧，奧義奇辭，大部抉發。錢氏於同治七年於袁浦講舍之自序中曾提及：

今鄉關綿邈，兵燹摧殘，既無能問津。間有計偕入都者，屬為訪諸廠肆，亦杳不可得。徒抱此斷簡殘編，矻矻箋注，夫亦不可以已耶！（錢仲聯注《鮑參軍集注》，錢序 1、

2 頁，木鐸出版社，民國 71 年）

錢序二頁中又提及：

自今以往，或訪得鮑集完本足成之，則以此為大輅之椎輪也可，否則為貧家之敝帚也可。（錢仲聯注《鮑參軍集注》，木鐸出版社，民國 71 年）

由此可見錢振倫先生晚年手自寫定《鮑參軍集注》六卷，其態度之審慎。而鮑照之詩文，千餘年來舉世不言，然錢振倫先生卻毅然為之作注，其淹博翔實，歷年來始終為後學所推崇。

一九二三年，黃節先生從錢家借去鈔本，就詩集部份四卷增加補注集說，編為《鮑參軍詩註》四卷，由北京大學排印問世，但流傳不廣。今在台可見之通行版本為民國六十一年一月由藝文印書館再版之《鮑參軍詩註》四卷。及民國七十一年二月初版由木鐸出版社所印行之《鮑參軍集注》六卷，此版本另有古典文學出版社及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

《鮑參軍詩註》四卷及《鮑參軍集注》六卷均以錢振倫之原注為底本，就原注增加補注集說。而錢振倫注之依據則以明朝張溥之《鮑明遠集》為底本。

兩注本之差別為《鮑參軍詩註》四卷由黃節先生只就詩集部分增加補注集說，而《鮑參軍集注》六卷則由錢振倫之孫錢仲聯先生以黃節之補注為依據，於黃節先生未補注、也未刊行之文集部份二卷，就原注增加補注集說；其詩注部份，則就錢振倫與黃節兩注者有疏漏之處，再加增補。並於附錄中附有鮑照年表及諸家評論，是目前鮑照詩文最為詳盡的注本。以下詳錄各本，以略見其實。

《鮑參軍詩注》四卷（台北 藝文印書館本）

黃節《鮑參軍詩注》四卷以錢振倫注《鮑參軍集》文二卷、詩四卷、附鮑令暉詩六首為參考之依據。因其當時於大學說詩，故獨取詩四卷為之補注，編為《鮑參軍詩注》四卷。

此註本封面題「鮑參軍詩註」，封裡首附齊 散騎侍郎虞炎奉教撰之鮑照集序，明 張溥題之鮑參軍集題辭，清 錢振倫書於袁浦講舍之序，錢塘張爾田之序，及黃節之鮑參軍詩補注自序。次附明 張溥所錄，由南史宋臨川烈武王道規傳中摘出之鮑照本傳。卷末附鮑參軍詩注校勘表。¹¹ 黃節於《鮑參軍詩注》自序中提及：

今據余昔日鈔存王伊所校宋本及涵芬樓景印毛斧季所校宋本，則知文字論異，雖宋本亦所難免。（藝文印書館，民國 60 年）

因此黃氏於卷末校勘表中，除遺誤與補正外，並於附錄中列出「宋本之作」。

本注本其款式為：

鮑參軍詩注卷第一

歸安錢振倫楞仙注

順德黃節補注集說

¹¹ 案：因宋刻本已亡佚，故錢振倫之注以明 張溥之原刊本為依據，而黃注則以錢注為基礎。

錢氏之注散入於各句詩之下，除原注外又有「振倫補注」。黃氏之補注，則記載於每詩之後，記為「節補注」。民國六十年一月由藝文印書館印行。

《鮑參軍集注》六卷（台灣．木鐸出版社本）

本注本為錢仲聯先生將錢振倫、黃節二者之注有疏漏之處，再加增補外，並將黃節未注之文集二卷就原注加補注集說。

清末吳興錢振倫未見宋本，取《四庫全書》通行本十卷，另參張溥本。其注本內容取於《文選》李善注，又取於《玉臺新詠》吳兆宜注、漁洋《古詩選》聞人倓注。黃節先生極推重錢注本，曾補注詩與樂府四卷，而益以各家之評說。錢仲聯除將兩注者有疏漏之處，再加增補外，並將黃節未注之文集二卷作曾補集說。

錢仲聯除兼取錢、黃兩本外，再參照涵芬樓影印毛斧季校宋本，《文選六臣》注影宋本、《樂府詩集》影宋本、嚴可均《全宋文》及《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等所引，校勘全集一過，增加校語於注文之後。並附《宋書》本傳，《南史》本傳於附錄之中，另外考訂鮑照生平，撰為年表，列於卷末附錄。年表後並附古今諸家評論，自鍾嶸、皎然、嚴羽、沈德潛，到近代王闓運、夏敬觀等三十餘家之言，分別輯錄在卷末，有助於讀者知論世之功。

此注本封面題「鮑參軍集注」，封裡首先記載錢仲聯先生之前言，次附錢序（含錢振倫自序及錢仲聯識）。所載之詩文共有六卷，除前言外，卷首載錢序、黃序、虞炎序、張溥題辭、《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之後列 鮑參軍集目錄，並附宋本 鮑氏集目錄。¹²

此本卷一收賦十篇，表疏十篇，共二十篇。卷二收啟九通、書一封、頌二篇、銘四篇、文一篇，共十七篇。卷三收樂府二十一首，卷四收樂府六十五。卷五收五古四十六首，卷六收詩、字謎、聯句等共七十四首。後附鮑令暉詩五古七首。本論文所研究之 代言詩 三十八首，分別載於卷三及卷四，卷三計有 代蒿里行 等十九首，卷四計有 代少年時至衰老行 等十八首，唯 代淮南王二首 於《玉臺新詠》及《樂府詩集》皆自「朱城九門門九開」以下為另起一首，於此則合為一首。

卷一、卷二為原注錢振倫之孫錢仲聯，將黃節未注之文集二卷作曾補集說，其款式為：

鮑參軍集卷一

歸安 錢振倫楞仙注

錢仲聯補注集說

注文中除引錢振倫之原注外另出現錢仲聯之〔補注〕。卷三至卷六為黃節依錢注曾補注詩與樂府四卷，錢仲聯再兼取錢、黃兩注本，增加校語於注文之後。

其款式為：

鮑參軍集卷三

歸安錢振倫楞仙注

順德黃節補注集說

錢仲聯增補集說

¹² 案：宋本集名分卷及篇第俱與明張溥原刊本不同

注文中除引錢振倫之原注外，另有黃節之〔補注〕，及錢仲聯之〔增補〕。凡卷一、卷二兩卷，錢仲聯所增注部份，加「補注」兩字，以區別於原注。文後之附集說，即為錢仲聯所增輯。卷三至卷六共四卷，黃節先生之補注，原分別記載於每首詩之後，此注本則散入各句之下，加「補注」二字，以區別於原注。由錢仲聯增注者，則加「增補」二字，以與黃節之注區別。詩後集說，為黃節先生所輯，補集說則為錢仲聯先生所增輯。

以上兩注本，為鮑照作品注目前較通行之版本，除此外，《鮑參軍集注》六卷另有古典文學出版社及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之版本。均由錢振倫注、黃節補注集說、錢仲聯補注補集說，此為目前可見較完善之注本，是本論文據以參究的主要輔本。。

二、校本

鮑照之作品集，目前可見之校本皆為黃節註、葉菊生校訂之《鮑參軍詩注》。分別由各家出版社印行，計有以下數種版本：

- (一)、《鮑參軍詩》，一九五七年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印行第一版。
- (二)、《鮑參軍詩注》，一九七二年十月 中華書局香港分局印行第一版。
- (三)、《鮑參軍詩注》，一九七四年五月 台北世界書局印行。
- (四)、《鮑參軍詩》，一九七五年十月 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臺景印出版。
- (五)、《鮑參軍詩》，台北華正書局印行。

考究各版之校本，因其注詩及校訂之內容完全相同，故綜述如下：

其封面皆題「鮑參軍詩註」、鮑照撰、葉菊生校訂，封裡首附出版說明，次附 鮑照集序、南史本傳、鮑參軍集題辭、錢振倫序、張爾田序、及黃節之 鮑參軍詩補注自序。其出版說明中並提及：

鮑詩本有清同年間錢振倫注，後附鮑照妹鮑令暉詩，內容是一部份採取文選李善注，一部份採取玉臺新詠吳兆宜注，李、吳兩家所未注的，由錢注補充。黃節取錢氏注本，再作補注而益以各家的評說。這是鮑詩較完善的注本，現據原印本校正出版。

原書編附末本附校勘表，除將『遺誤補正』這一項已經在原文上面照改外，選有『附考』一項，其中不乏參考的價值，我們分別整理出來，附在每卷的後面。

由此可知，葉菊生乃根據黃節取錢振倫之注本，再作曾補集說的《鮑參軍詩註》四卷為原印本加以校正，原印本之末原附有校勘表，葉菊生於校訂本中則根據校勘表之記載，已將「遺誤補正」這一項直接於原文上照改，並且將頗具參考價值的『附考』加以整理，附於每卷之後。

以上之校訂本，需特別加以說明者為一九七四年出版之世界書局本。因其為陶靖節集注與鮑參軍詩注之合訂本，而非單行本，且於編末另附吳丕績編之鮑照年譜，及鮑譜參考書目，於鮑照年譜之前並附王蘧常之序與吳丕績之自序，故較其他校訂本有更為詳盡之參考價值。

三、選本

鮑照的作品多所亡佚，史書也沒有特別為之立傳介紹他的生平，只是附在他人的傳記中，寥寥數語輕描淡寫地帶過去。¹³

然南朝梁昭明太子的《文選》便已採錄了鮑照的詩、賦二十篇；陳 徐陵的《玉臺新詠》也收錄了鮑照的樂府、古詩十六篇。

由此可見，南朝已認識鮑照詩文的不凡。到了李善與「六臣」 呂延濟、劉良、張銳、呂向、李周翰 的《文選注》，開始注釋鮑照的單篇作品，雖然只有區區二十篇，但對於後代解讀鮑照的詩文，貢獻良多。

除此而外，宋 郭茂倩的《樂府詩集》、明 馮惟訥的《記紀 宋》、清 曾國藩的《十八家詩鈔》、王闓運的《八代詩選》、夏敬觀的《八代詩評》、近人逯欽立的《先秦漢魏南北朝詩》及民國丁福保《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 全宋詩》等，皆收錄了鮑照的部分作品。現簡要論述各選本如下：

昭明文選（梁 昭明太子蕭統撰，唐 李善注）

台北 商務印書館發行本

南朝梁 昭明太子的《文選》選錄了鮑照的詩、賦共二十篇，此

¹³ 今可見者為宋書本傳及南史本傳，皆附於宋臨川烈武王道規傳後

當為選錄鮑照作品之最早者。

《文選》共四冊六十卷，鮑照之作品散見於第二冊各卷。收載著錄之篇目如下：十一卷賦己遊覽錄有 蕪城賦 一首、第十四卷鳥獸下錄有 舞鶴賦 一首、第二十一卷詩乙詠史選有 詠史 一首、第二十二卷遊覽選有 行藥至城東橋 一首、第二十七卷詩戊行旅下選有 還都道中作 一首、第二十八卷樂府下選有樂府八首。此樂府八首分別為 東武吟、出自薊北門行、結客少年場行、東門行、苦熱行、白頭吟、放歌行、升天行，第三十卷雜詩下選有 數詩一首 及 翫月城西門廡中 一首，第三十一卷雜擬下選有 擬古詩三首、學劉公幹體一首 及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

由以上之記載，可見最早選錄鮑照作品之《文選》於第二冊各卷中選有鮑照之賦二首、詩三首、樂府八首、雜詩七首，共計二十首，本論文所研究之「代言詩」三十八首中計有八首選錄於第二十八卷中，但於此選錄之樂府八首，詩名並未有「代」字出現。

《玉臺新詠》(陳 徐陵撰)

陳 徐陵的《玉臺新詠》共十卷，收錄鮑照之樂府、古詩計二十首。分別散見於各卷中：

卷四收雜詩九首：翫月城西門、代京洛篇、擬樂府白頭吟、採桑詩、夢還詩、擬古、詠雙燕、贈故人二首，

除此外，並錄有樂府二首：朗月行、東門行。

卷九收雜詩八首：代淮南王二首、代白紵歌辭二首 及 行路難四首，另 北風行 一首也收錄於卷九。

《玉臺新詠》收錄之二十首鮑照作品中，選錄有本論文所研究之「代言詩」九首，其中有四首選錄於卷四，另有五首選錄於卷九。根據卷中所記載，可發現詩名稍有差異，除 北風行、朗月行 及 東門行 未著一「代」字外，代陳思王京洛篇 於此作 代京洛篇 ；代白頭吟 於此作 擬樂府白頭吟 ；代白紵舞歌辭 於此作 代白紵歌辭 。

《十八家詩鈔》(清 曾國藩撰)

清 曾國藩之《十八家詩鈔》共有二十八卷，卷三即收錄鮑明遠五古百三十一首。

本論文所研究之「代言詩」三十八首中有二十五首選錄於其中，收載著錄之篇目如下：

代蒿里行、代挽歌、代東門行、代放歌行、代陳思王京洛篇二首、代門有車馬客行、代權歌行、代白頭吟、代東武吟、代別鶴操、代出自薊北門行、代陸平原君子有所思行、代悲哉行、代昇天行、代朗月行、代苦熱行、代堂上歌行、代結客少年場行、代少年時至衰老行、代陽春登荊山行、代貧賤苦愁行、代邊居行、代邽街行。

《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民國 丁福保編纂)

《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由丁福保編撰，分上中下三冊，第二冊之《全宋詩卷四》收錄鮑照樂府八十七首、詩一百一十七首，合計樂

府與詩共收錄二百零四首。其中本論文所研究之「代言詩」三十八首，全部收錄於八十七首樂府中，收載著錄之篇目如下：

代蒿里行、代挽歌、代東門行、代放歌行、代陳思王京洛篇、代門有車馬客行、代權歌行、代白頭吟、代東武吟、代別鶴操、代出自薊北門行、代陸平原君子有所思行、代悲哉行、代陳思王自馬篇、代昇天行、代苦熱行、代朗月行、代堂上歌行、代結客少年場行、代少年時至衰老行、代陽春登荊山行、代貧賤苦愁行、代邊居行、代邽街行、代白紵舞歌詞四首、代白紵曲二首、代鳴鴈行、代淮南王二首、代雉朝飛、代北風涼行、代空城雀、代夜坐吟、代春日行。

《樂府詩集》（宋 郭茂倩編撰）

《樂府詩集》一百卷，由宋 郭茂倩編撰，編集了從不盡可靠的陶唐氏之作，一直到五代，分為十二類，即

（一）廟歌辭、（二）燕射歌辭（三）鼓吹曲辭（四）橫吹曲辭（五）相和歌辭（六）清商曲辭（七）舞曲歌辭（八）琴曲歌辭（九）雜曲歌辭（十）近代曲辭（十一）雜歌謠辭（十二）新樂府辭。

這十二類的分法，在當時是比較概括而不繁瑣的，雖然也有可商議之處，但是最完備的樂府詩集，保存了極豐富的

樂府詩。

鮑照之樂府詩收錄於其中者計有八十一首，本論文所研究之「代言詩」則有三十二首收錄於各卷，收載著錄之篇目如下：

卷六十三雜曲歌辭收 升天行 及 白馬篇。

卷六十五雜曲歌辭收 北風行、春日行、苦熱行、朗月行、堂上歌行。

卷五十五舞曲歌辭收 白紵歌六首。

卷四十一相和歌辭收 白頭吟、東武吟行。

卷六十一雜曲歌辭收 君子有所思行。

卷五十八琴曲歌辭收 別鶴操。

卷三十七相和歌辭收 東門行。

卷四十相和歌辭收 門有車馬客行。

卷六十八雜曲歌辭收 空城雀、鳴鴈行。

卷三十八相和歌辭收 放歌行。

卷七十六雜曲歌辭收 夜坐吟。

卷二十七相和歌辭收 挽歌、蒿里。

卷五十五舞曲歌辭收 淮南王二首。

卷六十六雜曲歌辭收 結客少年場行。

卷五十七琴曲歌辭收 雉朝飛操。

卷三十九相和歌辭收 煌煌京洛行。

卷四十相和歌辭收 櫂歌行。

由以上之分析可知，因鮑照之作品多所亡佚，故今能見收錄其作品之選本數量極少。

第三章 鮑照代言詩之代言對象

「擬代」文學自漢魏以來，一直是當時文人創作的大宗。「擬代」之作在漢魏六朝曾盛極一時，並獲得當時論者之高度肯定。¹⁴ 考諸漢魏以來的擬代之作，有三種最基本的作品類型，即「純擬作」、「純代言」與「兼具擬作、代言雙重性質」。然而由於文學作品的體類日漸繁複，文學作品的創作者日漸增多，因此，東漢之後，此三種基本類型的分際，已不似初創之時的涇渭分明。故梅家玲女士於論謝靈運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并序 的美學特質一文中曾說：

即以原本純代言之作為例，開始無非為根據某一特定情狀的「說他人心事」，但此「他人心事」的訴說一旦文字化為書面的作品後，往往形成另一「文本」，並成為後來文人面臨類似寫作情境時的參照對象。甚且，或竟蔚為大國，發展出自成一體類的情形。如潘岳的 寡婦賦 之作，即為一例。¹⁵（梅家玲著《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頁 74、75，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6 年）

明白了此種現象之後，似乎也就不難理解，為何歷來文學傳統中總會產生許多一系列「同題」之作品。基於此種道理，以樂府詩之創作為例，我們便可見到

¹⁴ 蕭統所編的《昭明文選》，於「雜擬」一目中，輯錄了陸士衡、張孟陽、陶淵明、謝靈運、袁陽源、鮑明遠、江文通等人的擬古詩作共六十三首；鍾嶸於《詩品》序、皎然於《詩式》中皆對擬代之作給予高度的肯定。

¹⁵ 曹丕所代言的寡婦與潘岳所代言之對象容或不同，但二者在處境、心情上，有許多相近相通之處。於是先出之曹賦，便成為被後人仿擬的範式。如此，則潘岳的「代言」之作，看似僅止於為任子咸之寡妻而發，其實也包括與其處於同一境況之不幸寡婦。甚至於還同時融攝了曹丕與潘岳二人自己的心境和詮釋。

作者常常根據相同之舊題而再行敷衍的作品。緣於此種擬、代揉雜，文本多重的情形，晉宋以後，更可見到許多樂府作者於舊題之上著一「代」字。如本論文所研究之鮑照即是。

綜觀鮑照流傳於世的作品，據丁福保編《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所收劉宋文人詩六百多首裡，鮑詩有二百零四首，其中八十六首為樂府詩，而八十六首樂府詩中以代字命題之代言詩共有三十八首。

鮑照之代言詩雖只有三十八首，然所代言之對象卻非常豐富。以性別而言，有男性與女性；以社會地位而言，有貴族與貧士；以職業而言，有文士與武夫；而不論其代言之對象為何，於鮑照筆下皆有生動之刻畫。茲分數節，論述如下。

第一節 寒士

劉宋一代是個充滿錯綜複雜的矛盾社會，由於門閥之風餘威猶存，因此對於「士」、「庶」的分別頗為嚴格。在當時的地主陣營中，分為「上層人士」與「下層人士」兩部分。中央和地方的主要當權人物，掌握著國家的經濟實力、操縱著民族的命運，這一類的人是為「上層人士」，稱為「門閥士族」或「世家大族」。另一部份的人士佔有少量土地、需向國家繳納賦稅，但不能享有士族的世襲特權的知識份子，他們沒有與生俱來的爵祿，且經常遭受統治集團排斥打擊的知識分子是為「下層人士」，一般稱為「貧士」或「寒士」。

鮑照出身於沒落的耕讀世家，是屬於地位較為低下的「寒士」。由於自身際遇的變化，因此其思想和創作不僅具有獨特的個性，且帶有濃厚的時代色彩。今見其現存的詩篇中，即有多首

作品是屬於抒吐寒士情懷的代言詩。詩中真實地反映才華傑出、但出身中下層的寒門士人，其於仕宦路途上之痛苦抗爭、於人生征途上之坎坷崎嶇，及其懷才不遇的悲哀、執著追求理想的矛盾辛酸和感恨。

一、「飽受壓抑」之寒士：

鮑照生活在豪門世族主政的黑暗時代，因其官小家貧、才秀人微、取湮當代。故雖以寒士之身躋列仕途，但卻屢屢遭受門閥世族的壓抑，對門閥勢力的腐朽統治有十分深刻的感受。

如 代白頭吟：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何慚夙昔意，猜恨坐相仍。
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毫髮一為瑕，丘山不可勝。
食苗實碩鼠，點白信蒼蠅。鳧鵠遠成美，薪芻前見陵。
申黜褒女進，斑去趙姬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
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

白頭吟 原係描寫棄婦傾訴閨怨之情，鮑照將其主題擴大，一變 白頭吟 原詩淒楚哀怨的情調，對世道人心作更深刻的揭示與諷刺。描寫統治者任用讒佞而疏遠正直之士，暴露了正直之士與世俗小人之間尖銳對立與衝突的現實。詩中充分抒發寒士懷才不遇、浮沈於宦海中的強烈憤慨與無限辛酸。反映了廣大受壓寒士期望吏治澄清、朝政改革的深沈心願。此詩中更深層的含義，正是詩人不幸身世的自況，寄寓著對執政者的諷刺和對腐朽同僚的斥責。

在黑暗的封建社會，壓抑人才的現象比比皆是，因此許多出身寒微的士人，因懷才不遇，最後紛紛走上安貧守賤、樂道安命的道路。而寒士之耿直、清高即如起首二句所言「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然而由於小人當道，因此即使寒士正直如絢麗的「朱絲繩」、清高如潔白的「玉壺冰」，卻仍常「猜恨坐相仍」的招致周圍同僚的猜忌和誹謗、引來外界莫須有的誣讒。於此黑白不分、善惡莫辨之時，難怪飽受壓抑與誣讒的寒士要自心靈深處發出「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毫髮一為瑕，丘山不可勝。」的慘痛呼號了。

「人情」四句言簡意賅，卻寫盡炎涼中之人言可畏。為此有理難申的寒士，只好吞恨終生。因為帝王的喜新厭舊、始幸終棄乃「古來共如此」。賢臣尚無法獲得君主的一貫信用、美女更不能長期獲得帝王之寵信，若此，則一介貧寒之士其不幸遭遇，又何足為奇呢？

「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雖然以古證今、鑑往知來，詩中卻不免流露出寒士之強烈憤慨。

二、「孤苦貧賤」之寒士：

鮑照一生貧寒，故始終在窮愁、窘迫的苦海裡掙扎；又因處於封建社會人才被壓抑的黑暗時代，故飽受世情冷淡、悲傷失望、貧病催迫的煎熬。因此其精神的苦悶、處境的困頓，常常於詩文中表露無遺。更多時候，他甚且將自身的經驗，引伸為對整個社會的認識，代表貧寒之士對貴族壟斷權力，獨享榮華富貴的不平現象，提出強烈的質疑，並在詩中反映平常百姓家備受煎熬的不幸遭遇。如 代貧賤苦愁行：

湮沒雖死悲，貧苦即生劇。長歎至天曉，愁苦窮日夕。
盛顏當少歇，鬢髮先老白。親友四面絕，朋知斷三益。
空庭慚樹萱，藥餌媿過客。貧年忘日時，黯顏就人惜。
俄頃不相酬，慙怩面已赤。或以一金恨，便成百年隙。
心為千條計，事未見一獲。運圯津塗塞，遂轉死溝洫。
以此窮百年，不如還窶窳。

此詩，描寫孤苦貧困之寒士，處於冷酷無情的現實社會中，生不如死之痛苦煎熬，其對世態炎涼、人情冷暖之深入刻劃，正似鮑照悲慘一生真實之自我寫照。

「湮沒雖死悲，貧苦即生劇。長歎至天曉，愁苦窮日夕」，開頭四句即以無限悲嘆寫盡寒士之「貧」、「苦」、「窮」、「愁」。繼而以「親友四面絕、朋知斷三益。」二句揭示現實社會中「窮在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的冷酷無情。生動地刻劃了寒士於窮途末路時，屈辱沈痛的心情。此正反映出封建時代，大批受門閥制度限制之寒士的共同命運，也訴盡了眾多貧窮的寒士於人世間所經歷的慘痛感受。

「貧年忘月時，黯顏就人惜。」由於困頓之生活始終飽受窮愁之折磨，故而於昏頭轉向中，連日時都糊塗了。「貧年」為寒士慣有之寫照，透過「黯顏」二字，可相當真切地感觸到寒士於封建社會裡，遭受重重的壓抑後，內心的矛盾和痛苦。

「俄頃不相酬，慙怩面已赤」二句細膩地描寫了寒士羞於啟齒的心理。以鮑照如此具有文學素養的寒士而言，竟然淪落至親友斷絕、門庭冷落，分析其主、客觀因素，乃因其貧寒，故貴族世家子弟便不屑於前來屈就；又因其自身才華超群，故自視甚高便不主動與田父野老為伍，由此也正可看出寒士慣有之矜持與自視。

「或以一金恨，便感百年隙，心為千條計，事未見一獲。運圯津塗塞，遂轉死溝洫。」寒士向來具有積極進取之豪情壯志，然處於黑暗的封建時代，又擔心所入不合時宜；若果因此而選擇消極隱退一途，則又恐因此而隱歿於世，沒沒無聞。如此重重的顧慮，遂使寒士於冷酷的社會中，處於進退兩難之地步。此種悲觀的情緒，正是生活在重重壓迫下的寒士，其內心矛盾又難以自釋的最佳寫照。

貧寒之士於冷酷現實之社會既然生活毫無保障，故不免於歷盡風霜、飽經折磨後，失望而憤慨地發出「以此窮百年，不如還窶窳」之喟嘆，此正是寒士們於展望未來、前途茫茫後，對命運難期、憂心忡忡所發出的最深慨嘆！

三、「求全免禍」之寒士：

鮑照雖出身寒微，然憑藉個人的知識本領及堅忍不拔的進取，也躋身進入王國幕府中。因大半生混跡官場，浮沈宦海，故仕無定所、四方飄泊。尤其處於政治風波司空見慣的劉宋時代，真可謂歷盡艱險、備嘗辛酸。

在險惡的封建社會中，由於上層統治集團的爾虞我詐、相互傾軋，使得許多正直的文人產生命運難期的苦悶。當鮑照親眼目睹始興王濬和太子劭的伏誅，以及竟陵王誕被殺、前廢帝子業被弑等驚心動魄的慘象後，一般寒士「求全」、「免禍」之念油然而生。如 代空城雀：

雀乳四穀，空城之阿。朝食野粟，夕飲冰河。

高飛畏鴟鷂，下飛畏網羅。辛傷伊何言，怵迫良已多。

誠不及青鳥，遠食玉山禾，猶勝吳宮燕，無罪得焚窠。

賦命有厚薄，長歎欲如何。

此詩為「求全」、「免禍」之寒士最真實的寫照。全詩以「雀乳四穀¹⁶，空城之阿」二句為比，出身寒微的鮑照，即如同身孤力單的燕雀一般，為了獲得微薄的俸祿以養家活口，不惜冒著被「鴟鵂」進攻、被「網羅」加害的風險。

「高飛畏鴟鵂，下飛畏網羅」，寫盡險惡的門閥社會中，孤貧寒士視官場為畏途，唯恐大禍臨頭所經歷的艱辛與驚恐。

「誠不及青鳥，遠食玉山禾，猶勝吳宮燕，無罪得焚窠。」四句，轉作寬解之語，自謂比上不足，比下有餘，雖不如遠食玉山禾的青鳥般自由，然比起無罪而致家破人亡的吳宮燕，卻幸運許多了。

「賦命有厚薄，長嘆欲如何。」儘管處於門閥世族高壓下的封建社會中，懷才不遇的寒士，有著滿腹的拳騷與無窮的辛酸，然而根本主宰不了自身命運的寒士，只好逆來順受地於亂世中苟延殘喘了。

此詩表面看來是一首詠物詩，句句所寫都是「空城雀」，然而又句句都是寫人。在戰亂頻仍，動盪不安的社會裡，廣大人民的處境，就像空城雀那般艱難險惡。於此處境下，人們的心情也非常矛盾、複雜，因此自然容易產生求全、免禍的宿命論思想。

第二節 文士

¹⁶ 爾雅：「生哺穀。」疏：「鳥子生，須母哺而食之，名穀。謂燕雀之屬也。」

晉室南遷以後，由於中原文化遭到摧殘，因此許多文人紛紛逃離北方，江南一帶逐漸成為人文薈萃之地。南朝文學也自此開始勃興。針對此現象，劉勰於《文心雕龍·時序》中曾記載：

自宋武愛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雲構。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爾其縉紳之林，霞蔚而飄起；王、袁聯宗以龍章，顏、謝重葉以鳳采，何、范、張、沈之徒，亦不可勝也。

由此可見，劉宋一代文學之繁榮興盛。劉宋王朝將近六十年的歷史中，由於北魏大軍始終未曾逾越長江天險，因此雖處於社會矛盾錯綜複雜之際，對比之下，江南之戰亂較少，且政治也較為安定。因此一般寒士雖列於下層，其基本的生活尚有保障，至於列為上層階級的士族文人，其生活之舒適與安逸，就更無人可與之相比了。

魏晉以來，朝廷之政治一般皆操縱於門閥貴族之掌控中，其中尤以南朝歷代政權之穩固，更是離不開士族的把持。他們不僅佔據高官要職，對於士族與庶民的區分也十分嚴格。一般被統治之庶民、寒人，不僅需忍受耕稼之苦，且負有征役賦稅的義務；另一方面，依賴世襲爵祿為生的士族子弟，非但不理農務，並享有豁免徵賦的特權。他們往往壟斷朝政，一旦步入仕途，即位居要津，終身享受高官厚祿之榮華富貴。鮑照出身寒門，因此只能以文學、書記之職服侍於人，雖然他一輩子充當僚佐下吏，最高之職未曾超出七品，然因曾一度出任中書舍人，頗為親近朝廷貴族，故對士族文人多所觀照，因此作品中不乏對文士之描寫；或為仕宦之人，或為仕途不遂之人，更有棄官求仙

而去者，不論何者，刻劃皆十分生動而入微。試就鮑照代言詩中之文士類型，分述如下：

一、「不仕自放」之文士：

鮑照生於門閥世族統治的時代，由於其出身寒微，備受壓抑，而又極有反抗精神，因此往往以詩歌發抒其胸中之憤滿，其表現之手法，不是冷嘲，就是熱諷，有時還兼自嘲。如 代放歌行：

蓼蟲避葵藿，習苦不言非。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
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
素帶曳長飆，華纓結遠埃。日中安能止，鐘鳴猶未歸。
夷世不可逢，賢君信愛才。明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
一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
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

這是一首政治諷刺詩。鮑照晚年飽經風霜，備嘗艱辛，因此盛年時「拔劍擊柱」的銳氣，早已喪失殆盡。尤其處於上層貴族社會內部衝突益形劇烈之情況下，文人動輒得咎，無謂犧牲的慘痛教訓，常令許多有志之士對仕途望而生畏。代放歌行一詩，便生動地反映在此種嚴峻的政治背景下，動輒得咎的寒門士人，對重返仕途的遲疑。全詩通過「小人」與「曠士」之強烈對比，揭露小人趨炎附勢、阿諛諂媚、得意忘形的醜態，讚揚曠士甘於貧賤、高風亮節之情操。

「蓼蟲避葵藿，習苦不言非。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達。」起首四句開門見山，以蓼蟲比喻堅持節操、不汲汲鑽營、甘願終身安於貧

困的曠達寒士¹⁷。曠達寒士平日慣於困苦，正如蓼蟲之「習苦不言非」。因此蓼蟲寧願避開甘甜的葵藿，而處於辛辣的蓼草之上，其慣於食苦而無怨言之習性，正是豁達放曠之寒士「以苦為樂」的最佳寫照。

南朝之政治社會重視門第觀念，用人取才但問出身，不憑才行。而鮑照出身寒微，因此久居下位，故詩中可見其滿腹懷才不遇之牢騷，透過自比之「曠達寒士」，無情地指責目光短淺、治國無能之小人，未解曠士窮居、潔身之高尚情操。

結尾二句「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透過小人嘲弄，詰問曠達寒士之口吻，更顯出「曠達寒士」迥異於「小人」之高潔品格。

二、「仕途不遂」之文士：

魏晉以來，由於戰禍連年，社會動盪不安，因此民不聊生；又因政局變化多端，文人動輒得咎，故產生許多仕途不遂之文士。詩人以其傷感絕望之筆，寫出封建社會中失意文人鬱積心中的激情，及寒門士人對社會的憤怒控訴。如 代挽歌：

獨處重冥下，憶昔登高臺。傲岸平生中，不為物所裁。
埏門只復閉，白蟻相將來。生時芳蘭體，小蟲今為災。
玄鬢無復根，枯體依青苔。憶昔好飲酒，素盤進青梅。
彭韓及廉藺，疇昔已成灰。壯士皆死盡，餘人安在哉。

¹⁷ 東方朔《七諫 怨世》有「蓼蟲不知徙乎葵藿」之典故。王逸注說：「言蓼蟲處辛烈，食若惡，不能知徙於葵菜，食甘美，終以困苦而瞿瘦也，以喻己修潔白，不能變志易行，以求祿位，亦將終身貧賤而困窮也。」此為本詩典故之來源。

這首詩屬樂府 相和歌辭 . 相和曲 。根據《搜神記》之記載：「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對聲也。」仔細玩味全詩之意，屬於自挽詠懷，嗟生傷逝之辭。

鮑照經歷喪妻之痛後，哀痛逾恆，因此聯想到自身的死亡。全詩以「獨處重冥下，憶昔登高臺」二句，點明此首「挽歌」乃是使用第一人稱墓中人的身份，寫出其生前，死後不同之際遇。「獨」與「重」兩字正可表現出幽冥世界中的孤獨與陰森，更可襯託出寒士身後之「孤單」。而鮑照對自己最引以為傲的「傲岸平生中，不為物所裁」兩句，更將寒士平生唯我獨尊，睥睨一切之傲骨嶙峋表露無遺。

「彭韓及廉藺，疇昔已成灰。壯士皆死盡，餘人安在哉」此四句是為總結。由古來憂國志士彭越、韓信、廉頗、藺相如之輩，仍不免步入「疇昔已成灰」之途，而生「壯士皆死盡，餘人安在哉」之感嘆。由慨嘆中可見寒士之抱恨而歸也。

此種對人生暮年的傷感、絕望，正反映出封建社會中失意文人鬱積心中的激情和寒門士人對社會的憤怒控訴。又如 代蒿里行：

同盡無貴賤，殊願有窮申。馳波催永夜，零露逼短晨。
結我幽山駕，去此滿堂親。虛容遺劍佩，實貌戢衣巾。
斗酒安可酌，尺書誰復陳。年代稍推遠，懷抱日幽淪。
人生良自劇，天道與何人。齎我長恨意，歸為狐兔塵。

關於此詩郭茂倩《樂府詩集》中之記載為：

崔豹《古今注》曰：「薤露 蒿里 泣喪歌也。本出

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於蒿里。至漢武帝時，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謂之挽歌。（宋·郭茂倩《樂府詩集》頁 396，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8 年）

由此可知，薤露、蒿里為挽歌。魏晉以來，由於戰禍連年，社會動盪不安，因此民不聊生；又因政局變化多端，文人動輒得咎，故有許多思想家、文學家更深入地思考和面對生死的問題。源於此，當時許多文士常藉蒿里、薤露以自挽詠懷，嗟生傷逝。

此詩簡潔地說出死亡的痛苦、人生的短暫。生死既是任何人皆無法逃脫的、客觀的自然法則，則人之殊願或窮伸有別；及其同歸於盡，則不分貴賤。因此，面對死生問題，鮑照以積極的態度面對，在其筆下，死亡不帶任何恐怖色彩。而佛、道二家對生死則有另一番之解釋。

佛家講求超脫輪迴，因此，軀體雖已離開人世間，而精神卻可以長存不滅；若為了永遠享受人間之富貴，則道家更主張服食仙丹，以求肉體之長生不死。而實際上即使尊貴如帝王，最終也無法倖免地必歸於塵土。「虛容遺佩劍，實貌戟衣巾」二句，表示儘管生前穿著華服、佩戴寶劍，位居要職，然而一旦死後，軀體卻將化為烏有，只遺留下令人睹物思情的寶劍和衣物。

更令人唏噓的是「年代稍推遠，懷抱日幽淪。」及其年代稍遠，則連親友之懷想、思念也將隨日月之流逝而逐漸淡泊、消失。貴為王侯將相之富貴與榮耀也將隨塵土之灰燼煙滅而消失殆盡，因而最後只有忍氣吞聲、含恨而去，一切之功名利祿將隨軀體之消滅而與狐兔異類一同歸於塵土。

生死之變，向來是人類切身之大事，因而古往今來，即有許多哲

學家不斷窮究其確切之真象。然而歷經多少歲月之探討，至今人們仍不得不承認造物者之鬼斧神工，因為生死之變，乃自然界中無可改變的且是自然變化的必然軌跡。

鮑照一生對自己出自寒門、仕宦受阻、貧病潦倒之慘澹人生一直耿耿於懷。因此，雖然面對生死之變，其態度是抱持著「同盡無貴賤」般的豁達，然而由「人生良自劇，天道與何人。齎我長恨意，歸為狐兔塵」結尾四句之反問蒼天，卻不難看到其因宏圖未展而遺憾滿懷之感嘆。

三、「勸諫君王」之文士：

劉宋「元嘉時期」，堪稱歷史上之治世，然而安定、富饒的社會，卻只是曇花一現，元嘉時期以後，即接連出現幾位荒淫無道的皇帝，例如宋文帝為享受雕室麗舍之奢華，曾經修建玄武湖和景陽山，斥資大造園林池苑；孝武帝愛好長夜宴飲，沈溺於吃喝玩樂的揮霍生活中；甚至連新貴阮佃夫所居住的宅舍園池，其造景之奢華也遠遠超過王公貴族之住宅。為此，關心國家存亡的愛國文士，不得不勸諫只顧享樂的君王。如 代陸平原君子有所思：

西上登雀臺，東下望雲闕。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髮。
繡甍結飛霞，璇題納行月。築山擬蓬壺，穿池類溟渤。
選色遍齊代，徵聲匝邛越。陳鐘陪夕讌，笙歌待明發。
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歇。蟻壤漏山阿，絲淚毀金骨。
器惡含滿敬，物忌厚生沒。智哉眾多士，服理辨昭昧。

此詩描寫愛國的文士，關心國家的存亡，因此假借群臣之言，勸諫只顧自身享樂的君王。

劉宋「元嘉時期」，歷經安定、富饒的社會治世後，即接連出現幾位荒淫無道的皇帝。為了個人之享受，不是整建奢華之雕室麗舍，就是斥資大造園林池苑；更有許多帝王愛好長夜宴飲，沈溺於吃喝玩樂的揮霍生活中；以上種種華麗之裝飾，可由詩中所說的「繡薨結飛霞，璇題納行月，築山擬蓬壺¹⁸，穿池類溟渤。」等描繪外在環境富麗堂皇的詩句中看出。

除了居住於華美壯麗的宮殿外，陪伴君王日日飲酒享樂、夜夜笙歌不輟的佳麗更是一時之選。如此的放縱情慾，難怪洞燭先機的文士要以「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歇。蟻壤漏山阿，絲淚毀金骨¹⁹」四句表示所有的榮華富貴總有消逝之時，來勸諫君王。

四、「棄官求仙」之文士：

劉宋時期，由於貴族集團的相互傾軋，因此有許多帝王被弑、也有許多位高權重的大臣，因樹大招風而不得善終。文士們有感於現實政治的冷酷無情，因此紛紛興起乘雲駕霧、登山求仙的幻想。如 代昇天行：

家世宅關輔，勝帶宦王城。備聞十帝事，委曲兩都情。

倦見物興衰，驟睹俗屯平。翩翻若回掌，恍惚似朝榮。

窮途悔短計，晚志重長生。從師入遠嶽，結友事仙靈。

¹⁸ 蓬壺，即蓬萊，古代傳說中的海中仙山。

¹⁹ 《文選·李善注》：「傅玄口銘曰：勿謂不然，變出無門。蟻孔潰河，溜穴傾山。絲淚之微者，金骨之堅，喻親之鑄者言坼邪之人，但下如絲之淚，而金骨謂之傷毀也。」是為此六句之來源。

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風餐委松宿，雲臥恣天行。
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暫遊越萬里，少別數千齡。
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何時與汝曹，啄腐共吞腥。

此詩描寫現實政治舞台上無所適從的文士，因衷心嚮往永遠脫離塵世的污濁，而有升天的幻想。

自「家世宅關輔」至「恍惚似朝榮」八句以漢朝定都長安、洛陽，歷經十餘個帝王的史事為例，敘說朝代的興衰更替，以及人事的炎涼，文士見時物興衰、世俗險峻，因此興起「窮途悔短計，晚志重長生」的升天幻想。此是為本詩之第一層，寫飽經宦海浮沈、世態炎涼之感受，而極度厭惡官場世俗之文士。

自「從師入遠嶽」至「解玉飲椒庭」八句正面描寫升天遨遊的幻想。或隨師入山、仙侶為友；或鑽研圖經、徜徉雲海。如此身心極至的趨於自由，是文士們衷心所嚮往的。「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²⁰衷心的嚮往升天遨遊後，更想像自己能像蕭史弄玉般，遨遊鳳臺，長辭人間，羽化登仙。此是為本詩之第二層，修仙隱居、逍遙自在之生活，是文士所最嚮往。

「何時與汝曹，啄腐共吞腥」結尾兩句是為詩人升天遨遊、驀然回首的感慨，既輕蔑世間卑污苟賤之輩的啄腐吞腥，卻更企盼自身能超脫塵世。

五、「仕宦無奈」之文士：

²⁰ 《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繆公時人也，善吹簫，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遂教弄云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聲，鳳皇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皇飛去。故秦氏作鳳女詞，有簫聲。」此乃「鳳臺」「簫管」之典故由來。

劉宋時代，社會動盪不安，因此現實生活中之人生是多災多難的，尤其作為依附貴族統治集團的寒士，為了被更高的統治者御用，因此只能藏智斂光，以避禍遠害，此正說明封建社會仕宦無奈之文士其處境之艱難，同時也表現了他們思想尚未曾脫俗的消極面。

現實生活中，無數仕宦無奈之文士，為了以微薄之俸祿養家活口，因此勉強浮沈於宦海。而其羈留官場之日子越長，目睹現實黑暗、屢遭挫折和壓抑越多，其鬱積於心中之憂鬱也就日漸深長。如 代陽春登荆山行：

旦登荆山頭，崎嶇道難游。早行犯霜露，苔滑不可留。
極眺入雲表，窮目盡帝州。方都列萬室，層城帶高樓。
奕奕朱軒馳，紛紛縞衣流。日氛映山浦，暄霧逐風收。
花木亂平原，桑柘盈平疇。攀條弄紫莖，藉露折芳柔。
遇物雖成趣，念者不解憂。且共傾春酒，長歌登山丘。

此詩描寫文士於仕宦之途，登高覽勝時，對京都的懷念。本詩首先交代山遊的時間與去處，而後層層鋪寫所見的情景。黎明之時，詩人即踏著霜露登上荆山頂。雖然道路崎嶇難行，但登高後則所有美景盡收眼底。這一路攀登荆山的「崎嶇道難遊」、「苔滑不可留」，暗指文士於仕宦之途所遭遇的層層阻礙。

「極眺入雲表，窮目盡帝州」。以下十二句則鋪寫登上荆山頂後，

所見之美景。欣賞如此大好春光的美景，原該開懷暢飲、引吭高歌的，只是隨君王遠遊異地的文士，心有所思而抑鬱不暢，所以即使面對美景，仍然「遇物雖成趣，念者不解憂。」雖然大家都沈浸在歡樂的氣氛中，鬱積於文士心中的那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無奈，卻是既深且遠。在極端無奈的心緒之下，詩人只好「且共傾春酒，長歌登山丘」，藉飲酒高歌以排遣憂悶，也因而更見出文士於仕宦之途中的強顏歡笑之境遇。

六、「撫今追昔」之文士：

劉宋時期，是個民族矛盾、社會矛盾和統治集團內部矛盾交織錯綜的複雜時代。於此衝突激烈之時代，當文士於回首往事之際，思及大好河山面目全非時，如此的感覺是極度令人心碎的。如 代堂上歌行：

四坐且莫誼，聽我堂上歌。昔仕京洛時，高門臨長河。
出入重宮裏，結友曹與何。車馬相馳逐，賓朋好容華。
陽春孟春月，朝光散流霞。輕步逐芳風，言笑弄丹葩。
暉暉朱顏酡，紛紛織女梭。滿堂皆美人，目成對湘娥。
雖謝侍君閑，明粧帶綺羅。箏笛更彈吹，高唱好相和。
萬曲不關心，一曲動情多。欲知情厚薄，更聽此聲過。

此詩描寫昔日出仕於洛陽京都之文士，回首往事之情景。開頭「四坐且莫喧，聽我堂上歌」二句，是為民間說唱常用語。歷代詩作中，以此說唱方式為開頭者，為數也不少，例如：古詩 有一首是以「四座且莫喧，願聽歌一言」開頭；陸機仿民歌之作的 吳趨行 也有「四座並清聽，聽我歌吳趨」的句子；鮑照本人也有一首 代東武吟 ，開頭兩句是為「主人且勿喧，賤子歌一言」。此開頭使用民間說唱常用語的目的，無非是訴說者為喚起聽眾之注意。

全詩自「昔仕京洛時」一句，揭開詩人撫今追昔之序幕。昔日的洛陽京城是無比繁榮的，且看巍峨壯觀、金璧輝煌的宮殿；再看車水馬龍、川流不息的人潮。自「高門臨長河」至「賓朋好容華」五句，敘盡洛陽城的榮盛與詩人昔日出仕洛陽城時「出入重宮裡，結友曹與何」的風光。

如此熱鬧的京城、如此風光的歲月，當然更需如織的美女與歌臺舞榭的陪伴。自「暉暉朱顏酡」至「高唱好相和」八句寫盡了美女穿梭、歌聲舞影、座無虛席的盛況。

然而令人慨嘆的是，昔日的繁榮興盛，而今已如過眼雲煙。撫今追昔，往事不堪回首的沈痛就深深埋藏在「萬曲不關心，一曲動情多。欲知情厚薄，更聽此聲過」四句中。

七、「及時行樂」之文士：

劉宋時期由於封建社會的制度，因此許多文士在門閥世族的高壓下，懷才不遇的現象比比皆是。又因社會環境的險惡，因此更多正直的文士於前途渺茫、命運難期的苦悶下，不禁興起了及時行樂的消極念頭。如 代少年時至衰老行 ：

憶昔少年時，馳逐好名晨。結友多貴門，出入富兒鄰。
綺羅豔華風，車馬自揚塵。歌唱青齊女，彈箏燕趙人。
好酒多芳氣，餽味厭時新。今日每相念，此事邈無因。
寄語後生子，作樂當及春。

此詩描寫詩人回憶少年得意時的歡樂時光。全詩以「憶昔少年時」一句，翻開詩人昔日的記憶，自「馳逐好名晨」至「餽味厭時新」九句，敘寫少年時享盡榮華富貴的情景。自結交豪門新貴而至講究的綺羅束裝，自醇酒佳餚而至美女歌舞相伴，真可謂享盡人間的榮華富貴。然而令人陶醉的歡樂，卻是「今日每相念，此事邈無因」，如今一切都如過眼雲煙般，只空留下美好的回憶。

因此詩人頗為感慨地認為「作樂當及春」，人生在世，姑且把握青春年少的時光，及時行樂，痛快地享受一番吧！

第三節 征夫

鮑照約生於兩元四一四年 晉安帝義熙十年，其誕生之時，偏安江左的東晉王朝已逐漸瀕臨奄奄一息的垂危階段。由於社會上民族矛盾和統治集團內部矛盾相互交織、錯綜複雜，因此引發十分尖銳、激烈的衝突。此時於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出現少見的大分裂、形成少有的大混戰時代。因南北分裂，因此山河破碎，危機四伏、戰禍頻仍，故而民不聊生，更有廣大的百姓長期陷於水深火熱之中。

西元四一六年，劉裕北伐，克長安、滅後秦。但劉裕南歸後，即被夏王赫連勃勃奪去長安。西元四二三年，北魏趁劉裕新故，攻奪宋

地，當時宋文帝即位，因正當年青有為，故有完成統一大業之雄心壯志。而當時之魏太武帝也正值風華壯盛之年，因此統一黃河流域後，也有吞併江南的雄才大略。

公元四三 年，宋師伐魏，收復河南，沿河往西，直到潼關。公元四五 年春，北魏發兵六十餘萬攻宋，一路燒殺搶奪，戰況激烈。次年正月，雙方再度交兵。《南史 宋紀》之記載為：

魏太武帝自瓜步退歸，俘廣陵居人萬餘家以北。徐、豫、青、冀、二兗六州殺略不可勝算，所遇州郡，赤地無餘。」（《南史》頁 52，台北鼎文書局，民國 65 年）

由此可見時代之動盪。當時鮑照因職務之故，正隨始興王往江北，雖然侍郎之職報滿辭任，但並未即刻南返，至次年才自南兗州返回建業，並作 瓜步山楬文 。

和許多的愛國志士一樣，鮑照對結束南北對峙、實現統一大業是極為關注的。然而面對國勢日益阡危的嚴酷現實，既非朝廷重臣、又非邊塞武將之鮑照，只能將滿腹激烈的沈痛與悲慨寄託於一首首為士卒請命的詩作中。

鮑照因一生遊蹤遍及江南，且到過南北交戰的邊界地區，又經歷了拓跋燾的大舉南侵，因此對戍守邊塞戰士的艱苦生活頗為熟悉。故其以「征夫」為代言對象之詩作，洋溢著慷慨激昂、豪邁雄壯之氣勢，也蘊藏著征戰沙場之士卒其無可奈何之蒼涼與悲慨。

一、「窮老還鄉」之征夫：

劉宋時期南北對峙，宋文帝多次北伐失利，詩人鮑照屢任參軍，異常關注軍事及國防。由於當時朝廷對盡節征伐、勞苦功高之將士，極其薄情寡恩，不少戎馬一生的沙場老兵，往往被視如棄席，鮑照對此悲慘之境遇深表同情。如 代東武吟：

主人且勿誼，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
始隨張校尉，召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追虜出塞垣。
密塗互萬里，寧歲猶七奔。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
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
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雞豚。
昔如韝上鷹，今似檻中猿。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
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媿田子魂。

本詩以第一人稱的筆法，通過一個「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的老戰士之自述，敘說戍守邊塞的不幸生活遭遇。昔日驍勇善戰如「韝上鷹的戰士」，今日卻老而無能似「檻中猿」，詩中充滿怨恨和控訴之情，是為邊塞戰士老而被棄發出不平之鳴。

鮑照雖是個舞文弄墨的寒士，卻也是個熱愛祖國的詩人，因此對那些奉獻畢生青春於沙場上的老兵，懷有一份特殊的關懷之情。當他看到朝廷對於功在國家的戰士，未給予妥善的安置與優渥的照顧，卻反而讓昔日英姿勃勃的「韝上鷹」返鄉後落得個「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雞豚。」成為被關在柵欄裡無能為力的「檻中猿」時，不禁為如此淒涼的結局發出深深的不平與感歎。

向來極為盼望結束南北對峙，完成一統大業的鮑照，並認為立功沙場的戰士獲得如此失當的處置，必然「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如此的沈鬱與悲涼，透過一個出身貧寒、征戰沙場的老軍人娓娓道來，頗耐人尋味。

本詩寫的是一個年老軍人的經歷，首先敘述的是自己早年於塞外征戰的情形。「始隨張校尉²¹，占募到河源²²。後逐李輕車²³，追虜窮塞垣²⁴。密塗互萬里，寧歲猶七奔²⁵。」此六句寫盡征夫的身經百戰，自「始隨」到「後逐」，自「到河源」至「窮塞里」，由此敘述中，可見征戰的頻繁，更可見征夫於無數次追亡逐北之戰役中的辛勞。因此下面寫道：「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兩句更道盡了征夫於沙場上奉獻整個青春年華後，肉體上的勞苦與精神上的辛酸。體力在征戰中消耗殆盡、心思在寒暑更替的歲月中折騰流失，然而追隨名將征戰多年所立下的戰功，竟因「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的時事變異而全部化為烏有。

「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用一個「還」字更見出征夫窮老後的一事無成與不堪回首。如此的不堪回首，更見於「昔如韝上鷹，今如檻中猿。」二句。如此形象的比喻，更恰切地表現出這年老的征夫，昔日征戰沙場的英勇善戰，與今日窮老還鄉的失勢潦倒。

本詩通篇皆征戰沙場的老軍人之自述，詩中所寫的「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之功成無賞的征夫，其實於歷史上也是有典型的，例如：漢代的李廣，雖身經百戰、出生入死，然至死卻未見封侯；除此而外，晉宋之際，也不乏其人。可見劉宋朝廷對盡節征伐、勞苦功高的將士之薄情寡恩，更可見處於「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辛棄疾 永遇樂 永口北固亭懷古)的動亂時代，戎馬一生

²¹ 張校尉指張騫。

²² 河源，指黃河的源頭。

²³ 李輕車，指李廣的從弟李蔡，曾為輕車將軍。

²⁴ 塞垣，泛指邊域。

²⁵ 此兩句是說近路也有萬里，安寧的年月也要多次奔命。「萬里」本是遙遠的代用語，此於，反而被視為近途，那真正的遠道竟有多遠，簡直難以想像了。

的沙場征夫被視同「棄席」與「疲馬」²⁶ 的悲慘境遇。

二「誓死衛國」之征夫：

南朝劉宋王朝時期，民族矛盾之衝突，激烈而尖銳。北方鮮卑族建立的北魏政權，對於南方疆土始終虎視眈眈。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西元四五 年）冬十二月，北魏太武帝拓跋燾親自率兵大舉攻宋，直到長江北岸的瓜步（今江蘇六合東南）。而後遭到宋軍猛烈抵抗，才于元嘉二十八年（西元四五一年）正月，被迫撤軍。此時劉宋王朝的將帥是任南徐、兗二州刺史の征北將軍始興王劉濬。

元嘉二十七年，鮑照時年三十七歲，早已在始興王幕下任國侍郎，隨任在京口。次年北魏兵退後，他還隨始興王劉濬至江北。因此可知，鮑照雖未直接參與此次之軍事行動，然因職務之關係身處邊境，目睹保家衛國的戰士勇敢地衝鋒陷陣，因此十分了解這場抵禦北魏南侵的激烈戰事。對於邊防將士在前線浴血苦戰、萬死不辭的高度自我犧牲精神之刻畫，更是歷歷如繪。如 代出自薊北門行：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師屯廣武，分兵救朔方。

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

雁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

²⁶ 棄席，引自晉文公不棄籩豆席蓐的典故：晉文公流亡復國，要拋棄多年使用的器具（包括床席），並且怠慢患難與共的隨從，後經大臣子犯勸諫，改正了錯誤。見《韓非子·外儲說》疲鳥，引用魏人田子方不棄老鳥的典故：田子方見一匹出過力的老鳥，被人丟棄在道路上，認為這樣做不應該，就拿錢買下收養起來（見《韓詩外傳》）。後以「棄席」與「疲馬」引申為曾經為國立下汗馬功勞，如今卻被棄如敝屣者。

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
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

代出自薊北門 一詩，雖是擬作，借言的是前代朔方郡²⁷之戰事，然而由詩中敘述抵禦外敵侵略，誓死報國的內容及所寫之節令與所記之史實來推斷，其中固已賦予許多想像及虛構，然亦十分明顯地影射這場劉宋王朝抵禦北魏南侵的激戰。

這是一首邊塞詩，首先描寫軍情的緊急和敵軍的強大，繼而歌頌從軍將士不畏嚴寒，誓死衛國的決心。詩中表現了作者對於立功報國的熱烈嚮往，對北方深秋的特徵及征夫急行軍的狀態描寫得十分出色。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描繪出邊境軍情的緊急，至「徵師屯廣武，分兵救朔方」二句，於動態中層次井然地將戰事初啟的原委、地點與行動交代得十分清楚。雖然朝廷一向重視邊警，然而由於大肆入侵之敵「精且彊」，因此「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由此可見雙方之劍拔弩張、邊境軍情之緊急，更顯示戰爭風暴之不可避免。

儘管敵方氣焰囂張，剽悍勇武，然而在狂風怒吼、飛沙走石的惡劣環境下，征戰沙場的士兵們仍然軍紀嚴明、整齊有序地奔赴前線。

「雁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二句中一個「緣」字與「度」字，刻劃了征戰路途的艱難險阻。「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狂風與飛沙的荒寒景象、惡劣環境，更襯托了征夫鏖戰沙場之艱難與困苦。「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由於嚴寒，戰馬像刺蝟一樣蜷縮著身子，手中的弓竟也凍得無法拉開。如此細節描寫得既誇張又真實，雖然未

²⁷ 郡名，今內蒙古自治區境內黃河以南之地

直言戰事，僅述及自然環境的惡劣，然卻已深深地烘托出邊疆戰士征戰沙場的艱難困苦。

若非憑著滿腔愛國的熱血，又有誰寧願歷經重重的險惡征戰沙場呢？征夫效命沙場、保疆為國之赤忱由此可見。又如 代陳思王白馬篇：

白馬駢角弓，鳴鞭乘北風。要途問邊急，雜虜入雲中。
閉壁自往夏，清野徑還冬。僑裝多闕絕，旅服少裁縫。
埋身守漢境，沈命對胡封。薄暮塞雲起，飛沙被遠松。
含悲望兩都，楚歌登四墉。丈夫設計誤，懷恨逐邊戎。
棄別中國愛，邀冀胡馬功。去來今何道，卑賤生所鍾。
但令塞上兒，知我獨為雄。

鮑照生活的劉宋時期，正是南北分裂、民族矛盾異常尖銳而又複雜的階段，為了挽救民族危亡，當時有許多愛國之士，都有誓死保衛祖國、為國奉獻的犧牲精神。因此鮑照筆下征戰沙場的愛國之士，為了保邊衛國，早將個人生死置之度外。

此詩為鮑照擬陳思王曹植之 白馬篇 而作，真實而生動地塑造了一位邊塞健兒的英雄形象。其中更寄寓了詩人立功、立事、盡力為國的雄心壯志。

「白馬駢角弓，鳴鞭乘北風」首二句即直接勾勒出英勇壯士之形象。只見英姿不凡的健兒，手持角弓，鳴鞭策馬，乘風披靡疾馳于北疆邊陲，如此驍勇英武之壯士，因具有外御虜敵、誓死捍衛國土的堅強意志，故當邊境告急、虜軍已進犯北部邊疆時，雖衣著匱乏，軍需不足，仍能埋身沈命，堅守封境。

「閉壁」、「清野」、「多闕絕」、「少裁縫」，由此物質環境之缺乏，側面烘托出征戰之辛苦；「埋身」、「沈命」以此絕絕之獻身，表達了征夫誓言衛國之堅強意志。既已誓言衛國，故每當征戰始發，雖薄暮風起、濃雲密布、飛沙滿天、煙塵遍地，效命沙場之征夫，仍奮不顧身地衝鋒陷陣。

「含悲望兩都，楚歌登四壙」二句寫出壯士不惜犧牲生命、立志報國的英勇壯舉。「棄別中國愛，邀冀胡馬功」更具體地刻劃出征夫效命沙場、熱愛祖國、捍衛疆土的豪情壯志。

在劉宋統治集團中，鮑照既非重臣，又非武將，然因其對於勇敢保疆衛國之英雄，始終懷著崇高的敬意，故能為驍勇善戰，效命沙場的征夫，寫下沈痛、蒼涼、激烈的悲慨！

三、「浴血苦戰」之征夫：

中華民族幅員廣大、腹地遼闊，因此邊境一帶多屬於開發較晚的荒涼地區。故戍守邊境之戰士，面對遍地之蕭瑟、滿目之淒涼，其征戰生涯之艱苦，非親臨其境者難以體會。

劉宋時期不但北方為多事之秋，南方邊境也時常發生紛擾。南方之地，因氣候、環境之影響，每於盛夏常常酷熱難當、溽氣難耐。又因毒蛇遍地、鬼蜮橫行、瘴癘瀰漫，如此惡劣的自然環境再加上殘酷激烈的戰火，當時位於前線參與征討之士卒真可謂苦不堪言。如 代苦熱行：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身熱頭且痛，鳥墮魂來歸。

湯泉發雲潭，焦煙起石圻。日月有恆昏，雨露未嘗晞。

丹蛇踰百尺，玄蜂盈十圍。含沙射流影，吹蠱病行暈。
瘴氣晝熏體，茵露夜霑衣。饑猿莫下食，晨禽不敢飛。
毒涇尚多死，度瀘寧具腓。生軀蹈死地，昌志登禍機。
戈船榮既薄。伏波賞亦微。爵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

南方疆土的酷暑，早於魏 曹植之時便已觸及，其有 苦熱行
一詩：

行遊到田南，經歷交趾鄉，苦熱但曝露，越夷永中藏。（
宋·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頁 937，台北里仁書局，
民國 88 年）

可知南方瘴癘之地的高溫難耐並非始於劉宋時期，而鮑照 代苦
熱行 一詩，進一步更詳盡地描繪南國的苦熱情景。

此詩首先用極大的篇幅來寫南方苦熱艱難的種種情形，自「赤阪
橫西阻」至「晨禽不敢飛」十六句，將構成南方地理氣候特徵的「熱」、
「濕」、「險」鋪寫殆盡。以「赤阪」、「火山」、「湯泉」、「焦煙」四種
物象鋪陳南方瘴癘之地的「熱」，而其高溫酷熱，使得人至此則「身
熱」、鳥飛抵則「鳥墮」，由此可見南方之極熱。

「日月有恆溫，雨露未嘗晞」；「瘴氣晝薰體，茵露夜沾衣」更見
出瘴癘之地不只「熱」、而且「溼」；濕熱之地本已讓人難耐，卻偏偏
還出現令人心驚膽跳之怪物。「丹蛇踰百尺，玄蜂盈十圍」、「含沙射
流影，吹蠱病行暈」、「饑猿莫下食、晨禽不敢飛」寫盡南方之「險」。
如此的描述，句句驚險，讀來令人毛骨悚然。雖未見談及邊塞戰事之
殘酷與激烈，更未有隻字片語提及士卒征戰之艱苦，然由南國惡劣環
境「熱」、「溼」、「險」之層層鋪寫，已側面勾勒出征夫苦戰之艱難。

如此險惡之地理與環境，將士浴血於此，必歷經多番煎熬。因此塵戰沙場之戰士，屢屢跋山涉水，幾乎體無完膚。「毒涇尚多死，度瀘寧具腓。」如此艱險之軍旅，征戰沙場之士卒，卻未曾退縮，始終奮勇向前、赴湯蹈火。「生軀蹈死地，昌志登禍機。」南方軍旅中征夫所歷盡之艱苦，經層層之鋪敘，至此已達到最高點。

奮勇向前之征夫，為了赴湯蹈火，除了經歷艱險難忍之環境折磨外，於酷熱難當的軍事險地，無不捨身衛國、捍衛疆土。然而，他們的犧牲奉獻卻是白費的。因為不知民生疾苦、不懂體恤百姓的君主，對浴血苦戰的將士，並無重大之獎賞。

方回於《顏鮑謝詩評》中曾批評說：

熱者地之至惡，死者事之至難，蹈至惡之地，責以至難之事，而上之人不察，則天下士有去之而已。

對於如此薄情寡恩的君王，「蹈至惡之地，責以至難之事」，而在上位者竟然不察。沙場戰士之勞苦功高，對照於朝廷君主之薄情寡義，不禁讓人心寒。

第四節 王侯

南朝自劉裕篡晉開始，劉裕本是東晉的大將，自逼晉恭帝禪位，自己當上皇帝後，改國號為宋，是為宋武帝。仍然定都於建康，歷史

上稱為劉宋或南朝宋。鮑照出生不到十年，劉宋取代東晉；他死後十二年，中領將軍蕭道成逼順帝禪位，改國號為齊。因此，鮑照的一生可說與劉宋王朝的興衰相始終。

劉裕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在稱帝前後進行了一番政治和經濟的改革，例如：抑制豪強、禁止濫徵捐稅、禁止徵召老幼服役，招徠流亡以事生產等等。至其子文帝元嘉年間，又幾次下令督課農桑，獎勵開墾荒地，調整租稅，使農業生產得到發展，因此有「元嘉之治」的美名。

劉宋前期，經武帝、文帝多年的整飭，社會逐漸趨於安定，經濟也逐漸復甦，地方州郡開始出現局部承平的景象。然而這只是短暫的表面繁榮，所謂「元嘉之治」，只是相對於東晉末年的腐敗朝政而言，並非如後代的唐朝盛世可比擬。雖然此時一切處於昇平狀態，然而，在上位者並未利用如此優厚的條件從事富國強兵之建設及休養生息之改善。反而是在豪門貴族的操縱下，處處可見王侯將相群聚京師、豪華奢侈、荒淫嬉戲、揮霍無度，因此直到孝武帝、明帝之世，已呈現國庫衰竭、朝政日益腐敗沒落的景象。

劉宋王朝進入全盛時期，上層統治集團非但未致力於勵精圖治，改良朝政，還經常沈溺於聲色、宴遊及吃喝玩樂、醉生夢死的生活中，宋文帝在寫給江夏王劉義恭的信裡，就曾為此提出告誡說：

汝一月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諳究，計當不需改作，日求新益。」又說：「聲樂嬉遊，不宜令過。」（宋 溫國公司馬光撰，宋遺民胡三省注，章鈺校記《資治通鑑第一二二卷》頁 506，樂文出版社，民國 68 年）

由此可見皇室內部其生活之揮霍與浪費。非但如此，上層統治集團對於醉生夢死之奢華生活尤有更甚者。

一、「醉生夢死、生活奢華」之王侯：

劉宋時期，當時的社會，道教神仙的風氣頗為盛行，王侯將相，為了貪圖人間富貴的享受，除了於現實生活中沈醉於長生不死的美夢外，更癡心妄想能如淮南王²⁸般羽化登仙，對此鮑照之詩也有所描述，如 代淮南王二首之一：

淮南王，好長生，服食鍊氣讀仙經。琉璃藥碗牙作盤，
金鼎玉匕合神丹。合神丹，戲紫房，紫房綵女弄明璫，
鸞歌鳳舞斷君腸。

此詩即揭示宮廷禁區內王侯的奢華生活。為了沈醉於長生不死的美夢中，終日「服食鍊氣讀仙經」，而一般百姓，也許三餐不繼、難以溫飽，但王侯將相卻於豪華的宮廷內，為了「好長生」，更為了如淮南王般羽化登仙而致力於「合神丹」。其「合神丹」所使用的器具竟是「琉璃碗」、「象牙盤」、「金鼎」和「玉匕」，如此昂貴、精緻之器具，卻只為了服用「神丹」後，能夠「長生」，而其追求長生的目

²⁸ 淮南王篤好神仙修練之學，他禮賢下士，府中養有數千位各種絕學的神仙人物，與他討論養生之、神仙黃白之學以及變化之法。此事以班固《漢武故事》之記載較為詳細：「淮南王安好神仙，招方術之士，能為雲雨。《百姓傳》云：『淮南王得天子，壽無極。』帝心惡之，使覘王、云能致仙人與共遊處，變化無常，又能隱形飛行，服氣不食。帝聞而喜，欲受其道，王不肯傳。帝怒，將誅焉。王知之，出令與群臣，因不知所之。」

的何在呢？是為了護衛家國或造福百姓嗎？仔細看看，卻都不是。

「合神丹，戲紫房」，一個「戲」字揭露了其追求長生的目的，原來「服食煉氣讀仙經」只為了求得長生與「紫房綵女」一同享受「鸞歌鳳舞」的歡愉生活。「紫房綵女弄明璫，鸞歌鳳舞斷君腸」此正是王侯將相於後宮生活中享受榮華富貴、癡心妄想羽化登仙的真實寫照。豈知人生中的生老病死，是無法以人們的主觀願望來掌控的。無論是尊為天子，貴為王侯或賤如卑隸之民，皆無法倖免。就如《列子楊朱》中所說的：「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這也正是儒家所說的「自古皆有死」的傳統思想。

由此看來，王侯將相真是既享盡人間的榮華富貴，又沈醉於長生不死的迷夢中。

第五節 怨婦

「重男輕女」是中國古老傳統社會的陋習，源於「男尊女卑」的不平等觀念，深植於中國的封建社會。因此我國傳統、守舊的社會，長期以來，一直以男性為中心，處於不平等地地位的婦女，不管於政治、經濟、教育或婚姻上往往受盡束縛、禁錮和折磨，境遇極為悲慘。為此，唐朝詩人白居易曾經在《太行路》一詩中以「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二句，深深地表達了他對封建社會中柔弱女子不幸際遇的感歎。由此更可見幾千年來，中國婦女備受不公平待遇之景況。

劉宋一代，因社會紛擾不安，戰爭連年不斷，製造不少的動盪，

帶給每個家庭極大的苦痛。許多男子或因征戍，或因游宦，必須長年遠走天涯，此時獨守空閨的婦女，除了必須獨自承擔沈重的家務外，因時空疏離阻隔所產生的朝朝暮暮、歲歲年年之懷想與不捨，也讓人難忍並備受煎熬。此為幽居深閨、日夜思君、盼君來歸的「思情」。

除此有形的時空阻隔外，若所愛慕者移情別戀，則取而代之者是思而不得的「怨情」。更有甚者，還有雖已被拋棄卻仍深情不移、一意期盼郎君回心轉意之「癡情」。

以上所舉者，乃因男子長年遠走天涯，幽居深閨之良家婦女無法相偕隨行而起的思念之情，除這些守舊社會中失意、獨處的良家婦女外，也有許多嬪妃宮女，在年輕貌美之時，便獲選入宮，因宮中嬪妃眾多，幸運者，或可偶而獲得君王臨幸；不幸者，也許終其一生都未能見君王一面，雖有感於紅顏漸老、秋扇見捐之際，仍舊思君、盼君之癡情無悔，比較之溫柔敦厚的良家婦女對夫君之深情，有過之而無不及。

鮑照出身寒微，因此特別關懷、同情命運悲慘的弱者，尤其對處於封建社會中的不幸婦女，與戰亂時代中的痛苦悲情有相當深刻的體認，因此多首詩作中，他滿懷熱情地反映時代悲劇中婦女的喜怒哀樂。

一、「色衰愛弛」之怨婦：

劉宋時代是帝王和統治階級非常荒淫腐敗的時期，因此皇帝窮奢極欲地享受多達數千的后妃、美人、歌妓、舞女，而這些女子也盡心竭力地爭取君王的寵幸。而當后妃美人失寵後的冷落、失意，與得寵時的盛愛、得意形成鮮明強烈之對比。如 代陳思

王京洛篇：

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窗。繡桷金蓮華，桂柱玉盤龍。
珠簾無隔露，羅幌不勝風。寶帳三千所，為爾一朝容。
揚芬紫煙上，垂綵綠雲中。春吹回白日，霜歌落塞鴻。
但懼秋塵起，盛愛逐衰蓬。坐視青苔滿，臥對錦筵空。
琴瑟縱橫散，舞衣不復縫。古來皆歇薄，君意豈獨濃。
惟見雙黃鵠，千里一相從。

此詩描寫一位才貌雙全的絕代佳人，因具有「揚芬紫煙上，垂綵綠雲中」的動人容顏，又擁有「春吹回白日，霜歌落塞鴻」的驚人才藝，因此備受君王寵愛時，能享受「寶帳三千所，為爾一朝容」²⁹的富貴尊榮。然而春去秋來，隨著星移斗轉，歲月流逝，集三千寵愛於一身的美人，不禁擔憂著：「但懼秋塵起，盛愛逐衰蓬」。一旦年老色衰後，便將失去君王的愛憐。「坐視青苔滿，臥對錦筵空。琴瑟縱橫散，舞衣不復縫。」由門庭冷落、錦筵空空、琴瑟不鼓、舞衣不縫而至坐臥不安，更見美人於紅顏漸老、秋扇見捐之後難以為懷及百無聊賴的心境與憂慮。

自古以來君王雖然皆多薄倖無情義，但多情的佳人對曾經寵愛自己的君王，卻仍不免懷著絲毫的期待，一句「君意豈獨濃」道盡佳人氣色衰見棄的無盡「怨情」。

我國詩歌之創作，自《詩經》、《離騷》以來即常運用比興之手法寫作。此詩鮑照即運用比興之寫法，以男女之情比喻君臣之意，既細膩地描繪了嬪妃的怨情，也鞭撻了歷代君王的薄情寡義。又如 代淮

²⁹ 《西京雜記》中有「帝為寶帳，設于後宮」一語之記載，可見「寶帳三十所」是指後宮之三千佳麗，這三千宮人地位高，人數多，而今卻只負責為這位絕代佳人梳妝打扮，可見美人之備受寵愛

南王二首之二：

朱城九門門九開，願逐明月入君懷。入君懷，結君佩，
怨君恨君恃君愛。築城思堅劍思利，同盛同衰莫相棄。

此詩描寫後宮嬪妃的怨恨。奢華淫逸之宮廷生活向來不乏聲色犬馬之享樂。南朝社會曾經繁榮一時的經濟，並未給國家帶來強盛的國力，卻反而助長了奢靡的風氣，放任歷代貴族縱情於人生樂趣的享受。尤以生活於宮廷之中的君王，日日於「後宮佳麗三千人」的環侍下，處處籠罩著豔美奢靡的生活色彩。華麗的服飾、婀娜的體態、端妍的容貌、珠光寶氣的物質，如此豪奢之享受，當令君王「從此不早朝」。因此哪會再思及江山社稷，當然就更無法顧及生靈塗炭的百姓了。

除迷戀「後宮佳麗三千人」之享樂外，尚有更甚於此者，即為了求得長生的淮南王，整日於「紫房」裡服食煉氣，營求長生之道。盼求得長生後，與「綵女」同享「鸞歌鳳舞」的歡愉生活，³⁰連後宮嬪妃也棄之如糞土。

因此後宮嬪妃雖久未獲君王臨幸，卻仍願「朱城九門門九開」，盼君王能由「紫房」中走出來，讓自己再投入君王的懷抱，重新得到君王的寵愛。「入君懷，結君佩，怨君恨君恃君愛」五個「君」字的連用，將後宮嬪妃對君王之情，因思念至極而轉為無限怨恨的情懷，描寫得淋漓盡致。然而雖然心中有滿懷的怨恨，卻仍對君王之寵愛抱著一線希望。「築城思堅劍思利，同盛同衰莫相棄」怨恨之餘，卻仍

³⁰ 綵女：指身份較低的宮女。
紫房：指道士煉丹房。

願與君王同盛同衰，不相背棄，如此婉轉含蓄之怨情，頗耐人尋味。

二、「離亂相失」之怨婦：

劉宋時期，因政治動盪、社會紛亂，及王朝統治階級爭鬥的激烈殘酷，因此險惡的環境，常讓男子冒著犧牲生命的風險出征攻伐，女子則必需獨守空閨忍受那悲慘的情感折磨。如 代鳴鴈行：

邕邕鳴鴈鳴始旦，齊行命侶入雲漢。中夜相失群離亂，
留連徘徊不忍散。憔悴容儀君不知，辛苦風霜亦何為？

本詩以雁為比喻，表面上是一首充滿著篤厚之情的懷友之作，實則以雁「隨陽而處，飛止有序，一與之齊，終身不改」³¹之特性，比喻婦女始終如一之情懷。

「邕邕鳴雁鳴始旦，齊行命侶入雲漢」，起首二句借用雁為比喻，形容倆人感情之深厚如同群雁之朝朝暮暮，然而如此深厚之情感卻因「中夜相失」而不幸離亂。由「流連徘徊不忍散」，可見感情之深厚。然而令人感嘆的是，如此深厚之情感、女子忠君如斯，至容顏憔悴，可嘆君卻全然不知女子之用心若此。既然「憔悴容儀君不知」，則我又何必於風霜中若此辛苦呢？一句「辛苦風霜亦何為」，見出其情之深與怨。又如 代別鶴操：

雙鶴俱起時，徘徊滄海間。長弄若天漢，輕軀似雲懸。

³¹ 江筠讀儀禮私記：「雁不再偶，是以取之，蓋郊特牲所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也。」

幽客時結侶，提攜遊三山。青繳凌瑤臺，丹羅籠紫煙。
海上悲風急，三山多雲霧。散亂一相失，驚孤不得住。
緬然日月馳，遠矣絕音儀。有願而不遂，無怨以生離。
鹿鳴在深草，蟬鳴隱高枝。心自有所存，旁人那得知。

此詩以雙鶴為比喻，描寫恩愛夫妻乖離而思念伴侶之情懷。郭茂倩於《樂府詩集》中列此於琴曲歌辭之二，其關於 別鶴操 之記載說：

崔豹《古今注》曰：「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將為之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援琴而歌：「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衾不寢食忘餐！」。後人因以為樂章焉。」《琴譜》曰：「琴曲有四大曲，別鶴操 其一也。（宋·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頁 844，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8 年）

據此可知 別鶴操 為四大琴曲之一，主要是由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將為他改娶，引起妻子內心悲痛之典故而來，因此後人常藉用此典故指恩愛夫妻之乖離。

劉宋時期，因政治動盪、社會紛亂，帶給百姓許多痛苦的煎熬和無盡的苦難。又因長期的對外征戰，男子需冒著犧牲生命的風險出征攻伐，女子則必需獨守空閨忍受那悲慘的情感折磨。原本恩愛的伴侶，如同雙鶴般，可以共同「徘徊滄海³²間」，更可以「結侶提攜」、

³² 據《十洲記》載：「滄海島在元海中，地方三千里，去岸二十一萬里。海四面

「同遊三山³³」。即使途經瑤臺紫煙³⁴，也能幸免於青繳、丹羅之險³⁵。「雙鶴俱起時，徘徊滄海間」、「幽客時結侶，提攜遊三山」此四句極言伴侶之深情，而「雙鶴」、「結侶」及一個「俱」字，更見其雙宿雙飛之情深意濃。

豈料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共徘徊、同提攜之雙鶴，竟於「海上」、「三山」遭遇「雲霧」與「悲風」之不幸，使得原本恩愛之伴侶散亂相失。「驚孤不得住」一句，寫盡與伴侶走失的孤鶴於離亂中之無助與驚恐。

商陵牧子之妻，只聽說父母要為夫休妻改娶，即傷心得夜伴起身，倚門悲嘯，更何況曾經共徘徊、同提攜之恩愛伴侶，面對散亂相失之孤獨與悲痛，真是情何以堪。無怪乎杜甫於「夢李白」一詩中大嘆「死別已吞聲，生別長惻惻。」如此「有願而不遂」之懷想，與「無怨以生離」之深情長別，真令人痛心疾首。然而朝朝暮暮的思念、歲歲年年的懷想，就如鹿鳴深草、蟬隱高枝般，唯有其心自有存懷，旁人是無從體會、得知的。故因思念而引起之怨情，只能隨著「心自有所存，旁人那得知」二句，深深地隱藏於心懷中。如此深長之「思」、這般幽遠的「怨」，真令人黯然銷魂。

三、「以身殉情」之怨婦：

繞島，各廣五千里水皆蒼色，仙人謂之滄海也。」)

³³ 《史記·封禪書》說：「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據此，則三山指蓬萊、方丈、瀛洲而言。

³⁴ 紫煙，指山谷中的紫色煙霧。

瑤臺，指傳說中的神仙居處。

³⁵ 青繳指繫在箭上的情色生絲繩。羅則指捕捉禽類的鳥罟此指雙鶴會遇到的危險。

情愛，是人類生活中最細緻的一部分，自古以來，文學作品即真實地反映人類的愛情生活。自《詩經》以至漢樂府、六朝民歌，對於人類生活中的真情摯愛，皆有大量的篇章描述。有的表現女子思念未歸人的纏綿悱惻、有的敘述女子對愛情的堅貞不移、有的抒寫怨婦獨守空閨的悲傷、有的表達棄婦滿懷的憤懣。而鮑照筆下的女子，對情愛執著的追求更令人感嘆！如 代雉朝飛：

雉朝飛，振羽翼，專場挾雌恃彊力。媒已驚，翳又逼，
蒿間潛穀盧矢直。勿繡頸，碎錦臆，絕命君前無怨色。
握君手，執杯酒，意氣相傾死何有。

此詩描寫癡情的女子對美好愛情的熱烈追求，其對心愛的人用情之深摯與真切，甚至可以以身殉情。雉朝飛 古曲名為 雉朝飛操，又稱 雉朝雉 操。揚雄於 琴清英 中提到此曲之由來為：

雉朝飛操，衛女傅母之所作也。衛侯女嫁於齊太子，中道聞太子死，問傅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當喪。」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於冢上鼓之。忽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撫雉曰：「女果為雉耶？言未畢，俱撫而起，忽然不見。傅母悲痛，援琴作操，故曰 雉朝飛。」（宋·郭茂倩《樂府詩集》頁 835，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8 年）

也許，這只是個傳說中、古老的、浪漫的愛情故事，然而卻真真

實實地反映了封建時代中國女子對偉大而神聖的愛情之執著與堅貞。此詩以雉為比喻，朝飛振羽之雄雉，因「恃彊力」，而「專場挾雌」，豈料「媒已驚，翳又逼」³⁶ 獵者早已於蒿草之間潛張弓弩欲射之。「媒已驚，翳又逼，蒿間潛穀³⁷ 盧矢直。」象徵著外界干涉情愛之險阻。

然而雉既有「勿繡頸，碎錦臆，絕命君前無怨色」的堅強不屈之抗爭精神，向來把愛情看得至為神聖的女子，為了保衛情愛的自由與美滿，甚至可以粉身碎骨，以身殉情。「絕命君前無怨色」一句寫出深情的女子為愛付出的無怨無悔，而如此的無怨無悔至結尾「意氣相傾死何有」一句，更道盡了決意以身殉情之女子對愛情堅貞不二的執著。如此深摯、真切之癡情，感人至極。

四、「觸景生情」之怨婦：

在男女不平等的封建社會裡，男子遠遊未歸之情形普遍存在，而且原因各異，有的是參加征戰、有的是出仕謀生，更有因在外追逐榮華富貴或留戀聲色場所而忘記糟糠之妻的。凡此種種夫妻天各一方的分居生活，必然讓苦守空房的女子陷入痛苦的深淵。如此的痛苦是極端苦悶、難耐、悲慘的。如 代北風涼行：

北風涼，雨雪雱，京洛女兒多妍粧。遙豔帷中自悲傷，
沈吟不語若有忘。問君何行何當歸，苦使妾坐自傷悲。
慮年至慮顏衰，情易復。恨難追。

³⁶ 潘岳 射雉賦 注：「媒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野雉，因名曰媒。翳者，所隱以射者也。」（錢振倫注《鮑參軍集注》頁 249，台北木鐸出版社，民國 71 年）

³⁷ 說文：「穀，張弓弩也。」

郭茂倩於《樂府詩集》中列此詩於雜曲歌辭之五，並有如下之記載：

若鮑照 北風涼、李白「燭龍棲寒門」，皆傷北風雨雪，而行人不歸。（宋 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 第六十五卷》頁 936，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8 年）

由此可知，此詩不同於衛詩之「諷君政暴虐、百姓不親」。陳思王有 怨歌行 一首：

北風行蕭蕭，烈烈入吾耳。心中念故人，淚墮不能止。

此詩寫思婦獨守空閨，思念遠遊未歸之故人。鮑照 代北風涼行 一詩之詩意與此篇相同，因此 代北風涼行 一詩應是源於陳思王之怨歌行。此詩描寫丈夫遠遊未歸，獨守空閨之少婦情意綿綿、怨恨難消之悲哀。

因此在「北風涼，雨雪霏」³⁸ 之時，京洛女兒皆忙著為自己美麗的容顏盛妝，唯有閨房帷帳中之少婦，因思念遠行未歸的夫婿而獨自悲傷、沈吟不語。歲月流逝，一年將近，音訊杳然之夫婿唯有徒增閨中少婦之苦思與憂傷，因為時光催人老、紅顏不常在，被歲月長河捲去的青春是一去不復返的。

「遙豔帷中自傷悲，沈吟不語若有忘」二句寫出離群索居的閨中怨婦，寂寞、淒涼、憂傷的心緒，而其「沈吟不語」乃因觸景生情而致思緒萬千，然而此「沈吟不語」之思緒萬千，卻比哭天喊地的呼號，

³⁸ 此二句出自《詩經 邶風 北風》：「北風其涼，雨雪其霏。」

更激盪人心。「問君何期何當歸」可見少婦對夫君歸期之殷殷期盼與切切思念，

劉希夷於《代悲白頭翁》一詩中曾有「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之感慨，面對時光催人老，紅顏不常在之無情歲月，而唯獨夫婿之歸期遙不可知，真是「苦使妾坐自傷悲」。一個「苦」字道盡怨婦獨守空閨之無奈與心酸；一句「傷悲」訴盡閨中怨婦的寂寞與淒涼。

花齡玉貌般的少婦，本該享受美麗的青春年華，沈醉於幸福的情愛中，然而卻因夫婿遠遊未歸，必須天人相隔、獨守空閨，更因青春難再而容顏憔悴，雖思情綿綿卻怨恨難消，如此情韻綿綿之閨怨，令人歎惋。

五、「相思不知」之怨情：如《代春日行》：

青年男女結伴春遊是充滿情趣與歡樂的，然各有所思而不能相知時，也是另一種之怨情。

獻歲發，吾將行。春山茂，春日明。園中鳥，多嘉聲。
梅始發，桃始青。汎舟艫，齊櫂驚。奏採菱，歌鹿鳴。
風微起，波微生。絃亦發，酒亦傾。入蓮池，折桂枝。
芳袖動，芬葉披。兩相思，兩不知。

此詩描寫青年男女於風光明媚之時節，結伴春遊的歡樂情景。其歌唱春天與愛情的禮贊，及仕女婆娑多姿的浪漫春遊圖，所呈現的兩情相悅之歡愉情調，充滿青春的活力與情趣，有別於以男女情愛為主體的閨怨詩中，慣常流露之憂傷、悲嘆的沈鬱與陰霾。

全詩以「獻歲發，吾將行³⁹」為始，由新歲伊始、草木萌發、萬象更新揭開「春日行」之序幕。

在春光明媚、春暖花開的季節裡，三五成群的青年男女，或陶醉於百花爭放、百鳥爭鳴、綠意盎然的春色中；或泛舟湖面、悠遊於碧波蕩漾、煙波浩渺的春水上，無論是歲首早春之時踏青於郊外，或是微風起處、水波漣漪之時的「泛舟鱸」，在明媚燦爛的良辰美景襯托下，生意盎然地凝聚成「春日行」的歡樂主題曲。

自「歲始發」起前八句寫陸行之樂，至「泛舟鱸」一轉，接連八句描寫水遊之歡，由前者之「靜境」與後者之「動境」，構成一幅完整的春遊圖。

如果說由「陸行之樂」至「水遊之歡」的描寫是現實中一幅生動的圖畫，則自「入蓮池」至「芳葉枝」雖短短四句側重於女子水遊歡樂的描寫，則充滿更多浪漫的意象。衣著鮮豔的少女們，身影曼妙地飄動在青山綠水間，更為大自然憑添無限的生機。

如此詩情畫意、心曠神怡、春光融融的歡樂，何怨之有呢？原來是封建社會中男女社交不公開的觀念，為春遊中彼此產生了愛慕相思之情意的青年男女帶來了「兩相思，兩不知」的不便與苦惱，全詩於是在結尾之處急轉而下，由樂轉怨。就如張蔭嘉所說的：

此言男女嬉遊，各有所思，而每苦不相知也。（錢振倫注
《鮑參軍集注》頁 253，台北木鐸出版社，民國 71 年）

原來生意盎然的歡樂春遊中，為兩情相悅的男女帶來的是「各有

³⁹ 「歲發」即歲首，一年之始。是借用 楚辭 招魂：「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的句子。」吾將行，是借用 楚辭 涉江：「忽乎吾將行兮」中的句子，此謂我將出發春遊。

所思而不能相知」的苦。如此的苦，卻又不免讓人怨起封建社會的桎梏。然而也正因此「兩不知」的苦，更見其「兩相思」的情深。

古老的封建社會中，男女不平等及男女授受不親的觀念，固然帶來許多的不便與苦惱，但是自從《詩 鄭風 溱洧》寫鄭國男女春遊的歡樂以來，此後男女春遊的歡樂便成為詩歌中常見的主題。即以「春日行」為例，後代以此為擬作的，也多以愛情為中心，例如唐朝的張籍有同題樂府之作：

春日融融池上暖，竹牙出土蘭心短。草堂晨起酒半醒，
家僮報我園花滿。頭上皮冠未曾整，直入花間不尋徑。
樹樹殷勤盡遶行，舉枝未便春日暝。不用積金著青天，
不用服藥求神仙，但願園裡花長好，一生飲酒花前老。

（宋·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頁 942，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8 年）

此詩對春光的禮贊、愛情的歌頌，與鮑詩有異曲同工之妙。

第六節 歌 妓

晉、宋時期是民族矛盾衝突異常尖銳而又複雜的階段，因此當時政權更迭頻繁，社會動蕩不安。由於西晉時期經歷了外族的侵略，晉王室南遷，造成了中原地區的淪陷。幸而有長江地勢的天然屏障，才得以阻止胡騎繼續南侵，江南地區也因此而免去了一場浩劫，因此富

庶肥沃的江南才能得到進一步的開發。因此雖處於晉、宋動蕩不安的時代，而南方的經濟情況仍能得以不斷地發展與進步。並且在劉宋元嘉至大明時期(西元四二四年~四六四年)尚且出現了經濟高度成長、社會繁榮的局面。《宋書 沈曇慶傳》中曾經記載：

自晉室遷流，迄於太元之世，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
區域之內晏如也，……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踰六
紀，民戶繁育，將曩時一也。

可知當時之社會呈現一片繁榮的景象。然而，經濟的繁榮卻沒有為當時的南朝帶來強盛的國力。由於在北伐問題上的心有餘而力不足，因此「北上收復中原河山」的希望始終十分渺茫。即便是南朝中頗有作為的宋文帝，面對此情況，雖有滿腹中興一統的豪情壯志，卻也莫可奈何。於此情況下，南朝的歷代貴族也只好放逐自己於宮廷的聲色犬馬中，盡情享樂人生。而經濟的繁榮，正足以提供豐富的物質條件，供文士們縱情於聲色犬馬中，也更進一步助長了社會的奢靡風氣。《顏氏家訓·勉學》中曾記載：

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無不燻衣剃面、傅粉施
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綦子方褥，憑斑絲隱囊，
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

此正可顯示當時帝王貴族生活之淫逸豪奢。而正因都會之興起、商務之發達及帝王貴族生活之奢華，因此歌妓舞女便因實際之需求於社會上應運而生。裴子野於《宋略》中曾有如下之記載：

王侯將相，歌妓填室，鴻商富賈，舞女成群，競相誇大，互有爭奪。

雖短短幾句，卻已清楚地寫著王侯將相、鴻商富賈其奢華的生活中是少不了歌妓舞女相伴隨的。

所謂的歌妓舞女，通常是指以美妙歌舞娛人的女子。古代封建社會中，常有許多色藝雙全的貧家女子，因家境貧窮，為生計所迫，以賣唱為業。唐代詩人白居易傳頌千古、膾炙人口的《琵琶行》詩中所寫的琵琶女，即具有動人的容顏、卓越的表演藝術與令人憐憫的淒涼命運。鮑照對歌妓的同情即如白居易般，是建立在「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相似遭遇基礎上，因此多首詩作中，對此種賣身為妓的貧賤女子，常寄予深切的同情。

一、「為君獻藝」之歌妓：

劉宋時期，社會充滿不安與紛擾，但在紛擾不安的社會中，也曾有過商業發達、經濟繁榮的階段。一般而言，社會昇平，則人民的生活安定，各種精神生活的享受也隨之提昇。但生於帝王之家的將相王侯，與揮金如土的富商巨賈，因為擁有一般平民百姓所缺乏的豐厚資源，因此豪華與奢侈是其生活中慣有的享受方式，而揮霍的生活裡總少不了歌妓填室或舞女成群。她們或伴著歡宴冶遊、或伴著尋歡作樂，將其奢華的生活點綴得多采多姿。如 代朗月行：

朗月出東山，照我綺窗前。窗中多佳人，被服妖且妍。
靚粧坐帳裏，當戶弄清弦。鬢奪衛女迅，體絕飛燕先。

為君歌一曲，當作朗月篇。酒至顏自解，聲和心亦宣。
千金何足重，所存意氣間。

本詩描寫濃妝豔抹的歌妓，或歌唱或彈奏，獻藝為君消愁解憂。全詩以「朗月出東山，照我綺窗前」⁴⁰ 二句揭開佳人為君獻藝的序幕。在「朗月」、「綺窗」的襯托下，佳人顯得更加美豔。或靚妝刻飾⁴¹，獨坐帷裡；或當戶弄絃，習樂理曲。⁴² 由「靚妝坐帷裡，當戶弄清弦」二句更顯出美豔的佳人，不僅具有動人的容貌，更有傲人的才藝，能彈奏優美的曲調。

至「鬢奪衛女迅，體絕飛燕先」二句更舉衛子夫、趙飛燕二位古代美女為例，舖寫佳人之美豔絕倫。如此才貌雙全的佳人伴君尋歡作樂，自然能為君消愁解憂。然而時時伴君的佳人，多麼盼望君王之垂愛是心相知、意相通，而非只為了「一笑買千金」。「千金何足重，所存意氣間。」二句正是詩人以其敏銳的筆觸，寫出一般歌妓隱藏於歌聲舞影下，不為人知的心酸與期盼。

歌妓，是中國封建社會的時代產物，有許多才貌雙全的女子，伴著王侯將相、富商巨賈通宵達旦地尋歡作樂；也有許多色藝出眾的女子，是因為家境貧困、為生計所迫，因此必需以賣唱為樂，賺取收入維持生活。詩人因為擁有人道主義中悲天憫人的胸襟，因此對於歌妓們隱藏於輕歌曼舞、歌聲笑語背後的心酸，常寄予深切的同情。又如

代白紵舞歌詞四首之一：

⁴⁰ 枚乘 雜詩：「燕趙多佳人。」又：「被服羅裳衣。曹植 美女篇：「美女妖且閒。」

⁴¹ 相如 上林賦：「靚妝刻飾。」郭璞曰：「靚妝，粉白黛黑也。刻飾，畫鬢鬢也。」

⁴² 枚乘 雜詩：「當窗理清曲。」古詩十九首：「被服羅衣裳，當戶理清曲。」文選李善注：「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也。」

吳刀楚製為佩褱，織羅霧縠垂羽衣。含商咀徵歌露晞，
珠履颯沓紈袖飛。淒風夏起素雲回，車怠馬煩客忘歸。
蘭膏明燭承夜輝。

此詩描寫輕歌妙舞之歌妓，伴著王公貴族共度歡樂時光後，竟讓人流連忘返。古代之歌妓常俱有色藝雙全之條件，因此經過一番細心的妝扮後，宛如披著薄紗的仙女，「吳刀楚製為佩褱，織羅霧縠垂羽衣」二句形容經過精心巧妝的歌妓，容顏之動人。當其朱唇輕啟，唱出動人優美的歌曲、飛舞著迷人的舞姿時，竟使得「淒風夏起素雲回，車怠馬煩客忘歸。」

一番歌舞曼妙的愉悅享樂，竟讓人心生「膏燭承輝，以娛永夜」之希望。可見縱情於豪奢享樂之王公貴族，其歡遊的生活中少不了歌舞曼妙之歌妓。而此歌妓之動人在於「含商咀徵歌露晞，珠履颯沓紈袖飛。」又如 代白紵舞歌辭四首之二：

桂宮柏寢擬天居，朱爵文窗滔綺疏。象床瑤席鎮犀渠，
雕屏匝匝組帷舒。秦箏趙瑟挾笙竽，垂璫散珮盈玉除。
停觴不御欲誰須？

此詩描寫巍峨的宮殿裡，華麗的裝飾與色藝雙全的歌妓，皆為滿足皇帝一人之享樂。建築巍峨的宮殿，其裝飾與擺設可謂極盡豪華與精美。由「朱爵文窗韜碧疏，象床瑤席⁴³鎮犀渠，雕屏匝匝組帷舒。」

⁴³ 象床，象牙裝飾的床。瑤席，形容華美的席面，設于神桌前供放祭品，一說指用蒿草編成的席子。

三句，寫殿內豪華之陳設與裝飾歷歷如繪。

如此豪華之陳設與佈置，是專為皇帝一人而設置。而耽於酒色、流連聲伎的皇室是不會甘於寂寞的，因此豪華的宮殿裡當然不會缺少才色出眾的歌妓。「秦箏趙瑟⁴⁴ 挾笙竽，垂璫散珮玉盈除。」妝扮得明艷動人的歌妓，這回是彈奏著名貴的樂器來取悅皇上。

二、「感念君王」之歌妓：

縱情於豪奢享樂之王公貴族，其歡遊的生活中是少不了歌舞曼妙之歌妓的。南朝的社會雖然動盪不安，但是也曾歷經商業繁榮、經濟發達之時期。此時歌妓舞女隨運而生，不少才貌雙全的女子因豪門新貴之寵幸，得以伴隨著王公貴族尋歡作樂。而由於不少歌妓是出身於貧家女子，因得君王的寵愛而能享盡歡愉之樂。而當歡樂的時光已逝，美麗的青春也無法常駐時，真教往日承歡君前之歌妓難以為懷。如 代白紵舞歌詞四首之三：

三星參差霧霑濕，弦悲管清月將入。寒光蕭條候蟲急，
荊王流歎楚妃泣。紅顏難長時易戢，凝華結藻久延立。
非君之故豈安集？

此詩寫漏盡情哀後，歌妓雖紅顏已逝仍感念君王之心境。心宿參差、殘月入沒，極盡的淫逸與歡樂，也終有弦悲管清、曲終人散的時刻。而當「寒光蕭條」時，連「候蟲」⁴⁵也顯得急切了，更何況耽於

⁴⁴ 秦國的箏和趙國的瑟，泛指名貴的樂器。

⁴⁵ 候蟲，隨季節而生成發鳴聲的昆蟲。如夏天的蟬，秋天的蟋蟀等。《禮記 月令》按日記載當月的蟲類，包括毛蟲、羽蟲、鱗蟲、昆蟲等。後多指昆蟲。

歡樂的君王⁴⁶ 與嬪妃，面對曲終人散之悲情，當然要悲嘆而泣了。

而最難耐的乃是承歡君王前的歌妓，當歡樂的時光已逝，美滿的青春也無法常駐時，真是情何以堪？然而儘管榮華已隨著「紅顏難長」而消逝，曾經伴著君王尋歡作樂的歌妓，仍感念君王昔日的恩寵。

「紅顏難長時易戢，凝華結藻久延立。非君之故豈安集？」三句寫盡身為歌妓之無奈與心酸。當年輕貌美之時，憑著才貌雙全之條件獲得君王的寵愛，而當時光飛逝、紅顏難長時，伴著自己的唯有對君王無盡的感念。又如 代白紵舞歌詞四首之四：

池中赤鯉庖所捐，琴高乘去騰上天。命逢福世丁溢恩，
簪金藉綺升曲筵。恩厚德深委如山。潔誠洗志期暮年。
烏白馬角寧足言。

此詩描寫向來逢君愛、侍君寵的歌妓寄寓其感恩思報的誠摯心意。南朝的社會雖然動盪不安，但是也曾歷經商業繁榮、經濟發達之時期。此時歌妓舞女隨運而生，不少才貌雙全的女子因豪門新貴之寵幸，得以伴隨著王公貴族尋歡作樂。而由於不少歌妓是出身於貧家女子，因得君王的寵愛而能「簪金藉綺」享盡歡愉之樂。就如「池中赤鯉」，幸而為庖者所棄，因此得以苟延殘喘；又幸蒙琴高所乘，因此能周旋浮遊，飛騰上天。⁴⁷ 「池中赤鯉」用以比喻出身貧寒的歌妓，「琴高」則猶如寵愛歌妓之君王。赤鯉因琴高而騰天，歌妓則因君王之寵愛而得以陪侍君側，享受歡愉之樂。每每念及君王如此深厚之恩

⁴⁶ 荊王，即楚王也。詩賦中常指楚襄王，詠誦傳說中，襄王與巫山神女戀愛故事，後亦用以指戀愛故事中的男子。

⁴⁷ 琴高，古代傳說中的人物。魏都賦：「琴高沈水而不罐，時乘赤鯉而周旋。」《列仙傳》：「琴高者，趙人也。浮遊冀州二百餘年，後辭入碣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期日，皆絜齊侍於傍，設屋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留一日，復入水去。」

德，願來日能加以報答。「命運福世丁溢恩，簪金藉綺升曲筵」二句寫歌妓得君王之寵愛，而能享受歡愉之樂。「恩厚德深委如山，潔誠洗志期暮年。⁴⁸烏白馬角⁴⁹寧足言。」三句則極言歌妓享盡歡愉後的知恩圖報。

三、「伴君歡樂」之歌妓：

伴著君王輕歌曼舞之歌妓，為了盼望君王永不相望，因此常常極盡所能地取悅君王，讓君王沈醉於人間富貴之享樂中。如代白紵曲二首之一：

朱唇動，素袖舉，洛陽少年邯鄲女。古稱淶水今白紵，
催絃急管為君舞。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雁天雨霜。
夜長酒多樂未央。

此詩描寫秋天裡，夜宴中，歌妓伴著君王輕歌曼舞的歡樂情形。朱唇徐動，素腕輕舉，隨著音樂為君王翩翩起舞的是相與輕歌妙舞的洛陽少年與邯鄲才女。「朱唇」、「素袖」⁵⁰正形容為君起舞之少女其風韻之飄逸、體態之婀娜多姿。

為了取悅君王，她們或奏著古時淶水之曲，或唱著今日白紵之歌。更為了盼望君王能時時臨幸不忘其輕歌妙舞，雖在絃急管鳴聲中猶為君王翩翩起舞。「古稱淶水今白紵，催絃急管為舞。」極言於宮

⁴⁸ 《搜神記》：「泰山之東，有醴泉，其形如井，本體是石也。取欲飲者，皆洗心志，跪而提之，則泉出如飛，多少足用。若或汙漫，則泉止焉。」

⁴⁹ 《史記》索隱：「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仰天嘆，烏頭即白，馬亦生角。」

⁵⁰ 朱唇，紅色的口唇，形容少女之貌美。素腕，白皙的手腕，多用于女子。

廷中輕歌妙舞之歌妓，為了盼望君王能永不相忘，故極盡其能地取悅君王。然而王公貴族陶醉於歌聲舞影之歡樂、沈醉於永享人間之富貴的願望是無窮極的。因此當秋深荷黃、風驅霜雁之時，豪華的宮廷仍是「夜長酒多樂未央」。而令人不寒而慄的是，年少貌美的少女們，在「催絃急管」中為君王拋盡青春，而當歲月消逝、年華老去時，等待她們的卻是如「葉黃」、如「雨霜」般的辛酸晚年，而曾經盼其不相忘的君王，卻仍一貫沈浸於「夜長酒多樂未央」的歡樂中。「荷葉黃」、「天雨霜」與「樂未央」兩相對照，不禁讓人對色藝雙全卻常晚景淒涼的歌妓寄予更深切的同情。又如 代白紵曲二首之二：

春風澹蕩俠思多，天色淨淥氣妍和。含桃紅萼蘭紫芽，
朝日灼爍發園花。卷幌結帷羅玉筵。齊謳秦吹盧女絃。
千金顧笑買芳年。

此詩描寫春日裡，王公貴族沈醉於筵席歌舞之歡樂，為了博取美人的歡心，不惜浪擲千金。

春天，是個和煦的季節。向來喜愛聚宴、賞景的王公貴族，在風光明媚，繁花盛開的無邊春色裡，無不縱情於吃喝玩樂之歡娛。

自「春風澹蕩俠思多」至「卷幌結帷羅玉筵」五句，層層舖寫豐盛春筵之場景。在春光、美景、醇酒、美人的相伴下，盡情歡笑的王公貴族，為博取美人的歡心，不惜浪擲千金。「齊謳秦吹盧女絃」一句寫出歡樂的春筵中，伴隨王公貴族尋歡作樂的歌妓之多才多藝。正因其色藝雙全，故能博得「千金顧笑買芳年」。

總結以上諸詩之內容可知，鮑照以鮮明對比之手法，極力描寫歌

妓年輕宴游之樂與秋扇見捐之怨，透過樂、怨之間的對照映襯，加深了歌妓悲涼命運之怨情。

第七節 羈客

南北朝時期，由於各民族之間的矛盾衝突不斷，因此社會處於動盪不安的狀態。長期的社會紛擾，帶給百姓的是流離顛沛與輾轉遷徙。又因處於黑暗的封建社會，平民百姓的生活毫無保障，因此或為一家溫飽、或為尋求仕進、或為保家衛國，羈旅異地、飄泊異鄉的遊子比比皆是。

一、「顛沛流離、備嘗辛酸」之羈客：

黑暗的封建社會，在「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仕族」的門閥制度壓抑下，平民百姓的生活毫無保障，為了謀求一家溫飽的詩人，除了四處游宦，以尋求仕進的機會外，更得忍受頻繁的離別與顛沛流離的辛酸。如 代東門行：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
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
遙遙征駕遠，杳杳白日晚。居人掩閨臥，行子夜中飯。
野風吹草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
絲竹徒滿座，憂人不解顏。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

此詩描寫為了生活離鄉背井的遊子，顛沛流離、備嘗辛酸的情形。詩的前半先追憶臨別之時與家人難分難捨的惜別情景；後半則敘說羈旅途中的淒苦。

開頭二句以鳥作比喻，兩個「惡」字的連用，更見出遊子的厭

倦行旅。「傷禽惡弦驚」一句則引用了《戰國策·楚策》之典故，⁵¹ 用來比喻倦客厭惡離歌之聲，就猶如傷禽厭惡虛發的弦一般。

由於長期的游宦與頻繁的離別，在情感上給人帶來極大的痛苦。因此一句「離聲斷客情」，更加刺痛了遊子原本即已淒涼的心，而送行賓客及駕車御者的「賓御皆涕零」，更令遊子肝腸寸斷、不忍離去。因為「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平日短暫的分離，尚且無法互相虛寒問暖，何況是遠走他鄉的長別久離呢？也許此行一別，就無法再相見了。短短二句，寫足了離別之情，自身思念親人的憂心，盡在不言中，遊子之離情別恨既深且鉅。如此生離死別的苦痛，在羈旅之途中持續漫延著，當野風呼號、草木哀鳴之時，不禁令人心碎腸斷、應聲落淚。有時也想長歌自慰，然而遊子長期羈旅的辛酸，實非聲樂所能消解。一句「彌起長恨端」將遊子羈旅的悲痛與綿綿無盡期的怨恨帶到愁不可銷的極點。

二、「戍守邊境、眷戀家鄉」之羈客：

南北朝時期，各民族之間的矛盾衝突不斷，因此戰禍連年。一群戍守邊境的將士，因長期離鄉背井，對家鄉懷著無比眷戀的深情，他們恨不得早日結束征戰、歸返故鄉，然而連年不斷的戰爭，卻讓戍守邊境的將士有家歸不得，長期羈旅異鄉的歲月，帶給旅人的是無盡的痛苦與煎熬。如 代門有車馬客行：

⁵¹ 《戰國策·楚策》中有一則故事。其記載如下：更羸與魏王在京臺下，仰見飛鳥，更羸說，我可以為君王用無箭之弓射下空中之鳥。魏王不言。一會兒有雁從東方飛來，更羸引弓虛發而雁落，魏王仍是不知其故。更羸解釋說：這是一隻受傷的雁，因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創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創隕也！

門有車馬客，問客何鄉土。捷步往相訊，果得舊鄰里。
悽悽聲中情，慊慊增下俚。語昔有故悲，論今無新喜。
清晨相訪慰，日暮不能已。歡戚競尋緒，談調何終止。
辭端竟未究，忽唱分途始。前悲尚未弭，後感方復起。
嘶聲盈我口，談言在君耳。手跡可傳心，願爾篤行李。

此詩描寫戰亂的時代，戍守邊境的將士，於他鄉巧遇故知的羈旅情形。兵荒馬亂的歲月裡，隨處可見流浪異鄉的羈客，當他們半途相遇時，最重要的便是互相探詢是否為昔日的同鄉？「捷步往相訊，果得舊鄰里」二句，寫出羈旅在外的同鄉遊子，彼此相見時的欣喜。因為他們可以談及故鄉市朝的變遷、更可以論及鄉里的親朋故友。

「悽悽聲中情」至「談調何中止」八句，鋪寫羈旅在外的遊子半途邂逅時晤談敘舊中悲喜交加的情景。然而可憐的遊子，征戰異鄉的歲月並未結束，歸鄉的時期自然渺茫未知。更可悲的是短短的邂逅亦將結束，只有忍痛互道珍重，盼能藉著書信傳遞羈旅之思情。「前悲尚未弭，後感方復起」二句真切地寫出羈旅在外的遊子，那種往事不堪回首，前程卻又渺茫未知，歸鄉無著，吉凶難卜的哀慘淒切。

三、「浮沈宦海、飄泊異鄉」之羈客：

鮑照大半生混跡官場、浮沈宦海，因其仕無定所，故四方飄泊。此行役之苦再加上當時險惡的政治環境之威脅，可謂歷盡艱險、備嘗辛酸。如 代權歌行：

羈客離嬰時，飄飄無定所。昔秋寓江介，茲春客河澣。
往戢于役身，願言永懷楚。泠泠儵疏潭，邕邕鴈循渚。
颺戾長風振，搖曳高帆舉。驚波無留連，舟人不躑佇。

此詩描寫混跡官場、浮沈宦海的詩人，因仕無定所而必須四處飄泊的辛酸。「羈客離嬰時，飄飄無定所」開頭二句，詩人即感嘆自己如同無根的浮萍一般，居無定所、到處飄飄。「昔秋寓江介⁵²，茲春客河澣⁵³」二句，更進一步指出沈浮於宦海中的詩人，因為無所依靠，因此只能隨波逐流，到處飄泊。如此東奔西走、任人役使，輾轉流徙的羈旅生活，真是苦不堪言。再加上險惡的仕途中「長風」、「驚波」的威脅，因此「浮沈宦海、飄泊異鄉」的羈客生涯，真可謂歷盡艱險，備嘗辛酸。

其實屢屢飄泊異鄉的詩人，其最渴望的是安定的生活，即如儵魚、鳴鴈般，不論游得多遠，飛得多高，最後總會回到自己的故鄉。不過存在於詩人心中如此渴望安定歸鄉的願望，恐怕難以實現，因為浮沈於宦海四處飄泊的詩人，即便如今不敢再於驚濤駭浪中流連，然而身不由己的他，卻也只能任著高帆飄舉的孤舟，把自己帶向遙遠的未知。「颺戾長風振，搖曳高帆舉，驚波無留連，舟人不躑佇。」寫盡詩人浮沈宦海、漂泊異鄉的無奈與辛酸。

⁵² 《楚辭 哀郢》：「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江介，指江岸，此處指沿江一帶。

⁵³ 河澣，河邊。語出《詩 王風 葛藟》：「綿綿葛藟，在河之澣。」

四、「流浪外地、孤居獨處」之羈客：

詩人羈身仕途，如在樊籠，因此每當春華秋實、時序變遷之時，總易興起覽物思歸、觸景生情之感嘆。如 代悲哉行：

羈人感淑節，緣感欲回轍。我行詎幾時，華實驟舒結。
睹實情有悲，瞻華意無悅。覽物懷同志，如何復乖別。
翩翩翔禽羅，關關鳴鳥列。翔鳴尚儔偶，所歎獨乖絕。

此詩描寫流浪外地、孤居獨處的遊子，面對時序變遷時，觸景生情的感懷。「羈人感淑節⁵⁴，緣感欲回轍⁵⁵。」開頭二句即明白地點出離鄉背井的旅人，孤居獨處的百般無聊賴。故每逢佳節時，就會有睹物思人、歸返故鄉的無盡思念。

「我行詎幾時，華實驟舒結」二句以不知經歷幾回踽踽獨行的「我」，與屢屢開花結實的「草木」做強烈之比較，由「華實⁵⁶」之「驟舒結」，見出遊子羈旅在外之孤獨與漂泊時間之久遠。

「睹實情有悲」至「如何復乖別」四句，由「睹實」之「情有悲」、「瞻華」之「意無悅」至「覽物」之「懷同志」與「復乖別」更見出遊子睹物思歸、觸景傷情的難以為懷。如此羈旅異鄉、獨自漂泊的難以為懷，持續蔓延至目睹「翩翩翔禽羅」、耳聞「關關鳥鳴列」時終於發出長長的感歎。飛睢鳴鳩尚且能齊翱翔、共鳴叫，何以我的命運卻如此乖舛，獨自漂泊、羈旅異鄉。「翔鳴尚儔偶，所歎獨乖絕」

⁵⁴ 《初學記》：「春節曰華節、芳節、良節、嘉節、韻節、淑節。」

⁵⁵ 引黃節補注：樂府古辭悲歌曰：「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回轍」意當出此，不作回車解。錢仲聯增補：「黃說未安，轍是車跡，回是回返，不應作旋轉解。車輪可云旋轉，車跡豈能旋轉乎？詩意蓋言旅人感節物而思歸也。」

⁵⁶ 《爾雅》：「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

結尾二句，正是羈旅在外的遊子對歸鄉的殷切期盼與孤居獨處、飄泊異鄉的無限感歎！

五、「遠別故鄉、久乖親好」之羈客：

劉宋時期，由於長期的社會紛擾與政治不安，帶給百姓的是流離顛沛與輾轉遷徙。他們或因保家衛國，或為一家溫飽，常需飄泊異鄉、羈旅異地，而這漫長無盡期的羈客生涯與親朋好友的音訊杳然，就猶如隨風紛飛的轉蓬遠離舊根般，是一去難復返的。如 代邽街行：

佇立出門衢，遙望轉蓬飛。蓬去舊根在，連翩逝不歸。
念我捨鄉俗，親好久乖違。慷慨懷長想，惆悵戀音徽。
人生隨事變，遷化焉可祈？百年難必果，千慮易盈虧。

此詩以隨風紛飛的「轉蓬」為比喻，敘說「遠別故鄉、久乖親好」的羈客，就猶如田中的轉蓬般，一旦隨風紛飛，就永遠與舊根斷絕了。

社會長期的紛擾與政治的不安，帶給百姓的是流離顛沛與輾轉遷徙。在漫長的人生旅途中，許多人或因保家衛國，或為一家溫飽，常需飄泊異鄉、羈旅異地，而這無盡期的羈客生涯，常與親朋好友音訊杳然，此猶如隨風紛飛的轉蓬遠離舊根般，是「連翩逝不歸」的。詩人的「佇立出門衢，遙望轉蓬飛。」則恰似飄泊異鄉的羈客對故里的「引領遙望」，然而「蓬去舊根在，連翩逝不歸」的斷絕，帶給羈客的是久別故里、音訊杳無的絕望。

雖然羈旅異鄉多年、親朋好友也因久別而音訊斷絕，但心中對

故里的懷想與眷戀卻是永遠無法忘情的。如此深遠的情感，因時空的阻隔，卻只能留給羈旅異鄉的遊子無盡的思念，這樣的思念就在「慷慨懷長想，惆悵戀音徽」二句中表露無遺。

長期的羈旅生涯帶給遊子的是無盡的折磨與苦難，然而在風雲多變的漫長人生旅程中，「遠別故鄉，久乖親好」的羈客是永遠無法逃脫命運難期的苦悶與悲嘆的。

第八節 俠客

司馬遷於史記中曾感嘆地說道：「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可見司馬遷於二千年前即認為：古代的布衣俠客，不能再聽到了。

而班固追隨司馬遷，為《漢書》作游俠傳。但卻認為俠客只能產生於「周室既微」以後，在此之前「上下相順」，沒有俠客活動的餘地。

史家總認為「制度不立，綱紀廢弛」的時代為俠客的時代。而其實真正的俠客應是指「急人之難、言出必信、扶弱抑強的豪俠之士」。

一、「氣概非凡」之豪俠：

鮑照少年時期因個性直爽、豪放不拘，因此有非凡的勇氣與魄力。他於侍郎報滿辭閣疏中曾自述：「幼性猖狂，因頑慕勇。」又其二十多歲時，曾向臨川王劉義慶「貢詩言志」，旁

人勸阻他：「卿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鮑照便勃然大怒斥責他人說：「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沒而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智能，使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錢仲聯注《鮑參軍集注》頁 430 南史本傳，台北木鐸出版社，民國 71 年）由此可見，其少年時期雖非游俠，然因勇氣非凡、志向遠大，因此具有如豪俠般之魄力。其詩作中，也有表現此非凡氣概者，如 代結客少年場行：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仇。
追兵一旦至，負劍遠行遊。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
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
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
擊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今我獨何為？埴壤懷百憂。

此詩是寫游俠題材的樂府舊題，本自曹植 結客篇：「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芒。」鮑照此首擬作，同樣是對任俠行為和任俠心態的歌頌。因此全詩寄寓了對身世強烈的感慨和不滿現實的憤慨之情，並且以游俠精神為貫串全詩的線索。

少年游俠的英姿煥發、瀟灑虛榮由「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二中表露無遺。「金」、「錦」兩字點出其裝扮之華麗；「驄馬」、「吳鉤」彰顯其俠客之豪氣。因此才會「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仇」，一般俠客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之豪氣萬千，也於此顯現出來。

然而人命關天，故「追兵一旦至」必需「負劍遠行遊」。由「失意杯酒間」至「負劍遠行遊」四句隱現其「遊俠」之身份，正因其為出身貧苦之「遊俠」，故於杯酒間失意，遭致那些「自相求」的豪門

子弟之凌辱，而不得不採取激烈的報復行動。正因其為出身貧苦之「遊俠」，故而「追兵一旦至」時，無豪門權貴可為之屏障，故必需「負劍遠行遊」。

於「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後，登高臨下一望，卻只見京城內一批批如蠅逐臭、如蟻附膻、狗苟蠅營之徒。而偏偏於「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之門閥制度中，「擊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之輩，皆志得意滿，飛黃騰達，而自己一介遊走四方之寒士，於「小人得志、君子被逐」之濁流中，卻仍貧賤為生、四處奔波。因此最後的嘆息「今我獨何為，埴堞⁵⁷懷百憂。」以問句作結，更可見遊俠心中之感慨與悲嘆！

無怪乎方回說：

明遠多為不得志之辭，憫夫寒士下僚之不達，而悲夫逐物
奔利者之苟賤無恥。每篇必致意于斯。（《文選·顏鮑謝詩評》）

方回所說之評論真可謂精闢之言！

⁵⁷ 埴堞，形容失意不遇的樣子，本自宋玉《九辯》：「埴堞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

第四章 鮑照代言詩之內涵

詩歌之創作常受時代思潮的影響，也與詩人的閱歷有密切的關係。魏晉以來，由社會上普遍瀰漫著以深沈的憂患意識為內涵的悲觀情緒，因此士人對生命的短促、人生的艱難，感覺更加敏銳而貼切。在這種歷史文化背景的影響下，詩人鮑照因為自身際遇的變化，所以他的思想和創作帶有濃厚的時代色彩，和獨特的個性特徵。隨著社會現實的變遷和生活經歷的累積，鮑照思想感情經歷了漫長的發展過程，並且在他激盪起伏的代言詩中多所體現，因此其三十八首代言詩之內涵是豐富而多樣的，茲分數節論述如下：

第一節 命運悲嘆

鮑照出身於沒落、清貧的耕讀世家，他曾經力排眾人之勸阻，以巨大的勇氣向當局奏詩陳言，爭取機會以實現個人的政治抱負。然而處於當時黑暗的封建社會中，因壓抑人才的現象極為普遍，故懷才不遇的封建文人在門閥世族的高壓下，紛紛走上安貧守賤、樂道安命的道路。

鮑照亦不例外，他以一介寒士，躋身於仕途之中，因屢屢遭受壓抑，故對門閥勢力的腐朽統治有極為深刻的感受。因此於《瓜步山楬文》中發出「才之多少，不如勢之多少遠矣」的沈痛感歎！他眼見寒士無法主宰自身的命運，又深刻體會宦海浮沈的無限辛酸後，更於《擬行路難》中發出「諸君莫歎貧、富貴不由人」的肺腑之言。除了以自

寬寬人的語氣勸人安於貧賤，莫汲汲於富貴外，其反抗命運的強烈激情，更於作品中流露無疑。

儘管以家庭出身的貴賤，來作為決定人生命運的社會現象是如此的不合理，然而處於門閥世族統治的時代，無力變革現實的詩人，只好將那滿腔的憤滿及深沈的憂憤，化為一聲聲對命運的無限悲嘆！

一、「傷感絕望」之悲嘆：

詩人雖出身寒微，然卻有遠大之雄心壯志，尤其對於人生理想之追求更是執著。然而處於封建社會的桎梏下，卻始終無法擺脫「懷才不遇之遭遇」，因此「傷感絕望」之悲嘆油然而生。

如 代挽歌：

獨處重冥下，憶昔登高臺。傲岸平生中，不為物所裁。
埏門只復閉，白蟻相將來。生時芳蘭體，小蟲今為災。
玄鬢無復根，枯體依青苔。憶昔好飲酒，素盤進青梅。
彭韓及廉藺，疇昔已成灰。壯士皆死盡，餘人安在哉？

郭茂倩於《樂府詩集》中將此列為 相和歌辭 相和曲，相關之記載為：

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泣喪歌也。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於蒿里。至漢武帝時，李延年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亦謂之挽歌。

譙周《法訓》曰：「挽歌者，漢高帝召田橫，至尸鄉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挽歌以寄哀音。」（宋、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第 396 頁，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8 年。）

可知樂府詩歌中所言之挽歌乃指挽柩者寄哀音之悲歌。而《搜神記》有關之記載為：

挽歌者，喪家之樂，執紼者相和之聲也。

其所謂挽歌，乃指喪家之樂，與樂府詩所指之義相去不遠。鮑照因健康欠佳、仕途不順，又目睹昔日同儕好友常常因遊走於宮廷刀光血影的鬥爭中，而死無葬身之地，更加深他對「生命無常」的慨嘆。因此經過晴天霹靂的喪妻之痛後，哀痛逾恆地寫下想到自己身後事的《代挽歌》一詩。⁵⁸

全詩以「獨處重冥下，憶昔登高臺」二句寫出主人翁生前與死後截然不同的遭遇。生前常登高臺遊玩、熱鬧非凡的歡樂生活，與死後獨處重冥之孤單成一強烈的對比。自第三句「傲岸平生中」起共十句，更層層遞進，交互對照出主人翁生前與死後之情景。儘管生前曾擁有烏黑的玄鬢，以芳蘭尊貴的軀體，過著飲酒作樂、醉生夢死、唯我獨尊、傲視一切的歡愉生活。然而「埏門祇復閉」之後，卻只剩下乾枯的枯體，任小蟲齧咬叮蛀、讓白蟻橫行啃食。生前之「榮」，對照死後之「枯」，真是令人情何以堪呀！然而若見古來之壯士，如彭韓及廉藺之輩，其死後亦只不過是「疇昔已成灰」罷了，若此，則餘人何能倖免於此呢？因此最後以「壯士皆死盡，餘人安在哉？」反問作結。

⁵⁸ 鮑照有悼亡妻之《傷逝賦》，賦中可見其向亡妻訴說悲傷哀痛之心情及仰天嗚嘆生命之無常。

於悲憤之餘，隱約透露出孤高耿介之孤情。

文學史上，生前自撰挽歌者，除鮑照外，尚有陸機與陶淵明。陸機是：「螻蟻我何怨，魑魅我所親，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為陳」；陶淵明是「親戚或餘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託體同山阿」，三者雖皆寫身後情事，然對照讀之，卻可發現各具特色。尤以鮑照跳脫個人生死之悲，對現實之指責最為猛烈。而詩中所流露對人生暮年的傷感絕望，正是封建社會中，失意文人的最佳寫照。

鮑照之一生壯心不已，執著於人生理想之追求。然於門閥制度之壓抑下，卻始終無法擺脫懷才不遇之悲慘遭遇，無怪乎其最後要以「彭韓及廉藺，疇昔已成灰。壯士皆死盡，餘人安在哉。」對那不可抗拒的命運，發出無可奈何之悲嘆了！

二、「窮愁潦倒」之悲嘆：

劉宋時期，由於處於門閥世族統治的時代，因此常以家庭出身的貴賤決定個人的命運。故出身寒微的平民百姓，常飽受人情冷淡，貧病交迫之煎熬。如 代貧賤苦愁行：

湮沒雖死悲，貧苦即生劇。長歎至天曉，愁苦窮日夕。
盛顏當少歇，鬢髮先老白。親友四面絕，朋知斷三益。
空庭慚樹萱，藥餌愧過客。貧年忘日時，黯顏就人惜。
俄頃不相酬，恹怩面已赤。或以一金恨，便成百年隙。
心為千條計，事未見一獲。運圯津塗塞，遂轉死溝洫。
以此窮百年，不如還窶窳。

貧賤苦愁行 未見記載於《樂府詩集》，樂府古題也無此曲。或許這一樂府古題詩作已失傳，或許這是鮑照自創的樂府新題，只是加上「代」字而已。

本詩描寫孤苦貧困者百般煎熬、生不如死之窮愁處境，透過人情冷暖之體悟，深刻地揭露了世態之炎涼。並對終身窮困之命運，發出絕望之悲嘆。

鮑照生活在豪門世族主政的黑暗時代，因其官小家貧，才秀人微，故而一生與窮困為伍，飽受人情冷淡，貧病交迫之煎熬，本詩對貧士於窮途末路中屈辱沈痛心情之刻劃及絕望命運之悲嘆，正是鮑照一生窮愁潦倒之真實寫照。

「湮沒雖死悲，貧苦即生劇。」開頭二句即道盡貧苦者長期蘊結於內心深處之矛盾 湮沒而死固然悲哀，但貧苦生活的窮愁煎熬卻更令人難堪。且看窮愁之人日夜嘆息、長吁短嘆，其對命運之悲嘆真可謂絕望至極點，故整日整夜於愁苦中悲嘆。「長歎」與「窮日夕」，其描寫手法之誇張正顯現出其內心愁苦之深且廣。正因為這種窮愁的長期折磨，使得人未老而先衰。雖正當青春年少，臉上紅潤的光澤卻已消失，搶先出現的是斑白的鬢髮。「盛顏當少歇，鬢髮先老白。」二句形象的語言，包含著多少人生的苦痛經驗。而偏偏現實的社會卻如此地冷酷，當自己形單影孤、孑然一身時，連親朋好友都避之唯恐不及地與之斷絕往來。「親友四面絕，朋知斷三益」⁵⁹ 二句道盡了貧士於窮途末路時處於冷酷無情的社會中，其心情之屈辱與沈痛。「空庭慚樹萱，藥餌愧過客。」⁶⁰ 借用「樹萱」與「藥餌」之典故，言庭

⁵⁹ 「三益」出于《論語 季氏篇》：益者三友：友直、友諒、有多聞

⁶⁰ 樹萱，語出 詩 國風 伯兮 「焉得諼（萱）草，言樹之背。」萱草又名忘憂草，據說能令人忘憂；「藥餌」語出（老子：「樂與餌，過客止。」樂謂五音，餌謂五味，都是能使人愉悅喜愛之物。「藥」黃節《鮑參軍集注》云當作

中空無所有，故面對滿庭理應令人愉悅的萱草，也只能產生深覺有愧之感覺，而更覺得心中之不堪憂了。自「盛顏當少歇」至「藥餌愧過客」六句，從自身之未老先衰、至家庭經濟之窘困，而至社會關係之斷絕，此多角度之層層描寫，正顯現出其一籌莫展的苦。

正因為窮愁之人，窮得既無力養家，又無能交友，甚且連生活都無法撐持下去了，又怎會記得良辰佳節呢？⁶¹ 因此為了生活，只得外出四處借貸，煞費苦心地求得他人憐憫、給予幫助。

「黯顏就人惜」，五字深刻地刻劃出窮愁者乞求援助時其羞愧、焦慮、苦澀、渴望之錯綜複雜的心緒。乞求的結果呢？「俄頃不相酬，慙怩面已赤。」⁶² 主人雖富有，然而卻只給予隨意之敷衍應酬，如此猶豫、怠慢之態度，煩刻間便令心緒本已錯綜複雜之貧者面紅耳赤、憂心忡忡、羞愧得無地自容。⁶³

然而，迫於現實，雖遭羞辱，卻仍得鼓足勇氣，勉強提出了「一金」之微薄需求，⁶⁴ 豈料尊貴之富者，不僅未能及時伸出援手給予「一金」之支援，卻因而怫然大怒，與之結下如同「百年隙」之冤仇。至此，「人情似紙番番薄」之冷酷現實由此可見一般。貧窮者乞求不成之淒涼只得以「心為千條計，事未見一獲。」二句為概括。為了免除現實生活中飢寒之煎熬，想盡了無數解決之辦法，然而最終卻一無所獲。貧窮者為了生存之痛苦掙扎相對於富貴者之奢侈淫逸，不禁令

「樂」、可從。

⁶¹ 「貧年忘日時」一句與陶淵明 酬劉柴桑詩：「窮居寡人用，時忘四運周。」如出一轍。

⁶² 「慙」，《方言》云：「自慚曰慙。」這二句對心理之描繪細膩入微，貧富態度對比極為強烈

⁶³ 「俄頃不相酬，慙怩面已赤」，此與陶淵明 乞食 詩：「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解余意，遺贈副虛期。」所敘述之情景相似。同樣將傲骨猶存卻於貧窮催迫下不得不向人乞求之窘狀，描繪得歷歷在目，其迫於現實、礙於顏面、拙於言辭、難以啟齒之煎熬，讀來不禁讓人同聲而嘆！

⁶⁴ 班彪 王命論：「夫餓饉流吏，飢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裘，登名之蓄，所愿不過一金，終于轉死溝壑。」可見「一金」雖少，卻關係著貧人的生死存亡。

人感慨社會之冷酷，悲嘆命運之弄人、高呼世道之不公！

至此，再也令人無法承受「心為千條計」後所遭受之無限羞辱了。既然於冷酷無情之現實社會中，命運如此乖舛而終至「運圯津塗塞」⁶⁵ 故而只能選擇「遂轉死溝洫」為唯一暢通之道路了。如此之抉擇讓人為之心寒，然而貧窮者一路之輾轉奔波，最終卻仍免不了屍填溝渠之悲慘命運，無怪乎最後絕望地發出「以此窮百年，不如還窶窆」之悲嘆！與其這般終身窮困受辱，還不如選擇以死作為了結啊！如此對生死作了明確之抉擇，正為開頭不甘死而又不可生之徘徊提出了戛然而止且震撼人心之結局。

此詩真切地揭示了無情的社會中「窮在鬧市無人問，富在深山有遠親」的冷酷現實。更將貧士處於以出身貴賤決定個人前途命運之門閥時代中，所遭受之屈辱沈痛刻劃得淋漓盡致。人世間無數的貧窮志士，懷抱著多少濟世之理想，然而冷酷無情、黑暗之封建社會，卻給予無窮之悲傷與失望的煎熬。終其一生，雖歷盡辛酸，卻仍無法擺脫窮愁窘迫之掙扎命運。最終只得以「以此窮百年，不如還窶窆」對命運之悲嘆發出無限心酸、沈鬱之怒吼。

三、「苟延殘喘」之悲嘆：

劉宋時期，由於政局動盪混亂，種種驚心動魄的景象令人不寒而慄。處此亂世中，人人普遍有「免禍」、「求全」的想法。而一般百姓更只能宿命地接受命運的安排，於現實中苟延殘喘如 代空城雀：

⁶⁵ 「圯」，毀滅、坍塌之意；「運圯」指倒霉之運命。「津」，渡口；塗，道路。此句指命運乖舛者求生之路途被堵塞。

雀乳四穀，空城之阿。朝食野粟，夕飲冰河。
高飛畏鴟鷂，下飛畏網羅。辛傷伊何言，怵迫良已多。
誠不及青鳥，遠食玉山禾，猶勝吳宮燕，無罪得焚巢。
賦命有厚薄，長歎欲如何。

郭茂倩於《樂府詩集》列此於雜曲歌辭之八，其相關之記載為：

《樂府解題》曰：鮑照《空城雀》云：「雀乳四穀，空城之阿」。言輕飛近集，茹腹辛傷，免網羅而已。（宋 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頁 983，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8 年）

朱柘堂也認為本篇乃指：

君子居亂世，動觸禍機，抱關擊柝，以保妻孥，雖多辛傷，猶勝於居高位而麗刑辟者矣。（林嵩山著《鮑照樂府彙解》頁 57，台北真義出版社，民國 74 年）

由以上二說，可知「怵迫良已多」之空城雀正是作者自況。由於居亂世中，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之地位，養成其逆來順受、無力自拔的惰性。儘管對自己的境遇滿腔憤慨、滿腹牢騷，但為苟延殘喘於亂世中，因此還是不求有功、但求無罪地默默忍受了。

鮑照出仕之時正當亂世，尤以其主要活動於臨海王子項幕府期間，劉宋王業已開始陵夷衰微，朝政日益腐敗，統治集團內部傾軋殘殺極為嚴重。鮑照親眼目睹始興王濬和太子劭的伏誅、竟陵王誕的被殺、前廢帝子業的被弒，於此

政局動蕩混亂之時，種種驚心動魄之景象，令人不寒而慄，因此當時之官場人人為求自保，普遍有「免禍」、「求全」的想法。鮑照此首「代空城雀」詩，即為此種共同心理的真實寫照。

全詩以「雀乳四穀，⁶⁶ 空城之阿」二句為比，處於狂風惡浪、奔騰漩渦裡的鮑照，猶如孤單的雁雀一般。為了以微薄的俸祿來養家餬口，必須於險惡的政治上飽經風霜、備嘗艱辛。其驚險之情狀不下於高飛則畏鴟鷂暴陵，下飛則畏網羅禍及的雁雀。真可謂「辛傷、怵迫」。

「誠不及青鳥⁶⁷，遠食玉山禾⁶⁸，猶勝吳宮燕⁶⁹，無罪得焚窠」四句轉為寬慰自己之語，雖然論自己幾經波折之境遇，固然比不上九天仙宮上取食瓊山之禾的青鳥那般自由自在，但卻勝過寄居於梁幕之上，竟以無罪而慘遭焚窠的吳宮燕。相形之下，雖然命運不佳，但處於亂世中尚且能苟延殘喘，真可謂不幸中之大幸了。鮑照晚年因飽經風霜，備嘗艱難，銳氣盡消，「求全」、「免禍」之心於此表露無遺。

由「誠不」、「猶勝」四句之自我解嘲、自尋安慰，看似頗為宿命地接受命運之安排，於現實中苟延殘喘，然而內心深處卻仍拋不開對命運之悲嘆。結尾「賦命有厚薄，長歎欲如何。」飽含多少人生的無奈、辛酸與悲嘆！

後代以「空城雀」為相同主題之樂府詩，可明顯地尋出受鮑照影響之軌跡。例如：劉駕 空城雀：

⁶⁶ 穀，初生的小鳥，須由母鳥餵哺者謂之穀。《爾雅》：「生哺穀。」疏：「鳥子生，須母哺而食之，名穀。謂燕雀之屬也。」

⁶⁷ 神話傳說中為西王母取食傳信的神鳥，《山海經·西山經》：「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郭璞注：「三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者，別自棲息於此山也。」

⁶⁸ 玉山禾即傳說中崑崙山上的大禾木。錢仲聯增補：「《山海經·西山經》：「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又《內西經》：「昆侖之虛，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錢仲聯注《鮑參軍集注》頁 525、台北木鐸出版社，民國 71 年

⁶⁹ 吳宮燕，巢于吳宮之燕。春秋吳都有東西宮，據漢袁康《越絕書·外傳記吳地傳》載：「吳東宮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路。西宮在長秋，周一里二十六步，秦始皇帝十一年，守宮者照燕，失火燒之。」後以「吳宮燕」比喻無辜受害者。

飢啄空城土，莫近太倉粟，一粒未充腸，卻入公子腹。

此視險惡之官場為畏途，畏懼小人之讒言、唯恐大禍臨頭之戒慎恐懼，源於鮑照 代空城雀 之「求全」、「免禍」。再如李白之 空城雀：

嗷嗷空城雀，身計何戚促！本與鷓鴣群，不隨鳳凰族。
提攜四黃口，飲乳未嘗足。食君糠粃餘，常恐烏鳶逐。
恥涉太行險，羞營覆車粟。天命有定端，守分絕所欲。

詩中以「空城雀」比喻孤介正直之士，其不營求不義之財的「安分」，與不妄求榮華富貴，不依附霸權強勢，只求以微薄之俸祿養身的「守己」，則可明顯地看出因襲於鮑照之「代空城雀」。

四、「窮老還鄉」之悲嘆：

封建時代的社會，官場的升遷全憑出身的尊貴或個人的恩怨。軍功與政績是不被採納的，因此身經百戰，功勳顯赫的年老軍士，卻因出身寒微，而於肌力耗盡後，落得窮愁潦倒之悲嘆。如 代東武吟：

主人且勿誼，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
始隨張校尉，占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
密塗互萬里，寧歲猶七奔。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
將車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

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雞豚。
昔如韝上鷹，今似檻中猿。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
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

郭茂倩於《樂府詩集》中列此於相如歌辭之十六，其內容記載為：

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有東武吟行，今不歌。

樂府解題》曰：鮑照云『主人且勿喧』，沈約云『天總深且曠』，傷時移事異，榮華徂謝也。」左思《齊都賦》注云：「《東武》《泰山》皆齊之士風，弦歌謳吟之曲名也。」《通典》曰：「漢有東武都，今高密、諸城縣是也。（宋、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頁 608，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8 年）

由以上之記載，可知「東武」應為古代地名，古時即有「東武吟」之曲，故郭茂倩列此於相和歌辭。黃節於《鮑參軍集注》中之補注為：

即今東青州府諸城縣治，《輿地記》稱其地英雄豪傑之士，甲於京東，文物彬彬，而豪悍之習自若，則其矜尚功名，矢志而悲，皆豪悍之習使然，亦東武之士風矣。
（錢仲聯《鮑參軍集注》頁 160，台北木鐸出版社，民國 71 年）

由此記載可知，東武吟原是流傳在齊、魯一帶的歌曲名，後被文人用作樂府詩題目。本篇即為摹擬樂府舊題的詩，具有頗為濃厚的民歌風味。以歌唱口氣為始的開頭，「主人且勿誼，賤子歌一言」，

是民間常見的說唱常用語。此開場白襲用古詩「四座且莫喧，願聽歌一言」⁷⁰，鮑照另一首代言詩「代堂上歌行」四坐且莫喧，聽我堂上歌」開頭兩句沿用民間說唱常用語之寫法，與本詩如出一轍。

本詩中的「主人」乃指聽者，「賤子」是為說唱者自己的謙稱。此篇假託漢代一名年老的軍人之自白，來諷諫當時的君主遇下寡恩的情況。全篇採用第一人稱之自述，直接傾吐身世，敘述自己「少壯辭家去」後早年於塞外征戰，馳騁疆場的豪氣與「窮老還入門」時那種暮年被棄置的憤懣和怨恨。此種直接採用第一人稱的寫法與漢樂府民歌「孤兒行」、「白頭吟」相似，因充滿了感情色彩，所以要比詩人代為訴說，更加直觀且富感染力。

全詩以「主人且勿誼，賤子歌一言」的歌唱口氣為開場白，拉開帷幕之後，分為三個層次來敘說，自「僕本寒鄉士」至「部曲亦罕存」十二句為第一層。是一個歷盡滄桑的年老戰士，於窮老入蓬門後，對「少壯辭家去」後在塞垣立下的汗馬功勞及叱吒風雲的征戰生涯之回憶。回首往事，滿懷慷慨激昂之情緒，對昔日彪炳之功勳雖不免自矜自得，然思及人事之滄桑，世態之炎涼，則不禁產生悲歎命運之無限感慨。

一個出身寒門的老兵，自從跟隨張校尉⁷¹抗擊匈奴後即馬不停蹄、年復一年的奔馳於沙場上。其間身經百戰之苦、歷盡征役之勞⁷²，

⁷⁰ 《玉臺新詠卷一》所收古詩八首之六為：「四坐且莫誼，願聽歌一言。請說銅鑪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以松柏，下根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婁自相聯。誰能為此器，公輸與魯班。朱火然其中，青煙揚其間。從風入君懷，四坐莫不歎。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陳、徐陵撰《玉臺新詠卷一》頁3，臺灣中華書局，民國68年8月臺二版）本詩將「四座」改為「主人」，「願聽」改為「賤子」。另外陸機仿民歌的作品「吳趨行」一詩中，也出現「四座並清聽，聽我歌吳趨」的句子。（宋、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卷六十四》雜曲歌辭四，頁934，台北里仁書局，民國88年初版二刷）

⁷¹ 張校尉，指張騫。他曾以校尉的官職佐衛青北擊匈奴。

⁷² 「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密途互萬里，寧歲猶七奔。」可見征戰的頻繁，追亡逐北的辛勞。李輕車，指李廣的從弟李蔡。曾為輕車將軍，擊匈奴有功；「寧歲猶七奔」，用了《左傳、成公七年》楚國的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

奉獻了多少的青春歲月 and 壯盛年華，然而卻於肌力耗盡後，因將軍的亡故及同時參戰的人極少有存活的，而無人了解其顯赫的功勳，當然也就無人評定其功績了。這是命運的悲劇，令人感歎。然而悲劇的造成並非偶然，從「始隨張校尉，占募到河源」直到「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這期間，經歷了一段多麼長久的歲月，但因社會制度的限制⁷³，因此戰士雖然功業彪炳，卻無人為其敘功，可見這悲劇是必然的⁷⁴。

「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二句以「一朝」、「誰復」相呼應，見出其對命運深沈的感慨與悲歎。以此二句之感慨作過渡，轉入本詩之第二層，直接敘說晚年的淒涼與老年被棄置的悲哀。「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此「少壯」時的英武豪氣與「窮老」時的困頓潦倒成強烈的對比，令人感到驚心動魄。從「辭家」到「入門」的變化，包含著地域的變換、時光的流轉及容顏的更改。也融進了《古詩》「十五從軍征，八十始得歸」的淒慘景象。一位昔日征戰沙場，驍勇善戰的「韞上鷹」，如今窮老返鄉後，我們卻見不到他與家人團聚的歡樂，只見到他如「檻中猿」般窮愁潦倒、老死田園。今昔對比，真是令人不堪回首，怎不讓人留下「千載恨」與「百年怨」的無窮遺憾呢？「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二句，其「恨」之徒結，「怨」之空負，更說明其對「命運悲嘆」感慨之深。生於不合理的門閥之時代，面對位高權重者之擺佈，真是怨也無用、恨只枉然的莫可奈何了，故而只能悲嘆命運了。

「棄席思君幄」至「不愧田子魂」四句，是本詩的第三層。雖然

以禦吳軍的典故，詩人將一歲換成「寧歲」，使人想到寧歲尚且七次奉命奔馳，那亂世就不知一年要奔命多少次了。

⁷³ 鮑照於此反映出當時官場升遷全憑出身的貴賤或個人的恩怨，軍功、政績之於升遷是無用的。

⁷⁴ 如李輕車之從兄李廣，雖歷經大小七十餘戰，立下不少顯赫功勳，然直至身亡也未封侯。

曾經征戰沙場的英勇戰士，如今已年老力衰，面對命運的安排，有無盡的感慨與悲嘆。然而卻仍以忠愛之心、哀憐之情對當權君王寄予厚望，期望他們能像晉文公、田子方那般，不忘舊恩、不棄老疲⁷⁵。

本詩通篇由征戰沙場的老兵以第一人稱自敘其身世，由往日追亡逐北的辛勞與今日窮老還鄉的失勢潦倒做一強烈的對比，藉以突顯出當權君王的刻薄寡恩。尤以「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這一反詰句，寄寓了無限深沈的憤慨！以「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之深重的無可奈何來抒發其對命運悲嘆的滿懷怨恨！王夫之於《古詩評選》中，論及此詩曾說：

中間許多情事，平敘初終，一如白樂天歌行然者。乃從始至末，但一人口述語耳，於琵琶行才占得一段，而言者之平生，聞者之感觸，無窮無方，皆所含蓄。故言若已盡，而意正未發，自非唐、宋人力所及，心所謀也。

由王夫之的評論，可見此詩「言若已盡，而意正未發。」真可謂「委婉含蓄，怨而不怒」了。而由此詩之充滿悲劇氣氛，讀之不禁令人產生無限的感慨與歎惋。

此詩是為鮑詩中的佳作，其內容和寫法對後世的創作曾產生深

⁷⁵ 「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四句引用了晉文公和田子方的典故。《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記載晉文公流亡回國，到了黃河，下令將進食用的籩豆和睡席拋棄掉，讓隨行人員中手腳起了硬繭、面目黧黑的人走在後面。他的舅父子犯知道後，哭著對晉文公說：「籩豆所以進食也，而名損（棄）之；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棄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也，而君損之。今臣與（參與）其後，中（心中）不勝其哀，故哭之。」晉文公聽後便改正了錯誤。《韓詩外傳卷八》記載：「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謂然有志焉（心有所感），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御曰：『故公家畜也，罷（疲）而不為用，故出放之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詩人以「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比喻被棄者懷念舊主，實際上卻是怨責當權者遺棄有功之臣；「少盡其力，老棄其身」，非仁者所當為，是有愧於田子魂的。

遠的影響，如：王維的 老將行、杜甫的 出塞 及王昌齡的 代扶風主人答 等作品之風采與神韻皆與鮑照之 代東武吟 神似。

五、「生逢亂世」之悲嘆：

生於看重門第觀念的劉宋王朝，詩人常因出身寒微，備受壓抑。又因在上位者忠奸莫辨之昏庸，而使得更多有志報效國家的忠貞志士，有生逢亂世，自傷不遇之悲嘆。如 代出自薊北門行：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師屯廣武，分兵救朔方。
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
雁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
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酬不可張。
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

此詩郭茂倩列於雜曲歌辭之一，其記載為：

魏曹植 豔歌行 曰：「出自薊北門，遙望胡地桑。枝枝自相植，葉葉自相當。」《樂府解題》曰： 出自薊北門行，其致與 從軍行 同，而兼言燕薊風物，及突騎勇悍之狀。若鮑照云「羽檄起邊亭」，備敘征戰苦辛之意。」《通典》曰：「燕本秦上谷郡，薊即漁陽郡，皆在遼西。」《漢書》曰：「薊，故燕國也。（宋·郭茂倩編撰

《樂府詩集》頁 891，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8 年）

由以上之記載，可知 出自薊北門行 的題材，本是一首歌唱燕、趙佳人的豔歌。

朱柅堂於《樂府正義》中也說：

古稱燕趙多佳人。出自薊北門本曹植豔歌，與從軍無涉，自鮑照借言燕薊風物及征戰辛苦，竟不知此題為豔歌矣。蓋樂府有轉有借，轉者就舊題而轉出新意，借者借前題而裁以己意。擬古者須識此二義，然後可以參變。未可泥解題之說，而忘卻豔歌本旨也。（錢仲聯注《鮑參軍集注》頁 165，台北木鐸出版社，民國 71 年 2 月初版）

可知從 豔歌行 現存幾句看，它本與征戍無關，而鮑照此詩，賦予這樂府舊題以新的意義，寫成一首出色的邊塞詩，表現出強烈的創新精神。

此詩雖然以敘事成分居多，然重點卻在於篇末之抒情。全詩可分為三個層次，自「羽檄起邊亭」至「使者遙相望」前段八句為第一層。寫北方邊境敵虜入侵，朝廷急忙調兵遣將，速徵騎兵駐防廣武⁷⁶，又分兵援助邊境重鎮朔方⁷⁷，以迎擊敵軍的侵犯。

「雁行緣石徑」至「角弓不可張」中段八句為第二層。上承「分兵救朔方」一句，寫出將士憑藉勇武的精神，跋山涉水、翻山越嶺，歷經邊塞的荒涼嚴寒，克服路途的艱難險阻，終於向邊

⁷⁶ 廣武，古代屯兵之所，在今山西代縣西。

⁷⁷ 朔方，郡名，今內蒙古自治區境內黃河以南之地。

關挺進。

「時危見臣節」至「身死為國殤」最後四句為第三層，寫壯士立節效忠，以死報國的忠貞決心。此段承接第一層及第二層之內容，收束提煉並昇華為將士忠君報國戰死沙場的誓言，點明題旨。「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是為將士願意於嚴峻的時刻考驗自己、報效國家的誓言。「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兩句，更表現了從軍將士堅決捍衛祖國疆土，誓死如歸的英雄氣概。全詩慷慨悲壯，具有強烈的愛國激情。此悲壯之激情與屈原《國殤》詩中「身既死兮神似靈，魂魄毅兮為鬼雄」的英雄氣概，其精神境界是一脈相承的。

本詩之第三層，除了反映征戰沙場將士之共同心聲外，同時也寄寓著生逢亂世之詩人志向抱負的自我表白及無可奈何的命運悲嘆。生於看重門第觀念的劉宋王朝，鮑照因「北州衰論，身地孤賤」，因此備受壓抑，始終鬱鬱不得志。又因面臨在上位者忠奸不分、良莠莫辨的政治現實，因此他又懷才不遇。雖扼腕悲憤，卻又莫可奈何。有感於「時亂」方能「見臣節」、「識忠良」，因此鮑照藉此表明他渴望「報明主」的一片赤忱忠心，此正是他長期以來備受壓抑之熾熱情感的表白。

「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此四句道盡了邊疆將士報效明君、誓死衛國的心跡，然而其慷慨激昂之情調，卻也寄寓了多少生逢亂世的詩人，其對命運悲嘆之莫可奈何。

又如 代鳴鴈行：

邕邕鳴鴈鳴始旦，齊行命侶入雲漢。

中夜相失群離亂，留連徘徊不忍散。

憔悴容儀君不知，辛苦風霜亦何為？

郭茂倩於《樂府詩集》中列此於雜曲歌辭之八，其相關之記載為：

衛 匏有苦葉 詩曰：雝雝鳴雁，旭日始旦。鄭康成云：雁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雝雝，聲和也。鳴雁行 蓋出於此。（宋 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第 980 頁，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8 年）

關於此詩朱秬堂曾有相關之記載：

中夜確離群，留連不散，友朋之義篤矣。憔悴辛苦，意有所望救而不得也。「叔兮伯兮，何多日也。」其旄丘之情乎？（錢振倫注《鮑參軍集注》第 224 頁，台北木鐸出版社，民國 71 年）

由以上二說，可知《樂府詩集》之 鳴雁行 乃依「雁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之義而言，而朱秬堂則認為 鳴雁行 乃取「意有所望救而不得」之意，實則深究全詩，可知表面上這是一首充滿著篤厚之情的懷友之作，而再深究之，則當可發現整首詩，乃是以雁為譬喻，比喻自己從仕之忠於君，就如雁之隨陽而處，似婦人之從夫一般。

「邕邕鳴雁鳴始旦，齊行命旅入雲漢。」起首二句借用比喻，形容好友間深厚的感情就如群雁般不可分離，連志在雲漢之崇高理想也緊緊地相繫。此種朝朝暮暮，彌足珍貴的感情，真是得來不易啊！「邕邕鳴雁」，用來託物起興，「鳴始旦」，「旦」則明也，比喻己身之懷才，但願為聖明之君王所賞賜、重用。「齊行命旅」至「高飛雲漢」，則君

王之寵命可謂十分優渥。

「中夜相失群離亂，留連徘徊不忍散」，「中夜相失」形容其遭遇之不幸，處於黑暗的社會，竟只能無奈地任珍貴的生命被吞齧了，卻一籌莫展地毫無能力去救援，「留連」、「徘徊」，見其心情無法解除之痛，「不忍散」三字，更描寫其心情悲到極點之苦。至此，對命運之悲嘆隱隱而現，因處於黑暗之社會，故面對命運之安排，只能無奈地悲嘆，然而「中夜相失」仍「留連不散」，可見其情意之篤實、感情之深厚，頗有「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之執著。

「憔悴容儀君不知，辛苦風霜亦何為」二句直抒心中鬱積之情，字字泣血，聲聲和淚，既流露著對友人深沈的思念，也併發出對黑暗社會不平的抗議。於仕途上，我忠心如雁⁷⁸，於風霜中若此辛苦而致儀容憔悴，然而君卻一無所知，故而終了只能無奈地對命運發出一聲「亦何為」的長長悲嘆！又如 代結客少年場行：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仇。
追兵一旦至，負劍遠行遊。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
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
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
擊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今我獨何為？培塿懷百憂。

郭茂倩於樂府詩集中列此於 雜曲歌辭之六，其相關之記載為：

《後漢書》曰：祭遵嘗為部吏所侵，結客殺人。」曹植《結客篇》曰：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邙。《樂府解題》曰：結客少年場行，言輕生重義，慷慨以立功名也。《廣題》曰：漢長安少年殺吏，受

⁷⁸ 江筠讀儀禮私記：「雁不再偶，是以取之，蓋郊特牲所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也」

財報仇，相與探專丸為彈，探得赤丸研武吏，探得黑丸殺文吏。尹賞為長安令，盡捕之。長安中為之歌曰：阿處求子死，桓東少年士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復何葬。按結客少年場，言少年時結任俠之客，為游樂之場，終而無成，故作此曲也。（宋·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第 948 頁，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8 年）

可見，結客少年場行 是寫游俠題材的樂府舊題，本自曹植 結客篇：「結客少年場，報怨洛北芒。」鮑照這首擬作，同樣是針對任俠行為和心態作描寫，詩中不只寄寓了強烈的身世之感且充分表現不滿現實的憤慨之情。方植之對此詩之批評為：

詞氣壯麗。『升高』以下，為吁豫之悔，亦所以為諷也。

丘船山則認為：「滿篇譏訶，一痕不露。」

（錢仲聯注《鮑參軍集注》頁 195，台北木鐸出版社，民國 71 年）

由以上二人之批評，可見此詩以「游俠」為題材，雖意氣雄壯，卻語帶譏諷。鮑照寫此詩，表面上敘述少年游俠因仇殺而逃避他鄉，「去鄉三十載」後，目睹京城的華麗而產生「少壯無為，老大徒悲」之感慨，而實際上詩中游俠自身的坎坷不遇，正是鮑照自傷不遇、對命運窮愁懷憂，無限悲嘆之感慨！

此詩自「驄馬金絡頭」至「復得還舊丘。」八句生動地描繪了少年游俠的英武形象，也敘述了少年游俠殺人亡命的苦難經歷。自「昇高臨四關」至「塹壕懷百憂」十二句則深刻地刻劃少年游俠「去鄉三

十載」後，暮年還鄉所見之無限慨嘆。⁷⁹

起首二句是人物出場的大特寫，「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雖只短短十字卻寫盡了少年游俠的英武、瀟灑及其酷愛虛榮。如此意氣風發的一位少年，本該前程似錦的，然而卻因「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仇」，故需「負劍遠行遊，去鄉三十載。」待其「復得還舊丘」時，卻已是「物是人非事事休」。三十年離鄉背井、逃亡流浪的辛酸及幸而生還的悲喜交集之情凝聚於「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十字中。此十字承上啟下，聯綴了少年之豪放任俠與暮年之悲嘆情懷。

從「昇高臨四關」⁸⁰到「方駕自相求」十句，裡裡外外寫盡「復得還舊丘」後「望皇州」所見種種繁華之情景。舉凡寬闊平整、四通八達的皇城大道；高聳入雲、巍峨壯麗的宮殿；羅列皇宮兩旁的將相居所、王侯宅第；在「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的襯托下，真是熱鬧非凡、欣欣向榮。然而誰奔競於「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中呢？原來竟非等閒之輩，而是那些「擊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的權豪顯貴啊！⁸¹「自相求」一句，生動地刻畫出官場上汲汲鑽營之輩臭味相投、狼狽為奸的醜態。他們的相互勾結、互相吹捧，正是重視門閥制度的六朝時期「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真實寫照。

新的現實社會，三十年來的繁榮與興旺，於「復得還舊丘」者眼中所「望」之後，竟換得「今我獨何為？培塿懷百憂」的無限悲嘆！眼見狗苟蠅營之徒賁緣富豪、攀附權貴，終至飛黃騰達、高官厚祿；而貧

⁷⁹ 正如洪順隆先生於《六朝題材詩系統論》一文中所說：所謂游俠詩，詩人以遊俠這類人物為題材中心，去敘述、描繪他們勇敢赴邊，思為國用；俠義行俠，為人伸冤，為友報仇；遊戲狹邪，驅馬都邑；悲歎不遇，哀傷久羈等事蹟。（洪順隆《抒情與敘事》頁405，台北黎明文化公司，民國77年）

⁸⁰ 四關原指洛陽，陵機《洛陽記》說：「洛陽有四關，東為城皋，南為伊闕，北孟津，西幽谷。此之四關代指國都」

⁸¹ 「市」是交易買賣的地方，「朝」是官府治事的處所，合而言之指人群麇集爭名逐利的場所。正如《戰國策·秦策一》所說：「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詩中這幅「車如流水馬如龍」的「市朝滿」圖像，具有濃烈的鄙視與諷刺意味。

賤如己者，卻得四處奔波、窮愁潦倒，思及自身景況的渺茫空虛，面對君子被逐、小人得志之事實，怎不令人以「塹堞懷百憂」之感慨而悲嘆命運呢？又如 代陳思王白馬篇：

白馬駢角甲，鳴鞭乘北風。要途問邊急，雜虜入雲中。
閉壁自往夏，清野徑還冬。僑裝多闕絕，旅服少裁縫。
埋身守漢境，沈命對胡封。薄暮塞雲起，飛沙被遠松。
含悲望兩都，楚歌登四墉。丈夫設計誤，懷恨逐邊戎。
棄別中國愛，要冀胡馬功。去來今何道，卑賤生所鍾。
但令塞上兒，知我獨為雄。

此詩郭茂倩列為 雜曲歌辭，齊瑟行，其記載為：

白馬者，見乘白馬而為此曲。言人當立功立事，盡力為國，不可念私也。《樂府解題》曰：「鮑照云：『白馬駢角弓。』沈約云：『白馬紫並鞍。』皆言邊塞征戰之事。（宋·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頁 913，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8 年）

由此可知此詩所言為邊塞征戰之事。

陳思王曹植有 白馬篇 一首，寫「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⁸²的邊塞遊俠，帶有濃厚的自我寫照之色彩。鮑照此詩即擬陳思王曹植之白馬篇而作，在一個邊塞健兒的英雄形象中，寄寓了詩人積極用世、建功立業的雄心壯志。詩中既表彰了

⁸² 陳思王曹植的 白馬篇：「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少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控弓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蹄。狡捷過猿猴，勇剽若豹螭。邊城多警急，胡虜數遷移。羽檄從北來，席馬登高堤。右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寄身鋒刃端，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宋·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頁 913、914，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8 年）

愛國志士捨身赴難、視死如歸、為國獻身的犧牲精神，也直接譴責統治者的指揮無方以致貽誤戎機。充分表現出詩人愛憎分明的熱情和揭露時弊的勇氣。

「白馬駢角弓，鳴鞭乘北風。」開頭二句直接托出英勇壯士鳴鞭策馬之豪健形象後，自「要途問邊急」至「楚歌登四墉」中間十二句，則分別從軍需供應之缺乏，側面寫出戰地生活的困苦，再由壯士拼命正面具體地描寫英勇壯士的征戰衛國。然而令人悲嘆的是，壯士滿腔對祖國的熱愛，雖埋身沈命，也仍兀自堅守邊境；縱面對薄暮寒雲，飛沙遠松，登樓回望京城時，常常含悲高歌，也未曾稍減熱愛祖國、捍衛疆土的豪情壯志。即令因「丈夫設計誤」，而我必須棄別中國之愛，求幸胡馬之功時，雖懷此深恨，遠逐邊戎，也不曾改變捐軀報國的英勇壯舉。可是志比天高、馳騁疆場、盼能一試身手的英勇壯士，卻因出身卑賤，雖棄愛邀功，也不足道。只有使塞上諸兒，徒然知道我是騎射英雄罷了。詩人的身世之慨和積極用世之意，至此坦露無遺。

「去來今何道，卑賤生所鍾。但令塞上兒，知我獨為誰？」命運之悲嘆、言外之感慨，不言可知。

第二節 情愛挫折

我國古代的封建社會是封閉而守舊的，因此長期存在著男尊女卑的觀念。又因為固有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所以舊社會中的傳統女子受到諸多的束縛與禁錮。除了政治地位與教育機會受到不平等的待遇

外，經濟上也無法取得獨立。即便連發自內心深處的情愛，及與切身幸福息息相關的婚姻，也因此而屢屢遭受折磨與摧殘。

在男女不平等的社會裡，男子或因遠遊未歸、或因出征未返、或因色衰愛弛、或因貪圖榮華富貴、或因追逐功名利祿，不管因為任何理由拋棄情愛，似乎注定了，依附男子而生活的婦女，在家庭破碎或愛情幻滅後，必得承受最大的災難、陷入痛苦的深淵。例如漢樂府詩

孔雀東南飛 中的女主角劉蘭芝，就是個典型的悲劇人物，一位賢慧柔順而又堅毅沈著、對純真愛情執著專一的女性，當面對情愛挫折（此挫折來自於霸道的婆婆）時，為了摯愛的夫婿，其最終的選擇是以身殉情。當我們為劉蘭芝的堅貞情愛一掬同情之淚時，似乎更清楚地見到於舊時代社會裡不停地上演著的、一齣齣女子遭受情愛挫折後被遺棄的悲劇。

詩人鮑照，本著其一貫悲天憫人的胸襟，對於遭受情愛挫折、命運悲慘的婦女寄予更多的同情與更深切的關懷。

一、「君恩衰歇」之情愛挫折：

容貌動人又擁有驚人才藝的宮中美女，於伴隨君王時，常是備受恩寵的，然而當人老色衰、君恩衰歇時，其無以寄託的情愛挫折，就如一曲令人感嘆的悲歌。如 代陳思王京洛篇：

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窗。繡棟金蓮華，桂柱玉盤龍。
珠簾無隔露，羅幌不生風。寶帳三千所，為爾一朝容。
揚芬紫煙上，垂綵綠雲中。春吹回白日，霜歌落塞鴻。
但懼秋塵起，盛愛逐衰蓬。坐視青苔滿，臥對錦筵空。
琴瑟縱橫散，舞衣不復縫。古來皆歇薄，君意豈獨濃。

惟見雙黃鵠，千里一相從。

此詩描寫一位容貌動人又擁有人才藝的宮中美女，備受君王寵愛時，享受著無比的富貴尊榮。但歲月流逝，盛年一過，門前冷落車馬稀的淒涼景況，讓人產生百般無聊賴的感歎。

郭茂倩《樂府詩集》中列此於相和歌辭之十四，相關之記載為：

《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云：『煌煌京洛行，歌文帝園桃一篇。』《樂府解題》曰：「晉樂奏文帝『夭夭園桃，無子空長』，言虛美者多敗，又有韓信高鳥盡，良弓藏，子房保身全名，蘇秦傾側賣主，陳軫忠而有謀，楚懷不納，郭生古之雅人，燕昭臣之，吳起知小謀大，及魯仲連高士，不受千金等語。若宋鮑照『鳳樓十二重』，梁戴嵩『欲知佳麗地』始則盛稱京洛之美，終言君恩歇薄，有怨曠沈淪之歎。」

由此可知，此詩之題旨應如郭茂倩於《樂府詩集》中所說的：「始則盛稱京洛之美，終言君恩歇薄，有怨曠沈淪之嘆。」而此怨曠沈淪之嘆，應是來自於曾經備受恩寵的佳人於歷經盛衰際遇之後的無限感慨。

詩的前半自「鳳樓十二重」至「霜歌落塞鴻」十二句，極盡鋪陳地描寫宮室的富麗華美和美女得寵時享盡的榮華富貴。「鳳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窗」由鳳樓頗具規模的氣勢與「戶」、「窗」設計之精巧，形容女子居住環境的華貴。如此華貴的建築，更由內部「繡楠金蓮華，桂柱玉盤龍。珠簾無隔露，羅幌不勝風。」精雕細琢的裝飾，顯示其

豪華。自「寶帳三千所」至「霜歌落塞鴻」六句寫出集三千寵愛於一身的美女於宮廷內，歌舞動地、歌吹沸天的繁華景象。由本詩的前半用辭之華麗與色澤之明朗，正可反映出備受恩寵的美女享受尊榮時的愉悅與歡欣。

然而這樣的榮景易逝，隨著春去秋來，人老色衰，當君恩衰歇時，只見「坐視青苔滿，臥對錦筵空。琴瑟縱橫散，舞衣不復縫。」如此的蕭條冷落與京洛歌舞的繁華，形成強烈的對比。更可見出古代女子以色事人的悲哀。當君恩衰歇時，其無以寄託的情愛挫折，就猶如世事滄桑的一曲悲歌，令人感嘆，此正如郭茂倩於《樂府詩集》中所說的「有怨曠沈淪之歎」。

而詩人向來擅長以男女之情比喻君臣之意，因此本詩除了宮廷美女慨嘆色衰見弛的盛衰際遇外，隱藏於內不為人知的是封建社會裡，無數失意的文人被壓抑後，對歷代君王無情無義的鞭撻，尤其結尾二句「惟見雙黃鸝，千里一相從」由美女對君王那含蓄、婉轉的無限暗示與期待中，更見出詩人對世態炎涼、人情厚薄的感慨。又如 代淮南王二首之二：

朱城九門門九開，願逐明月入君懷。入君懷，結君佩，
怨君恨君恃君愛。築城思堅劍思利，同盛同衰莫相棄。

此詩描寫君王為了與「彩女」於「紫房」裡，同享「鸞歌鳳舞」的生活，而棄後宮嬪妃於不顧。使後宮嬪妃於遭受被君王拋棄的情愛挫折後，充滿無限的怨和恨。

「朱城九門門九開，願逐明月入君懷」開頭二句，見出後宮嬪妃對君王的一往情深。由於其對君王之一往情深的執著，故於遭受被

棄之情愛挫折後，仍然盼望君王能走出「紫房」，讓自己重新投入君王的懷抱，得到君王的寵愛。

「入君懷，結君佩，怨君恨君恃君愛」⁸³ 是對無情的君王懷著天真的幻想，也是對給予情愛挫折的君王充滿極為複雜的怨恨之情。然而怨恨之餘，卻仍不免對昔日寵愛自己的君王懷抱著一線的希望，願能與君王白首偕老，願君王「莫相棄」。如此一廂情願的願望與怨恨頗耐人尋味。更可見出當後宮嬪妃於備受恩寵時固然享盡榮華富貴，然一旦被君王遺棄時，如此盛衰榮枯的情愛挫折是令人百般無奈，難以為懷的。

二、「知音難覓」之情愛挫折：

古老的封建社會，而於「男尊女卑」的觀念，因此婦女常遭受不平等的待遇，即便於情愛生活中也是如此。色藝雙全的佳人於伴君尋歡作樂後，多麼期盼尋覓知音，而王公貴族卻只是沈溺於歡樂的嬉遊中。如 代朗月行：

朗月出東山，照我綺窗前。窗中多佳人，被服妖且妍。
靚粧坐帳裏，當戶弄清弦。鬢奪衛女迅，體絕飛燕先。
為君歌一曲，當作朗月篇。酒至顏自解，聲和心亦宣。

⁸³ 晉 拂舞歌 詩有 淮南王 篇，明遠此篇所由擬也。應劭 風俗通 曰：「淮南王安招募才技怪迂之人，述神仙黃白之事，財殫力屈，無能成獲，親伏白刃，與眾棄之。安在其能神仙乎？安所養士，或頗漏亡，恥其如此，因飾詐說。後人吠聲，遂傳行耳。」晉辭曰：「淮南王，自言尊。」又曰：「少年窈窕何能賢，揚聲悲歌音絕天。」皆不足於王而深哀之者。明遠此篇，曰「斷君腸」，曰「怨君恨君」，曰「同盛同衰」，亦是深哀之意，無與於成仙也。

千金何足重，所存意氣間。

此詩描寫經過刻意妝扮的佳人，理絃賣唱，為君獻藝的情形。當酒至聲和，足以解顏宣心時，不禁產生人之相知貴在意氣相通的感慨。古老的封建社會，因存在著「男尊女卑」的嚴重惡習，因此，長期以來，生活在最底層的婦女，一直遭受到不平等的歧視，也因而得忍受無數悲慘的境遇。即便在與自身幸福息息相關的情愛生活裡，更得時時飽受那情何以堪的挫折。其中尤以許多色藝雙全，卻為生計所迫，常需以歌舞美色娛人的歌妓，予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令人心生憐憫。

這般的佳人，往往具有動人的丰姿、嫵媚的神韻，即如詩中所說的「鬢奪衛女迅、體絕飛燕先」。更難得的是以歌舞美色娛人的佳人，擁有驚人的才藝，能夠「當戶理清絃」，為君消愁解憂。

然而令人感慨的是色藝雙全的佳人，於伴君尋歡作樂後，其衷心的期盼卻是相知相惜的意氣相通。只是經常沈溺於聲色嬉遊的王公貴族卻只知沈醉於「一笑買千金」的醉生夢死生活裡，當然也就無法體會佳人面對知音難覓的情愛挫折時，所產生的「千金何足貴，所存意氣間」的無限感慨了。

三、「夫遊未歸」之情愛挫折：

丰姿綽約的閨中少婦，往往珍惜其美麗的青春年華，然而遠遊未歸的夫婿，卻讓殷殷期盼的少婦，於失望、無奈後，獨自悲傷。如 代北風涼行：

北風涼，雨雪霏，京洛女兒多妍粧。遙豔帷中自悲傷，

沈吟不語若有忘。問君何行何當歸，苦使妾坐自傷悲。
慮年至慮顏衰，情易復，恨難追。

郭茂倩於《樂府詩集》中列此詩於雜曲歌辭之五，其相關之記載為：

北風，本衛詩也。北風 詩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雱。」傳云：「北風寒涼，病害萬物，以喻君政暴虐，百姓不親也。」若鮑照 北風涼、李白「燭龍棲寒門」，皆傷北風雨雪，而行人不歸，與衛詩異矣。

由以上之記載可知，鮑照與李白之 北風行 皆為「傷北風雨雪而行人不歸」，兩者之詩意皆與衛詩 北風 之「諷君政暴虐，百姓不親」不相同。此詩描寫丰姿綽約的閨中少婦，珍惜美麗的青春年華，渴望獲得人生應有的情愛與幸福，然而始終遠遊不歸的夫婿，卻讓殷殷期盼、獨守空閨的少婦，於遭受「盼君未歸」的情愛挫折後，恍惚悵惘，獨自傷悲。

「遙豔帷中自悲傷」的閨中少婦，在「北風涼、雨雪雱」的「淒冷」情景及「京洛兒女多妍妝」的「熱鬧情境」，共相襯托下更見其寂寞、孤獨與悲傷。而一心期盼遠遊夫婿早日歸來的少婦，於「問君何行何當歸，苦使妾坐自傷悲」後，終於由沈吟不語、若有所思而跌落至深重的情愛挫折中。縱然浪跡天涯的夫婿，有倦鳥歸巢的一天，然而已隨歲月流逝的青春，是永遠無法彌補的。

陸機曾於 文賦 中感慨地寫道：「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多少年來，滿懷閨怨的婦女，就這樣獨自傷悲地埋藏自己波動

的情感。當面對無奈的情愛挫折、任由無情的時間之神奪去了她們寶貴的青春後，等待她們的竟是無窮的寂寞、淒涼和憂傷。

四、「反抗壓迫」之情愛挫折：

中國是個古老的封建社會，由於「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待遇，因此生於以父權為中心的社會之婦女，往往對男子多所依附，相形之下，其對情愛之專一也較為迫切，也正因為如此，故當其情愛破滅後，常陷入痛苦之深淵。如 代雉朝飛：

雉朝飛，振羽翼，專場挾雌恃彊力。媒已驚，翳又逼，
蒿間潛穀盧矢直。勿繡頸，碎錦臆，絕命君前無怨色。
握君手，執杯酒，意氣相傾死何有。

郭茂倩於《樂府詩集》中列此詩於琴曲歌辭之一，其相關之記載為：

雉朝飛操 一曰 雉朝雉操。揚雄 琴清英 曰：
雉朝飛操，衛女傅母之所作也。衛侯女嫁於齊太子，
中道聞太子死，問傅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當
喪。』喪畢不朗歸，終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
琴，於冢上鼓之。忽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悔之，取女所
自操琴，於冢上鼓之。忽二雉俱出墓中，傅母撫雉曰：
『女果為雉也？』言未畢，俱飛而起，忽然不見。傅母
悲痛，援琴作操，故曰 雉朝飛。」崔豹今注」曰：「
雉朝飛者，故曰 雉朝飛。 崔豹 <古今注」曰：「
雉朝飛者，犢沐子所作也。齊宣王時，處士泯宣，年

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雄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乃天歎大聖在上，恩及革木鳥獸，而我獨不獲。因援琴而歌，以明自傷。其聲中絕。魏武帝時，宮人有盧女者，七歲入漢宮，學鼓琴，特異於餘妓，善為新聲，能傳此曲。 伯牙 琴歌 曰：「麥芴薪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喬槐，依絕區兮臨回池。」 樂府解題 曰：「若梁簡文帝晨光照麥畿」但詠雉而已。」（宋 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頁 835，台北里仁出版社，民國 88 年）

由以上之記載可知， 雉朝飛 分別有衛女傅母所作及犢沐子之所作，二者之意各不相同。而據錢仲聯於《鮑參軍詩注》增補：「照詩取琴請英義引申」之說法，可知鮑照此詩乃取「衛侯女嫁於齊太子，喪畢不肯歸，終之以死。」之意。

中國古老的封建社會是個男女不平等的時代，婦女因其卑微的地位而於政治上及經濟上常常無法獨立，故無論生活或情感，皆對男子多所依附。相形之下，其對愛情專一的要求也較為迫切。因為如此，所以當情愛破滅後，必然陷入痛苦的深淵。

本詩以振翼朝飛的雉為比喻，描寫中國古代女子對愛情的專一與執著。當遭受「媒已驚，翳又逼，蒿間潛穀盧矢直」的層層壓迫干涉而致情愛受挫時，其所表現的不是無奈、難以為懷的憂傷與悲嘆，而是對美滿情愛的強烈願望，因此以「勿繡頸，碎錦臆，絕命君前無怨色。」的堅定態度去面對，更不惜以生命去反抗使情愛遭受挫折的暴力。為了鍾情相知的情愛，女子雖本柔弱，而其心志卻是專一而堅貞的，因此寧願蹈危赴死，即便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辭。此種面對情愛挫折後所顯現的以身殉情之堅貞不二與強韌不屈，更顯示其對情愛熱烈追求與迫切期盼的執著與癡迷。

第三節 感時傷懷

劉宋時期，因為社會的動盪不安與世家大族的橫行霸道，因此官場風氣腐敗，處處可見上層統治集團揮霍豪奢之生活。而志得意滿的小人為了升官發財，更汲汲鑽營。詩人鮑照因其仕途坎坷，政治失意，故能敏銳地感觸到社會底層的百姓生於亂世之苦難，因此於感時傷懷之際，發出一聲聲的無奈與慨歎。

一、「世態炎涼、政治冷酷」之感傷：

劉宋時期，由於上層統治集團內部的爾虞我詐，使得個性耿介的正直之士不見容於矯飾巧詐的官場。又由於現實治舞台上激烈的明爭暗鬥令人眼花繚亂，無所適從。因此，小人當道、黑白不分、善惡莫辨的黑暗社會，除了國事堪憂外，更讓人備感世態之炎涼，政治之冷酷。如 代白頭吟：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何慚夙昔意，猜恨坐相仍。
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毫髮一為瑕，丘山不可勝。
食苗實碩鼠，點白信蒼蠅。鳧鵠遠成美，薪芻前見陵。
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
心賞猶難恃，貌恭豈易憑。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

白頭吟，樂府 楚調曲 名。郭茂倩列此於相和歌辭之十六，其相關之記載為：

《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曰：《白頭吟行》歌古『皚如山上雪』篇。《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相如乃止。樂府解題曰：古辭云：『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間月。』又云：『願得一人心，白頭不相離。』始言良人有兩意，故來與之相決絕。次言別於溝水之上，敘其本情。終言男兒重意氣，何用於錢刀。若宋鮑照『直如朱絲繩』，陳張正見『平生懷直道』，唐虞世南『氣如幽徑蘭』，皆自傷清直芬馥，而遭鑠金玷玉之謗，君恩以薄，與古文近焉。一說云：《白頭吟》疾人相知，以新間舊，不能至於白首，故以為名。唐元禎又有《決絕詞》，亦出於此。（宋·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頁 599、600，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8 年）

丁福保《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集》 皚如山上雪 題說：

宋書樂志載此篇亦曰古辭，後人因西京雜記之說以實之。然西京雜記但曰文君作白頭吟，不云即此詞也。王台列之古樂府中，而不署文君之名。古人詳慎，去後來臆斷遠矣。（丁福保編纂《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頁 326，台北藝文印書館，民國 78 年）

由以上之記載可知，「白頭吟」一詩，最早見于徐陵的《玉台新詠》，題為「皚如山上雪」，郭茂倩將其歸入「相和歌 楚調曲」。因為《西京雜記》於記敘司馬相如與卓文君之愛情故事時，曾提到卓文君寫了一首「白頭吟」表示絕裂，因此後人將漢樂府之「白頭吟」說成是卓文君所作。

古辭記敘男有二心，女來決絕，並表示「願得一人心，白頭不相離」；文君為了抗議夫君富貴納妾、不念舊情而作「白頭吟」以自絕。因此「白頭吟」之作其或尚有不同之爭論，然「白頭吟」係棄婦傾訴閨怨之情，卻從無異議。

鮑照因其孤直耿介之個性不見容於矯飾巧詐之官場，因此於仕途上屢屢受排擠，故基於對世態炎涼的深刻認識和切身感受，突破了古辭「白頭吟」描寫棄婦閨怨的題材，改成了描寫統治者任用讒佞、不容於正直之世的悲嘆。

起首二句以絲繩之直、壺冰之清，形容女子清高玉潔之質，以此比喻耿介人士之正直清高。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耿直如朱紘、清高如潔冰，平生實無愧慚之行，卻仍「猜恨坐相仍」地招致無謂的疑忌和毀謗。當今小人得道、善惡莫辯之混沌世局，怎不令人感嘆和憂慮呢？「人情」四句言簡意賅，寫盡炎涼之世態，人言之可畏。正因世人之見利忘義、時人之趨炎附勢，故而「毫髮一為瑕，丘山不可勝」。所謂山陵之禍起于毫髮，此乃「猜恨坐相仍」之根源。而當今之世，小人之變亂善惡，猶如碩鼠之食苗、蒼蠅之點白。⁸⁴此兩句進一步闡發「世議逐衰興」，國君對人民之重斂，猶如碩鼠之食苗，貪而畏人。

⁸⁴ 「食苗實碩鼠」化用《詩經·魏風·碩鼠》之典故，「點白信蒼蠅」則本於鄭玄《毛詩箋》之典故。《文選·李善注》：「毛誠曰：碩鼠碩鼠，無食我苗。又曰：營營青蠅，止於邱樊。鄭玄曰：蠅之為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

「鳧鵠」六句進一步闡發「人情賤舊恩」。「鳧鵠成美」隱指田饒諷刺魯哀公「以遠近而貴鵠賤雞」之事；「前薪見陵」則化用汲黯諷刺漢武帝「陛下用群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之語，兩者都用來說明人情賤舊貴新，忘恩負義的淺薄。⁸⁵ 接著再征引周幽王得褒姒而黜申后、漢成帝寵趙飛燕而去班婕妤的故事，⁸⁶ 再以帝王的喜新厭舊、始幸終棄，更進一步證明「人情賤恩舊」，若此，則當今之世諸多是非不分、黑白顛倒之悲劇，原是「古來共如此」，則今日個人之不幸遭遇又何足為怪呢？

雖則結尾故作曠達之語，引用「賢人不見信於國君」、「美人不見寵於帝王」之例，然一句「古來共如此，非君獨撫膺」的古今皆然，卻包含著於此碩鼠之輩橫竄，蒼蠅之流亂飛之世，飽受壓抑與汙穢的耿介寒士，其內心深處的多少慘痛吶喊，以及感時傷懷的無奈慨嘆啊。又如 代放歌行：

蓼蟲避葵董，習苦不言非。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
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
素帶曳長飆，華纓結遠埃。日中安能止？鐘鳴猶未歸。
夷世不可逢，賢君信愛才。明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
一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
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

⁸⁵ 《文選·李善注》：「韓詩外傳：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謂哀公曰：夫雞頭戴冠，文也；足有距，武也；見敵敢鬥，勇也；有食相呼，仁也；夜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君猶日淪而食之者，以其所來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出君園池，食君魚鶯，喙君稻粱，無此五者而貴之，以其所從來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公曰：吾書子之言。」：《史記》曰：「汲黯謂武帝曰：陛下用群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

⁸⁶ 吳兆宜注：「《史記》：『褒姒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笑。幽王為烽遂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故曰『周王日淪惑』。飛燕外傳：「帝嘗私語嬪嬙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故曰『漢帝益嗟稱。』余蕭客曰：「飛燕外傳：『飛燕緣主家大人得入宮。宮中素幸者從容問帝。帝曰：豐若有餘，柔若無骨，遷延謙畏，若遠若近，禮義人也。寧與女曹婢脅肩者比耶？』此所謂『漢帝益皆稱也』。」

郭茂倩列此於相和歌辭之十三，其相關之記載為：

孤子生行，一曰《孤兒行》。古辭言孤兒為兄嫂所苦，難與久居也。歌錄曰：「《孤子生行》，亦曰《放歌行》。樂府解題曰：鮑照放歌行云：蓼蟲避葵藿，言朝廷方盛，君上好才，何為臨歧相將去也。」（宋·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頁 567，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8 年）

據此，放歌行 於樂府古辭中寫的是孤兒備受兄嫂折磨，難與久居的內容。鮑照的擬作，舊瓶裝新酒，用以揭露黑暗，抨擊時政。鮑照的樂府詩除了蘊含有強烈批判現實的精神外，更多的是傾瀉內心不平的憤慨。他常常把自身的體驗引申為對整個社會的認識，代表貧寒之士對貴族壟斷權力、獨享榮華的現狀，提出強烈的抗爭，並在詩中反映普通民眾的不幸遭遇。本詩即針砭時弊，通過小人與曠士的對比，深刻地揭露小人奔走於權貴中，得意忘形、阿諛奉承的醜態；尖銳地諷刺了當時官場奔競鑽營的腐敗風氣。同時也讚揚不甘被卑污世風所染的曠士，其安於貧賤、不趨炎附勢的高風亮節。

此詩起調不凡，「蓼蟲避葵藿，習苦不言非。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四句開門見山以「蓼蟲避葵藿，習苦不言非」兩句為起興，將齷齪小人與高懷曠士分列兩句，形成強烈之對比。⁸⁷

⁸⁷ 《東方朔 七諫 怨世 說：「柱蠹不知所淹留兮，蓼蟲不知徙乎葵菜。」是為此兩句典故之出處。前人對於此兩句有不同之註解，王逸注說：「言蓼蟲處辛烈，食若惡，不能知徙於葵菜，食甘美，終以困苦而瞿瘦也，以喻己修潔白，不能變志易行，以求祿位，亦將終身貧賤而困窮也。」《文選 六臣注》說：「呂延濟曰：小人不知曠士之心，亦猶蓼蟲不知葵藿之美。」前者即謂曠士習慣于辛苦之生涯，不以辛苦為非。後者即以蓼蟲不識甘味，比喻小人不知曠士之懷。

蓼蟲是種生長在辣蓼草上的昆蟲，葵葦是種甜菜。豁達之曠士其本色即是以苦為樂，而其不求祿位、食苦而無怨言之高操胸懷，就如蓼蟲之避開甘甜的葵葦而甘願處於辛辣的蓼草之上一般。當今之世，那心胸狹隘、目光短淺，只知奔競鑽營、趨甘避苦的小人，怎能了解曠士潔身自愛的高尚情操呢？小人之趨甘避苦，相對於曠士之以苦為樂，正生動地反映出處於當時貴族之內部衝突日益劇烈的情況下，文人對仕途之望而生畏與小人之四處鑽營，正好處於強烈對比之地位。

當時官場風氣的腐敗，達官貴人奔競鑽營的醜態由「雞鳴洛城裡，禁門平旦開，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素帶曳長飆，華纓結遠埃。日中安能止，鐘鳴猶未歸」八句呈顯出小人卑鄙齷齪的行為。於雄雞剛報曉、禁門剛打開之時，那班戴冠冕、乘蓬蓋車的仕宦之徒，便已從四面八方蜂湧而至。他們腰間繫著的素帶，在大風中飄揚，華麗的帽纓上結聚了遠道而來的塵埃。好一幅有色彩、有動態、形象傳神、耐人品味的盛風畫面。句中未著一字褒貶，卻如沈德潛於《古詩源·卷十一》中所說：「寫盡富貴人塵俗之狀」。把角逐名利者風塵僕僕、奔競鑽營的醜態，刻劃得入木三分。他們到處奔走，從「平日」到「日中」再到「鐘鳴」，其夜以繼日地奔走鑽營，竟到了廢寢忘食之地步。

「夷世不可逢，賢君信愛才。明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此四句描寫小人歌頌當朝聖明，阿諛逢迎之言論。於奔競的小人口中目前是千載難逢的太平盛世，君王是真正愛才的賢君，因此英明的考慮來自天子自己的決斷，決不受外來的影響而動搖。因此「一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於此聖明之時，具有才能之士只要一言之美、片善之長，就會受賢君青睞，被封官賜爵，如此就能辭別田野、登上朝堂。而賢君之愛才，豈止是賞賜給你白璧而已呢？也許還將仿效燕昭王那

樣築臺於易水之旁，置千金於臺上，以延覽天下之賢士呢。

自「夷世不可逢」至「將起黃金臺」八句，出自奔競小人對曠士勸誘之辭，讀來極具諷刺，如果賢君真是愛才且又英明果斷，士人怎會視官場為畏途呢？此更彰顯一般小人得意忘形，只想升官發財之醜態。最後小人志得意滿地詰問曠士，為何遲疑徘徊，不肯向仕途前進呢？全詩就此打住，卻餘味無窮。這一問，既照應了開頭的「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更深化了奔競小人阿諛逢迎之醜態。

劉宋王朝政治腐敗，賣官鬻爵，賄賂公行。高門世族把持朝政，一般無恥之徒狗苟蠅營，以求富貴利達。又因其重視門第，用人不憑才行，但憑出身。故非出身於貴胄世家的鮑照，雖才華橫溢，卻久居下位。其雖具有曠士謝仕祿而窮居及潔身自好的高尚情操，然全詩深刻地揭露官場之鑽營奔竟、尖銳地抨擊時政之黑暗腐敗，正寄寓了詩人感時傷懷之滿腹慨嘆，尤以結尾二句「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更隱藏著無限傷感的情緒。

二、「歡樂極盡、年華老去」之感傷：

劉宋時期，由於上層統治集團的醉生夢死，因此經常可見通宵達旦地尋歡作樂。歡樂的時光總教人流連忘返，然而曲終人散、年華老去的傷懷，卻令人感慨。如 代白紵舞歌詞四首之三：

三星參差霧霑濕，弦悲管清月將入。寒光蕭條候蟲急，
荆王流歎楚妃泣。紅顏難長時易戢，凝華結藻久延立。
非君之故豈安集。

此詩描寫極盡歡樂的君王與嬪妃，於曲終人散時之感傷。

劉宋時期因為社會的動蕩不安與世家大族的橫行霸道，因此上層統治集團其生活之豪華奢侈是揮霍無度的。故處處可見王公貴族在眾多嬪妃女樂的陪侍下，通宵達旦地尋歡作樂。然而歡樂的時光總是容易消逝，當心宿參差、殘月入沒之時，面對曲終人散後的「弦悲管清」，君王與嬪妃不禁悲嘆而泣。一向沈溺於輕歌妙舞中的君王，不禁感慨時光之易逝，歡樂之無常。而一向伴君、侍君愛之嬪妃除了感慨時光短暫無法常伴君側外，更令人傷悲的應是歲月之無情，紅顏之易老。

「荊王流歎楚妃泣」一句，以「荊王之歎」、「楚妃之泣」為例，比喻尋歡作樂的君王與嬪妃面對「弦悲管清」、「寒光蕭條」之時的感慨萬千；「紅顏難長時易戢，凝華結藻久延立。」進一步描寫昔日讓君王通宵達旦、流連忘返的嬪妃，面對青春不常在時的感慨與傷悲。雖則因年華老去，已無法常伴君側，然卻仍感念君王昔日的恩寵。一句「非君之故豈安集」寫盡色弛愛衰之嬪妃無盡的感慨與傷懷。

三、「仕途失意、滿懷憂憤」之感傷：

劉宋時期，由於統治者的昏庸和封建制度的腐朽，許多懷才不遇者，始終未能獲得重用。為此詩人滿懷憂憤，更希望有朝一日能實現其遠大的政治理想。如 代白紵舞歌詞四首之四：

池中赤鯉庖所捐，琴高乘去騰上天。命逢福世丁溢恩，
簪金藉綺升曲筵。恩厚德深委如山。潔誠洗志期暮年。
烏白馬角寧足言。

此詩描寫失意之詩人為了獲得朝廷的信用，得以實現政治理想

和遠大抱負，因此對皇室滿懷感恩圖報之心意。

劉宋時代，由於高門士族對庶族寒門的極度排擠，因此廣大寒士被壓抑而不見重用的情況是屢見不鮮的。

元嘉年間於歷史上有「太平盛世」之美稱，因此此一時期社會一度得到短暫的安定，經濟隨著復甦，人們也得以安居樂業。向來被壓抑的廣大寒士，紛紛利用此太平盛世的時機撰詩為文，歌頌天下昇平的景象，盛讚聖上英明之功績。更希望藉此躋身朝廷、實現其政治理想。在這種風氣的鼓舞下，向來不甘沈淪於世的鮑照，藉著為始興王濬作《白紵舞歌辭》之時，便作如此「逢世丁恩」、「誠志相期」、「感恩思報」之表白。

池中赤鯉本為庖廚所捐棄不用，然因獲琴高之適才適用，因此得以飛騰上天。今負錘下農之詩人即如被棄池中之赤鯉，一心盼望君王能如琴高乘赤鯉般識才，使詩人能因君王之恩賜而得以「簪金籍綺」、「升坐曲筵」⁸⁸。

「恩厚德深委如山，潔誠洗志期暮年，烏白馬角寧足言。」短短三句，寫盡詩人遠大的理想和抱負，及其對君王深切的期盼。每每念及君王之厚恩深德，總相信至誠是可以感動天地的。然而時代是如此黑暗，面對封建制度的腐朽和統治者的昏庸，縱有滿腹才華卻始終未能獲得朝廷重用的詩人，也只能滿懷憂憤了。

四、「君王揮霍、窮其淫慾」之感傷：

劉宋時期，由於最高統治者只顧自身享受，因此營造宮殿、

⁸⁸ 簪金籍綺，即一般所謂紆青拖紫說。《儀禮》：「冠者升筵坐。」即指此而言。

遍選美女，其淫欲的荒唐行徑時時可見，如此忽視民眾生計的恣意妄為，令人感慨。如 代陸平原君子有所思行：

西上登雀臺，東下望雲闕。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髮。
繡甍結飛霞，璇題納行月。築山擬蓬壺，穿池類溟渤。
選色遍齊代，徵聲匝邛越。陳鐘陪夕讌，笙歌待明發。
年貌不可還，身意會盈歇。蟻壤漏山阿，絲淚毀金骨。
器惡含滿歆，物忌厚生沒。智哉眾多士，服理辨昭昧。

郭茂倩於《樂府詩集》中列此詩於雜曲歌辭之一，其相關之記載為：

「樂府解題」曰：「君子有所思行 晉陸機云：『命駕登北山。』宋鮑照云：『西上登雀臺』梁沈約云：『晨策終南首。』其旨言雕室麗色，不足為久歡。宴安酖毒，滿盈所宜敬忌，與 君子行 異也。（宋·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頁 893，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8 年）

由此記載，可知鮑照此詩其旨即如《樂府詩集》中所記載：「雕室麗色，不足為久歡。宴安酖毒，滿盈所宜敬忌。」因此有志之士，有感於君王之過於揮霍、奢華，特別以「蟻壤漏山阿，絲淚毀金骨。器惡含滿歆，物忌厚生沒」⁸⁹ 之語重心長的感懷來勸諫君王。

⁸⁹ 《家語》載：「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欵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欵，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實之。』中而正，滿則覆。夫子喟然而歎曰：『嗚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老子》曰：

只是令人感慨的是，劉宋時期的社會，不只是大權在握的君王沈溺於雕室麗色、醇酒享樂的生活中，即便連汲汲營求、苟且鑽營的許多朝廷大臣，為了貪圖高官厚祿，竟也伴著君王沈浸於榮華富貴的美夢中。無怪乎詩人要急急地發出「智哉眾多士，服理辨昭昧」⁹⁰的感慨！雖明知自身人微言輕，卻仍不免盼望借古諷今的勸諫，能喚醒君王與朝臣。又如 代昇天行：

家世宅關輔，勝帶宦王城。備聞十帝事，委曲兩都情。
倦見物興衰，驟睹俗屯平。翩翻若回掌，恍惚似朝榮。
窮途悔短計，晚志重長生。從師入遠嶽，結友事仙靈。
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風餐委松宿，雲臥恣天行。
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暫遊越萬里，少別數千齡。
鳳臺無還駕，簫管有遺聲。何時與汝曹，啄腐共吞腥。

郭茂倩《樂府詩集》中列此詩於雜曲歌辭之三，相關之記載為：

《樂府解題》曰：「升天行，曹植云：『日月何時留。』」鮑照云：『家世宅關輔。』曹植又有 上仙錄 與神遊 五遊 龍欲升天 等篇，皆傷人世不永，俗情險艱，當求神仙，翱翔六合之外，與 飛龍 仙人 遠遊篇 前緩聲歌 同意。」按 龍欲升天 即 當

「人之生，動之死地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
⁹⁰ 辨昭昧，典出《莊子·知北遊》：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此典故乃說明君、臣自有本該遵守之正道，不可一時昭然，一時昧然，做出禍國殃民之事來。

嬌欲高行 也。(宋 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頁 919
，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8 年)

由此記載可知，此詩當如《樂府詩集》中所言：「傷人世不永，
俗情險艱，當求神仙，翱翔六合之外。」另外方虛谷也說：

厭世故而求神仙。從末句之意，則寓言借喻君子，有高
世遠意，拔出塵埃之表。視世間卑污苟賤之人，直如禽
畜之吞啄腐腥耳。

可知此乃詩人厭惡世俗衣冠禽獸之輩的弱肉強食，隱約流露自身
超脫拔俗、不同流合汙的感時傷懷之作。

我國文學史上，自魏晉以來，文人即有許多遊仙之作，而此類作
品，並非皆為出世而作，一般皆是藉仙境的描寫來寄託詩人心中難以
言喻的隱情。本詩即為一例。

自「家世宅關輔」至「恍惚似朝榮」八句，表面上是以漢朝的史
事為敘寫的主題，實際則是以此為比喻，論盡朝代的興衰及人事的炎
涼。

劉宋時期，社會紛亂，宗室內部之矛盾衝突、傾軋鬥爭更時有所
聞，詩人們有感於現實政治之殘酷無情、詭譎多變，於感時傷懷之際，
遂嚮往馳情游想、飄飄欲仙的超脫絕俗。如此逍遙自由的衷心嚮往，
表現于「從師入遠嶽」至「解玉飲椒庭」八句。

然而世上貪圖於富貴權勢、卑汙苟且、汲汲營求之輩何其多？於
此居高臨下、俯瞰塵世人間之際，但願自己能永遠脫離塵世的污濁。
感時傷懷的無奈，更於「何時與汝曹，啄腐共吞腥」二句中表露無遺。

五、「回首往事、繁華盡去」之感傷：

劉宋時期，由於民族矛盾之衝突及政權更迭之頻繁，因此社會動蕩不安，人民生活困苦。又由於激烈的南北戰爭帶給家園無限的重創，因此詩人於回首往事，對繁華盡去之際感傷無限。又如 代堂上歌行：

四坐且莫誼，聽我堂上歌。昔仕京洛時，高門臨長河。
出入重宮裏，結友曹與何。車馬相馳逐，賓朋好容華。
陽春孟春月，朝光散流霞。輕步逐芳風，言笑弄丹葩。
暉暉朱顏酡，紛紛織女梭。滿堂皆美人，目成對湘娥。
雖謝侍君閑，明粧帶綺羅。箏笛更彈吹，高唱好相和。
萬曲不關心，一曲動情多。欲知情厚薄，更聽此聲過。

郭茂倩於《樂府詩集》中，列此詩於雜曲歌辭之五，題作 堂上歌行

此詩以洛陽京城的盛衰為主題，詩人於回首往事之際，思及面目全非的大好河山，感傷至極。

晉、宋時期，由於民族矛盾異常尖銳而又複雜，因此長期處於南北分裂的階段。又因政權更迭頻繁，所以社會動蕩不安，人民生活困苦。

元嘉二十七年春，北魏發兵入侵南宋，同年秋天宋師大舉反攻，雙方經過激烈戰爭、皆損失慘重。自景平元年至元嘉末年，宋、魏間之爭戰長達三十餘年。在這漫長的南北戰爭中，許多熱愛國家的民眾，對山河變色、家園破碎之慘況，為不痛心疾首。

此時，詩人即以「四坐且莫誼，聽我堂上歌」的說唱方式，滿懷

激情地訴說昔日洛陽京城的繁華盛況。如此的盛況自京城建築的金碧輝煌至城外車水馬龍、人潮洶湧的鼎沸而至彈奏歡唱、舞榭歌臺的歡愉，自「高門臨長河」至「高唱好相和」一路鋪寫而下，如此的繁榮，令人沈醉，然而這一切的歡愉如今卻已隨著一句「昔仕京洛時」而走入歷史的記錄中，因此回首往事，令人心碎。繁華盡去後的落寞、山河破碎後的沈痛，於「萬曲不關心，一曲動情多。欲知情厚薄，更聽此聲過」四句中表露無遺。又如 代少年時至衰老行：

憶昔少年時，馳逐好名晨。結友多貴門，出入富兒鄰。
綺羅豔華風，車馬自揚塵。歌唱青齊女，彈箏燕趙人。
好酒多芳氣，饋味厭時新。今日每相念，此事邈無因。
寄語後生子，作樂當及時。

此詩描寫詩人年少風光得意時的歡樂生活，及至年老憶及青春年少時光，頗多感慨！

黑暗的封建社會，慣常見到的是上層統治集團的相互傾軋；險惡的官場更多的是善惡不分與是非不明。劉宋時期的社會，即處於如此複雜與不安的狀態，因此許多無故遭受誹謗、猜疑的正直之士，於風雲詭變的時代不禁興起行樂及時的消極念頭。

全詩自「憶昔少年時」一句展開層層的鋪寫與追憶，詩人年少時曾於晨明之際，乘馬奔馳；束裝綺羅、結交富門新貴；更有美女獻藝，美酒嘉餚，這樣的享受真是歡樂至極，然而如今只待成追憶。因此詩人於感念繁華盡去後，不禁語重心長地說道：「寄語後生子，行樂當及時」如此的感慨，有警惕、有追悔、也含有未知旦夕禍福的無奈與及時行樂、得過且過的茫然與消極。

第四節 思鄉情愁

樹木把根蒂紮植於土地的心坎中，於是土地成為葉子墜落時最後的歸宿；人把魂夢交給了故鄉保管，於是故鄉成為遊子飄泊時最牽縈的呼喚。自古以來，離鄉飄泊的遊子，或者因為動盪流離，而至淚濺心驚、無奈惶惑；或者因為追求尋覓，每遇霜寒鐘殘時，倍覺孤寒與悽愴。也許離鄉之時各有殊途，然而遊子思鄉情愁的呼喚，卻是同樣的誠摯與深切。

劉宋時期，由於南北分裂、戰禍頻仍，因此社會長期處於紛擾不安的狀態，為了保家衛國，成千上萬的遊子，羈旅異鄉；又因黑暗的封建社會，上層統治集團苛稅虐政對平民百姓的殘害，因此貧寒之士的生活毫無保障。為了一家溫飽，不計其數的遊子顛沛流離，嘗盡辛酸。

生於憂患、一生顛沛流離的詩人鮑照，以其刻骨銘心的體驗，於詩作中細膩地寫出遊子思念故鄉的萬種離愁、百般別恨，本節試就思鄉情愁之類型分析如下：

一、「客中倦遊、思親盼歸」之情愁：

劉宋時期，由於社會處於紛擾不安的狀態，因此長期羈旅異鄉之遊子，其思親盼歸之情懷淒涼而痛楚。如 代東門行：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

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
遙遙征駕遠，杳杳白日晚。居人掩閨臥，行子夜中飯。
野風吹草木，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
絲竹徒滿座，憂人不解顏。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

此詩描寫長期羈旅遠遊的遊子思念家鄉之情景。郭茂倩於《樂府詩集》中列此詩於相和歌辭之十二，相關之記載為：

《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云：『《東門行》歌古東門一篇，今不歌。』《樂府解題》曰：『古詞云：『出東門，不顧歸。入門悵欲悲。』言士有貧不安其居者，拔劍將去，妻子牽衣留之，願共舖糜，不求富貴。且曰『今時清，不可為非』也。若宋鮑照『傷禽悲弦驚』，但傷離別而已。」（宋·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頁551，台北里仁書局，民國88年）

由此記載可知，鮑照此詩雖是依題仿作，但在內容上是有所發展的。又《文選·六臣注》：

劉良曰：東都門，長安城門名。別離之地，故敘去留之情焉。

據此，則此詩是以「傷別離」為主題。自「傷禽惡弦驚」至「何況異鄉別」八句先從送別的親人和御車者側面悲痛的描寫，襯托出遊子難以為懷的離情。再從「心斷絕」、「復還訣」的內部心理刻劃寫出遠走他鄉、訣別親人的痛楚。

遊子帶著生離死別的痛楚遠行，心境本已淒涼萬分，然而在漫漫遠行的旅途中，又得歷經車馬遲緩、長途跋涉的艱難，每當目睹荒山野樹、秋風蕭瑟的淒清時，使得遊子黯然神傷，難以為懷的思鄉情愁，不禁油然而生。「居人掩閨臥，行子夜中飯」二句，是羈旅生活的真實寫照，透過「居人」與「行子」的強烈對比，更襯托出旅人長途跋涉的艱辛。當「居人」早已在家掩閨而臥時，旅途中的「行子」卻直到半夜才進餐。「遙遙征駕遠」至「行子心腸斷」六句透過遠行路途的跋涉，寫盡了遊子在羈旅中顛沛流離的苦，而更苦的是存在遊子內心深處無時無刻無不思念親人的思鄉情愁。

「食梅常苦酸」至「彌起長恨端」結尾六句，更寫出痛苦的羈旅中，遊子難以消解的、盼早日歸家的思鄉情愁。透過「食梅苦酸」、「衣葛苦寒」的比喻，更顯出遊子羈旅在外的思鄉情愁之苦，是無可避免、也無法排遣的。即使樂聲四起、嘉賓滿座，非但無法為遊子消愁解憂，卻反而引起更深、更長的思鄉情愁。其痛苦之深遠，即如李白於 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 一詩中所說的：「抽刀斷水水更流，舉杯銷愁愁更愁。」

二、「邊塞將士、眷戀家鄉」之情愁：

兵慌馬亂的戰亂歲月，將士為了保家衛國，常需長期戍守邊境。而其對家鄉無比眷戀的深情，是如此悲慘淒切。如 代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問客何鄉士。捷步往相訊，果得舊鄰里。
悽悽聲中情，慊慊增下俚。語昔有故悲，論今無新喜。

清晨相訪慰，日暮不能已。歡戚競尋緒，談調何終止。
辭端竟未究，忽唱分途始。前悲尚未弭，後感方復起。
嘶聲盈我口，談言在君耳。手跡可傳心，願爾篤行李。

此詩描寫兵荒馬亂的時代，戍邊守境的將士對家鄉無比眷戀的深情。郭茂倩於《樂府詩集》中列此於相和歌辭之十五，其相關之記載為：

《古今樂錄》曰：「王僧虔《技錄》云：『門有車馬客行 歌東阿王置酒一篇。』《樂府解題》曰：「曹植等門有車馬客行 皆言問訊其客，或得故舊鄉里，故駕自京師，備敘市朝遷謝，親友凋喪之意也。」按曹植又有門有萬里客，亦與此同。（宋 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頁 585，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8 年）

由此記載可知，曹植從古歌自製新題 門有萬里客，其意與 門有車馬客行 相同。錢仲聯《鮑參軍集注》引朱矩堂說：

樂府有一詩而三用者。如曹植 置酒篇，本 野田黃雀行 辭也，而借為 門有車馬客行。王僧虔技錄云：『門有車馬客行，歌東阿王置酒一篇，又借為 箜篌引。』《古今樂錄》曰。『箜篌歌，瑟調，東阿王辭，門有車馬客行置酒篇。』蓋取其知命何愛之意為 野田黃雀行，取其親交從遊之意為 門有車馬客行，取其晦跡遠害之意為 箜篌引 也。車馬客者，所謂長者車

轍也。曹植轉而為 門有萬里客行 則言問訊其客，或得故舊鄉里，或駕自京師，備敘市朝遷謝親友凋喪之意，無所不可。《樂府解題》合而一之，失本義矣。」明遠此篇，與曹植置酒一篇，用意迥別，而與 門有萬里客 篇意同，此當是擬曹植 門有萬里客 篇。（錢仲聯注《鮑參軍集注》頁 153，台北木鐸出版社，民國 71 年）

由此可知鮑照之 代門有車馬客行 與曹植 門有萬里客 篇其詩意是相同的。⁹¹ 本詩前四句點明他鄉逢故里的欣喜，由「捷步」之迅、疾與「果得」之期盼，更可見出遊子思鄉之情的期待與迫切。

雖然他鄉遇故里，是令人欣喜，足堪聊慰思鄉之情愁的，然而「語昔有故悲，論今無新喜」如此的相逢，卻因昔日親朋凋謝，悲不能勝；今日世路蹭蹬，無喜可言。因此而使得兵荒馬亂中偶然相逢的遊子更加愁上加愁。「前悲尚未弭，後感方復起」今日之相會，雖然聊復傾懷，然而悲慘淒切的思鄉情愁，卻永遠魂牽夢縈，催人斷腸。

三、「羈身仕途、思念家園」之情愁：

劉宋時代，因政治風波不斷，而使得羈旅仕途之詩人，也隨著浮沈於宦海中，因其長期羈旅異地，故對久別之家園有無限的思念。如 代權歌行：

⁹¹ 曹植 門有萬里客 詩：「門有萬里客，問君何鄉人，褰裳起從之，果得心所親。挽裳對我泣，太息前自陳。本是朔方士，今為吳越民。行行將復行，去去適西秦。」（宋·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頁 587，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8 年）

羈客離嬰時，飄飄無定所。昔秋寓江介，茲春客河滸。
往戢于役身，願言永懷楚。泠泠儵疏潭，邕邕鴈循渚。
颺戾長風振，搖曳高帆舉。驚波無留連，舟人不躑佇。

此詩描寫長期浮沈宦海的詩人，因飄泊四方而對家鄉有無限的依戀。劉宋一代因飄搖不定的政治風波，使得混跡官場的詩人，也隨著浮沈於宦海中。

詩人鮑照由於年少時充滿著乘長風破萬里浪的雄心壯志，因此毛遂自薦，貢詩言志，投身仕途。然因出身寒微，又因政治險惡，故於狂風惡浪、波濤洶湧的漩渦裡，飽經風霜、備嘗艱辛。及至險惡的現實帶給他無盡的挫折，當他不敢在驚濤駭浪的現實中流連時，終因難以抉擇的矛盾，故雖知禍之將至，卻束手無策。朱柅堂對此詩的批評說：

困于行役，有回舟返櫂之思。余讀《宋書》，至子業景和元年，袁顓求為雍州刺史時，以其舅蔡興宗為荊州長史，辭不行。顓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不保夕。興宗曰：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讐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及子勛之敗，流離外難，百不一存，眾乃服蔡興宗之先見。明遠知驚波之無可留連，而卒死於亂兵，亦在百不一存之中。君子居亂世，至於進退不保，可哀也哉！

朱氏此說甚為剴切，詩人之令人感嘆正是「君子居亂世，至於進退不保，可哀也哉！」本詩自「羈客離嬰時」至「茲春客河滸」開頭

四句，即為詩人自身的感慨，感慨自己隨波逐流的仕宦生涯，就如同無根的漂萍一樣，居無定所。

至於「往戢於役身，願言永懷楚，泠泠儵⁹² 疏潭，邕邕鴈循渚」四句，則以儵魚、鳴鴈為比喻，表明自己對定安又不必流離遷徙的生活之渴望。由此正可看出詩人長期羈旅異地後對家鄉的思念和辛酸。然而如此的思念和辛酸，卻因浮沈於宦海的身不由己，故而只能於任人役使中，繼續忍受著那苦不堪言的羈旅生涯及思鄉情愁，一聲聲的無奈，一句句的思念，只能隨著「驚波無留連，舟人不躊佇」的感嘆，隱沒於驚濤駭浪的險惡政治中。

四、「每逢佳節、加倍思親」之情愁：

自古以來，遊子的思鄉情愁總是動人心絃的。在平常的日子裡，這樣的思鄉懷親之情是自然存在但不一定顯露的，若一旦遇到了「佳節」，則如此深藏的情懷常常是一發不可抑止的。如 代悲哉行：

羈人感淑節，緣感欲回轍。我行詎幾時，華實驟舒結。
睹實情有悲，瞻華意無悅。覽物懷同志，如何復乖別。
翩翩翔禽羅，關關鳴鳥列。翔鳴尚儔偶，所歎獨乖絕。

郭茂倩於《樂府詩集》中列此詩於雜曲歌辭之二，其相關之記載為：

⁹² 儵，儵魚，小白魚，體小而常浮出水面，善游。

《歌錄》曰：「《悲哉行》，魏明帝造。」《樂府解題》曰：「陸機云：『遊客芳春林。』謝惠連云：『羈人感淑節。』皆言客遊感物憂思而作也。（宋·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頁 899，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8 年）

由此可知，陸機、謝惠連之《悲哉行》皆言客遊感物憂思而作也。且此篇也見載於《謝法曹》集。⁹³此詩描寫飄泊異鄉的遊子，因孤居獨處，每逢時序變遷時，總因觸景生情，而引起思鄉情愁。

其實，遊子的思鄉情愁是恆長存在的，只是如此的情懷常是深藏的。然而如此深藏的情懷，一旦遇到了佳節，卻常常是無法抑止的。此即如王維於 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一詩中所說的「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因為「佳節」是與家人團聚的日子，而且這樣溫馨的團聚，往往和家鄉風物的許多美好記憶聯結在一起。本詩即以「羈人感淑節，緣感欲回轍」兩句，揭開了羈旅他鄉的遊子，因感念春節而引發的綿綿無盡的思鄉情愁。

春節，本是熱鬧、團聚的日子，然而對於孤居獨處的遊子來說，繁華熱鬧所帶來的反而是飄泊於茫茫人海中的孤子無親，因此當面對開花結實、欣欣向榮的草木時，飄泊異鄉的遊子並無絲毫的喜悅，只有滿懷觸情生情的思鄉情愁。「我行詎幾時，華實驟舒結」兩句，以草木屢屢開花結實的頻繁次數，更顯遊子羈旅異鄉時間之久遠。「睹實情有悲，瞻華意無悅。」隨著春華秋實的時序變遷，更加牽引遊子「睹物思人、觸景生情」的思鄉情愁。如此難以為懷的思鄉情愁，不禁讓飄泊異鄉的遊子悲嘆：飛離鳴鳩尚且能比翼飛翔、互相唱和，何獨命運乖舛之遊子，需與親朋好友乖離？飄泊異鄉的遊子滿懷無奈的

⁹³ 「樂府作惠連，《鮑照集》亦載此。」

思鄉情愁，就湮沒在「所歎獨乖絕」的一聲聲長長的悲歎中。

五、「飽含家愁、憂國傷時」之情愁：

古代詩人遨遊祖國名勝、寄情山水，也是一種熱愛生活的表現，尤其處於南北分裂、山河破碎的魏晉六朝，如此的寄情山水，正是詩人從自身所處地位對時代與現實的獨特觀察與思考。鮑照和晉宋之際很多詩人一樣，當他登高覽勝時，純非單純的流連風光，而是飽含家愁國憂的慷慨悲歌。如 代陽春登荆山行：

旦登荆山頭，崎嶇道難遊。早行犯霜露，苔滑不可留。
極眺入雲表，窮目盡帝州。方都列萬室，層城帶高樓。
奕奕朱軒馳，紛紛縞衣流。日氛映山浦，暄霧逐風收。
花木亂平原，桑柘盈平疇。攀條弄紫莖，藉露折芳柔。
遇物雖成趣，念者不解憂。且共傾春酒，長歌登山丘。

此詩描寫客居異鄉的遊子，登山覽勝時，懷憂不解的思鄉情愁。荆山在現今湖北省南漳縣西北八十里，為漳水所出，山勢險峻，但風景優美。由「崎嶇道難遊」、「苔滑不可留」兩句可見荆山的山勢雄偉峻拔、且崎嶇難行。然而詩人卻不畏艱難的攀登到荆山頭，因為登上山頂後，極目所望，千家萬舍、櫛比鱗次；層城樓臺，巍峨聳立；車水馬龍，人潮熙攘；繁花盛開、綠野平疇；春光美景，盡收眼底。荆山城熱鬧繁華的景況與宜人的景色由「方都列萬室」至「桑柘盈平疇」八句中描寫得淋漓盡致。

朱軒、縞衣、日氛、暄霧、繁花、綠樹所構築之畫面是五彩繽

紛的世界、一連串令人目不暇給的美景，帶給遊客的應是心曠神怡的感覺。但詩人此番登山冶遊的心境卻是「遇物雖成趣，念者不解憂」。雖然在春暖花開的時節自然美景盡呈眼前，但是那濃烈的思鄉情愁，卻讓登上荊山的詩人，毫無心思欣賞那一覽無遺的美景。色彩繽紛的景物、遒勁險峭的山勢，在詩人的盡情描寫下，更透露出心中極度的悲哀與淒涼。如此的惆悵，且看詩人如何排遣，就讓它開朗豁達地在引吭高歌、把酒言歡的盡情歡樂中度過吧！豈料「且共傾春酒，長歌登山丘」的強顏歡笑，卻更襯托出內心深處那無法驅遣的、濃鬱的悲哀。

劉宋朝代，孝武帝末年之時，正當宗室內鬪達到白熱化的階段，此時，詩人鮑照進入臨海王子項幕府擔任前軍行參軍之職務，當時臨海王年僅七歲，因被委為荊州刺史，所以鮑照得隨行前往荊州，伴隨這樣一位年幼無知的宗室王離開京都，鮑照是極其不願的，因此其從臨海王上荊初發新渚一詩，即流露出迫於朝廷命令、勉強上路的無可奈何。所以，詩人此刻雖登高覽勝，然那滿懷思鄉的惆悵，卻於「念者不解憂」一句中表露無遺；遊子離家萬里、飄泊不定的鄉愁別恨，就在「且共傾春酒，長歌登山丘」的強顏歡笑中更見淒涼與哀愁。

六、「前途渺茫、命運難期」之情愁：

在封建社會裡，由於不同的利益衝突及官場上的善惡不分、是非難辨，使得剛正清廉之士屢屢受到猜疑。於此險惡的環境中，不禁令人產生前途渺茫、命運難期的苦悶。如 代邽街行⁹⁴：

佇立出門衢，遙望轉蓬飛。蓬去舊根在，連翩逝不歸。

⁹⁴ 一作 去邪行，《漢書地理志》：「隴西郡有上邽縣。」又「京兆尹有下邽縣。」

念我捨鄉俗，親好久乖違。慷慨懷長想，惆悵戀音徽。
人生隨事變，遷化焉可祈。百年難必果，千慮易盈虧。

此詩描寫羈旅異鄉的遊子，因「遙望轉蓬飛」，內心油然升起「前途渺茫、命運難期」的思鄉情愁。關於此詩，黃節於《鮑參軍集注》中有如下之記載：

魏武帝 卻東西門行：田中有轉蓬，隨風遠飄揚。
長與故根絕，萬歲不自當。（錢仲聯注《鮑參軍集注》
頁 203，台北木鐸出版社，民國 71 年）

可見詩中「轉蓬」之比喻，應源於魏武帝 卻東西門行。黃節另有如下之記載：

謝惠連 卻東西門行 云：慷慨發相思，惆悵戀音徽
。四節競闌候，六龍引頽機。人生隨時變，遷化焉可祈
，百年難必保，千慮盈懷之。惠連為彭城王法曹參軍時
，文帝元嘉元年，卒年三十七，當是元嘉中葉，明遠卒
於臨海王子項之難，乃在明帝之初，相去不啻三十年，
意此篇明遠擬惠遠也。（錢仲聯注《鮑參軍集注》頁 203，
台北木鐸出版社，民國 71 年）

由此可見，詩中「遷化」之言，應出於謝惠連 卻東西門行，
所以此詩應是仿魏武帝 卻東西門行 及謝惠連 卻東西門行 二詩。
全詩以「轉蓬飛」三字帶出遊子飄泊異鄉的思鄉情愁。

羈旅異鄉的遊子，心中的情感是既脆弱又澎湃的。因此，當面

對隨風紛飛的「轉蓬」時，不禁產生命運難期的感慨。遠離故鄉、久別親朋好友的遊子就如飛蓬之與故根永遠斷絕一般，「念我捨鄉俗，親友久乖違。慷慨懷長想，惆悵戀音徽。」四句，寫出遊子有家歸不得的無奈與久別親朋好友的惆悵。

如此惆悵與無奈的思鄉情愁，是令人難以排遣的，最後詩人只能將其歸緒於「人生隨事變，遷化焉可期」。前途渺茫、命運難期的思鄉情愁，就這樣飄盪在「百年難必果，千慮易盈虧」的深深感慨中。

第五節 歡遊記樂

南朝的第一個政權是由出身寒門士族代表的劉裕掌權。以劉裕為代表的集團，於東晉末年在鎮壓平民反抗暴政的血腥風暴中乘機崛起後，南方便出現百多年來難得一見的統一現象。因自立為帝的劉裕，了解民間寂苦，且又懼於平民反抗暴政風暴的強大威力，因此掌權後企圖改革吏治、厲行節約，以穩定動盪不安的社會秩序、緩和衝突不斷的社會對立。其所推行的政策例如：赦免罪犯，鼓勵他們回鄉生產、減免百姓拖欠的租稅，降低商稅的課征等，凡此種種皆為促進社會的安定及推動經濟的繁榮。

由於南北朝時期，中國封建社會便已發展到土地之擁有權，集中在少數大地主和貴族手裡之現象，因巨額的財富集中在少數豪門士族手中，因此社會上出現坐擁廣大田園土地的大地主，以及走上赤貧絕境的眾多平民百姓兩極化的嚴重分界。此貧富懸殊的畸形對立現象，真可用「富強者兼嶺而占，貧弱者薪蘇無託」來形容。

除此而外，坐擁田地的豪門大族，更招徠大批的佃客與奴隸為其耕種和役使。王公貴族等上層統治集團的豪華揮霍，完全無視於廣大民眾身陷絕境、無以為繼的痛苦掙扎與哀號。鮑照雖出身寒微，面對貧富對立的殘酷現實，有深刻之體驗，但身處其間也受社會現象之感發，通過其詩描繪，上層統治集團通宵達旦的尋歡作樂，以及王公貴族豪華奢侈的歡遊享樂之場景，如：代白紵舞歌詞四首 及 白紵曲二首 即是，郭茂倩於《樂府詩集》中列此於舞曲歌辭之四，其相關之記載說：

《宋書·樂志》曰：「白紵舞，按舞辭有巾袍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吳舞也。晉俳歌云：『皎皎白緒，節節為雙。』吳音呼緒為紵，疑白緒即白紵也。」《南齊書·樂志》曰：「《白紵歌》，周處《風土記》云：『吳黃龍中童謠云：行白者君，追汝句驪馬。後孫權征公孫淵，浮海乘舶，舶白也。歌和聲猶云行白紵焉。』」《樂府解題》曰：「古詞盛稱舞者之美，宜及芳時為樂，其譽白紵曰：『質如輕雲色如銀，製以為袍餘作巾。袍以光軀巾拂塵。』」《唐書·樂志》曰：「梁武帝令沈約改其辭為《四時白紵歌》今中原有《白紵曲》辭旨與此全殊。（宋·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頁 797、798，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8 年）

由此記載，可知「舞出於吳地」，「歌作於晉世」。另《鮑照集》有 奉始興王白紵舞曲啟：

侍郎臣鮑照啟：被教作 白紵舞歌辭，謹竭庸陋，

裁為四曲，附啟上呈。識方渙悴，思塗猥局。言既無雅，聲未能文，不足以宣贊聖旨，抽拔妙實。謹遣簡餘，輒隨悚盈。謹啟。（錢振倫注《鮑參軍集注》頁82，台北木鐸出版社，民國71年）

根據此記載，則鮑照為始興王濬所作之白紵舞歌詞應只有四首而已，其餘二首，則不知作於何時。然《樂府詩集》六首並列，題作「白紵歌」六首；《玉臺新詠》則錄其五、六兩首，題作「代白紵歌辭」。而《鮑參軍詩注》卷二則作「代白紵舞歌詞四首」及「代白紵曲二首」。其中「代白紵舞歌辭四首」層次井然地敘寫王公貴族沈溺於聲色歡樂、沈醉於長夜宴衍之情景。

一、「夜宴歌舞」之歡樂：

劉宋時期，由於上層統治集團掌握著強大、富庶的經濟力量，因此除了過著奢華、揮霍的享樂生活外，沈醉於夜宴歌舞的歡樂情景更時時可見。如「代白紵舞歌辭四首之一」：

吳刀楚製為佩褱，織羅霧縠垂羽衣。含商咀徵歌露晞，珠履颯沓紈袖飛。淒風夏起素雲回，車怠馬煩客忘歸。蘭膏明燭承夜輝。

此詩描寫歌舞曼妙、燃燭徹夜之歡樂。以吳刀為佩、楚製為飾的舞者，身著如薄霧般的輕盈衣衫，歌唱著露晞之章，沈浸于優美的樂

曲之中。「吳刀楚製為佩褱，織羅霧縠⁹⁵垂羽衣⁹⁶。含商咀徵⁹⁷歌露晞⁹⁸，珠履颯沓⁹⁹紈袖飛。」四句極言歌舞者妝扮之華麗、歌聲之優美、舞姿之曼妙，竟使得沈醉其間的王公貴族「車怠馬煩」而至愴然忘歸。

如此歡遊至極之樂，不只令人流連忘返，更讓人想通宵達旦地永遠沈浸於歡愉享樂中。由「蘭膏¹⁰⁰明燭承夜輝」一句，更可見其歡遊之樂。又如 代白紵舞歌辭四首之二：

桂宮柏寢擬天居，朱爵文窗滔綺疏。象床瑤席鎮犀渠，
雕屏匝匝組帷舒。秦箏趙瑟挾笙竽，垂璫散珮盈玉除。
停觴不御欲誰須？

此詩由巍峨的宮殿寫起，自宮殿內豪華的裝飾、精緻的陳設、動人的美女，一路看來極為華麗的鋪排至「停觴一句欲誰須？」一句軋然而止，點明了這一切華麗的鋪排都是為了滿足皇帝一人的御用。

劉宋時期的皇帝是荒於酒色、流連聲伎，耽好女樂的，為了滿足馳騁於聲色犬馬之歡樂，當然少不了大事的鋪張與驚人的揮霍。且看「朱爵文窗滔綺疏，象牙瑤席鎮犀渠，雕屏匝匝組雕舒。」如此精雕細琢的裝飾與陳設竟只為了滿足皇帝一人之御用。而極盡豪華奢侈之生活享受的在上位者，又怎知如此驚人的揮霍是建築在廣大民眾的血汗勞動基礎上呢？又如 代白紵曲二首之一：

⁹⁵ 織羅，細薄透氣的絲織品。霧縠，薄霧般的輕紗。《文選 宋玉 神女賦》：「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瑚。」李善注：縠，今之輕紗，薄如霧也。

⁹⁶ 羽衣，指輕盈的衣衫。

⁹⁷ 謂沈浸于優美的樂曲之中，商、徵、均中國古樂中的音階名。

⁹⁸ 《詩 小雅 湛露》：「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後即用「露晞」指《詩 小雅 湛露》篇。

⁹⁹ 颯沓，紛繁，眾多貌。

¹⁰⁰ 蘭膏，古代用蘭澤子煉製的油脂，可以點燈。

朱唇動，素袖舉，洛陽少年邯鄲女。古稱淶水今白紵，
催絃急管為君舞。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雁天雨霜。
夜長酒多樂未央。

此詩描寫秋夜裡，王公貴族於豪華的宮廷內，沈醉於夜宴歌舞的歡樂情形。

劉宋時期，上層統治集團由於掌握著強大的經濟實力，操縱著民族未來的命運，因此揮霍無度的生活裡，除了頻繁的聚宴、賞景外，更經常沈溺於吃喝玩樂、無所用心的奢華享受中。

風韻飄逸的少女打扮得婀娜多姿，正和著音樂、輕啟朱唇，為君王翩翩起舞。自「朱唇動」至「催絃急管為君舞」四句，有音樂、有歌曲、有樂器、有舞蹈、更有朱唇輕啟、翩翩起舞的美女相伴，如此奢侈的享受，將豪華宮廷內的夜宴襯托得更加歡樂。

雖然時序已入深秋，然而「荷葉黃」、「天雨霜」的寒氣卻仍敵不過宮廷內夜夜春宵、歌舞昇華的歡樂。「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雁天雨霜」二句描寫時節的蕭瑟，對照於結尾的一句「夜長酒多樂未央」，更見夜宴歌舞中歡樂之無窮極。

二、「春筵嬉遊」之歡樂：

劉宋時期，由於君主對聚宴、賞景之喜好，因此時時可見場面浩大、鋪張揮霍的聚宴，尤其於春光明媚之時展開的春筵、嬉遊，更帶來無限的歡樂。如 代白紵曲二首之二：

春風澹蕩俠思多，天色淨綠氣妍和。桃含紅萼蘭紫芽，

朝日灼爍發園花。卷幌結帷羅玉筵。齊謳秦吹盧女弦。
千金顧買芳年。

自古以來，君主會宴群臣嘉賓即為古禮之一。而劉宋時期之封建社會，更加重視此禮儀。由於在上位者之揮霍浪費，因此不管春遊、秋宴，時時可見大講排場之聚宴。例如：宋武帝常於內殿設筵，宴請群臣嘉賓；孝武帝則特別愛好通宵達旦之宴遊。每位君王皆不能免俗地率群臣聚宴、賞景，其豪華奢侈的驚人揮霍日趨嚴重，因此平民百姓的苛捐雜稅日甚一日，而永遠不知民間疾苦的王公貴族卻仍是沈醉於其一貫的奢侈享受中。

此詩則為描寫春光明媚之時，宮廷內玉筵羅列、盡情歡娛之情形。在春風澹蕩，天色澄鮮、氣候妍如、萬物欣欣向榮之際，充滿無限歡樂的春筵展開了。

「春風澹蕩¹⁰¹ 俠思多，天色淨淥氣妍和」二句點出筵席之時節，就在風光明媚的春天。

「含桃紅萼蘭紫芽，朝日灼爍發園花。」二句點出筵席之地點，由繁花盛開的姹紫嫣紅更襯托出春筵的歡樂。

「卷幌結帷¹⁰² 羅玉筵¹⁰³」一個「羅」字寫出春筵排場之盛大。至「齊謳秦吹盧女¹⁰⁴」一句終於托出此番春筵歡娛之因，正因如此，使得王公貴族，莫不惜取少年之時，盡情博得美人歡心。結尾一句「千金顧笑買芳年¹⁰⁵」寫盡王公貴族的沈迷歡遊與揮霍奢侈。又如 代春日行：

¹⁰¹ 澹蕩，謂使人和暢，多形容春天的景物。

¹⁰² 幌，簾幔，多以絲帛或布做成。帷，以布帛製作的環繞四周的遮蔽物。

¹⁰³ 玉筵，豐盛的筵席。

¹⁰⁴ 盧女，《樂府解題》：「盧女者，魏武帝時宮人也，故冠軍將軍陰叔之妹。年七歲，入漢宮，學鼓琴，善為新聲。至明帝崩後，出嫁為尹更生妻。」

¹⁰⁵ 千金一笑買芳年，乃指花費千金，買得一笑。謂不惜代價，博取美人歡心。

獻歲發，吾將行。春山茂，春日明。園中鳥，多嘉聲。
梅始發，桃始青。汎舟艫，齊櫂驚。奏採菱，歌鹿鳴。
風微起，波微生。絃亦發，酒亦傾。入蓮池，折桂枝。
芳袖動，芬葉披。兩相思，兩不知。

此詩描寫在綠意盎然、風光明媚的春季裡，一群青年男女歡樂暢遊的情景。

「春」，於中國農業社會慣指農曆正月至三月之時節，此為一年四季中的第一個季節，每逢此時，大地充滿無限生機，百鳥爭鳴、百花齊放、草木崢嶸、萬象更新。如此怡人的時節，更讓人興起歡樂春遊的興致。在文學的記載裡，有關「春遊」的描寫應溯源自《詩 鄭風 溱洧》：「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此詩以鄭國的青年男女為題材，寫出春遊的歡樂。此後，於詩歌中便經常可見以描寫青年男女歡樂同遊為主題的春遊詩。

南宋詞人辛棄疾曾將自身的深情傾注於自然界的景物之上，因此於 賀新郎 此闕詞中有：「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的說法。此種物我合一的深情，也呈現於本詩中。自「獻歲發，吾將行」起，一路寫出春遊嬉戲的歡樂。從陸地之遊而至水上之遊，最後兼及水、陸之遊。正因為春遊中的男女是如此的心曠神怡，因此無論於陸地之遊或水上之遊，所見所聞皆充滿春光融融的欣喜。春日嬉遊的歡樂，就在明媚的春光裡展開，自「春山茂」至「芬葉披」十六句，層層鋪寫。傳入耳畔的

是由清脆的鳥鳴、婉轉的燕語交相唱和的一曲曲動人心絃的春歌；映入眼簾的是蘭舟畫舫蕩遊煙波江上的逸興遄飛與盡情痛飲。

前段描寫陸地之遊的歡樂，自「春山茂」至「柳始青」六句，由景物之鮮明、豔麗與新生，側面襯托春日歡遊之樂。中篇自「泛舟鱸」至「酒亦傾」為水遊之歡。「奏採菱」¹⁰⁶、「歌鹿鳴」¹⁰⁷將水遊之歡，帶入充滿愉快情調的歌曲裡；至「絃亦發」、「酒亦傾」，一個「發」字與「傾」字，訴進了春遊的歡樂。

然而，春遊之歡樂是無所不在、無人無之的，因此寫罷陸上之樂，再吟水上之歡；談畢男子之縱情，再言女子之浪漫。自「入蓮池」至「芬葉披」四句，將歡遊之樂帶入女子的溫柔婉約中。飄盪在青山綠水間的芬芳，更為無限歡樂的春遊，增添幾許活力與情趣。

三、「癡心妄想」之歡樂：

劉宋時期，上層統治集團除了對冶遊設筵之揮霍外，更喜好沈溺於聲色玩樂中。更有甚者，醉生夢死的王公貴族，更希望永享人間富貴。如 代淮南王二首之一：

淮南王，好長生，服食鍊氣讀仙經。琉璃藥碗牙作盤，
金鼎玉匕合神丹。合神丹，戲紫房，紫房彩女弄明璫，

¹⁰⁶ 採菱，即 採菱曲。《爾雅翼》之記載為：「吳楚之風俗，當菱熟時，男士女子相與采之，固有採菱之歌以相和。為繁華流蕩之極。」《古今錄》謂梁武帝制 江南弄 七曲，五即為 採菱曲。「荆楚採菱，越女江南謳」。可知這是一首江南水鄉兒女喜歡唱的歌。

¹⁰⁷ 鹿鳴，《詩經 小雅》篇名。「鼓瑟鼓琴，和樂且湛」，琴瑟和鳴，其樂融融。唐代以後，州縣長官宴請得中的舉子，「歌 鹿鳴 之詩」，可見這是一首充滿歡快情調的歌曲。

鸞歌鳳舞斷君腸。

此詩以淮南王為例，諷刺當時王公貴族羽化登仙的癡心妄想。

郭茂倩於《樂府詩集》中列此詩於舞曲歌辭之四，其相關之記載為：

崔豹《古今注》曰：「淮南王，淮南小山之所作也。淮南王服食求仙，遍禮方士，遂與八公相攜俱去，莫知所往。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淮南王曲焉。」班固《漢武帝故事》曰：「淮南王安好神仙，招方術之士，能為雲雨。百姓傳云：『淮南王得天子，服氣不食。』帝聞而喜，欲受其道，王不肯傳。帝怒，將誅焉。王知之，出令與群臣，因不知所之。」《樂府解題》曰：「古詞云：『淮南王，自言尊。』實言安仙去。（宋郭茂倩編撰《樂府詩集》頁 792，台北，里仁書局，民國 88 年）

由此記載可知，淮南王是否真的當了神仙，今無法考証，也無須深究。詩人只是利用「淮南王」作為比喻，藉以借古諷今來揭示王公貴族醉生夢死、希望永享人間富貴的迷夢。

劉宋王朝隨著政權統治逐漸進入全盛時期的階段，皇室內部對於聲樂嬉遊的揮霍無度，令人咋舌；君主會宴群臣嘉賓更是大講排場、大肆鋪陳。上層統治集團除了愛好冶遊設筵外，更經常沈溺於聲色玩樂中。其對道教神仙之風的嚮往，則盼望能如「淮南王」般長生不死，永享人間富貴。

「琉璃藥碗牙作盤，金鼎玉匕合神丹。」由此「琉璃碗、象牙盤」及「金鼎、玉匕」等器具之呈現，可見王公貴族對歡遊生活之講究。無怪乎《宋書·良吏傳》中曾有這樣的記載：「制度奢廣，犬鳥餘菽粟，土木衣綈瀟，追陋前規，更造正光、玉燭、紫極諸殿，雕鸞綺節，珠窗網戶，嬖女幸臣，賜傾府藏，竭四海不供其欲，單民命未快其心。」如此荒淫無道之帝王，真可謂禍國殃民。

「紫房彩女弄明璫，鸞歌鳳舞斷君腸。」¹⁰⁸此二句明白地揭露了王公貴族沈迷於歡遊記樂的淫逸中。淮南王之「好長生」是為了與「紫房彩女」享受「鸞歌鳳舞」的生活，而沈溺於聲色犬馬、癡心妄想能羽化登仙的王公貴族，更希望如淮南王般沈醉於長生不死的迷夢中，永享人間的榮華富貴。

¹⁰⁸ 明璫，指古代婦女的耳飾。鸞歌鳳舞，《山海經·大荒南經》之記載為：「爰有歌舞之鳥，鸞鳥自歌，鳳鳥自舞。」後以「鸞歌鳳舞」比喻美妙的歌舞。

第五章 鮑照代言詩之語言藝術

詩是精煉的語言藝術，其語言藝術表現的優劣，往往能決定其價值，故語言藝術的表現與特色，可說是詩歌的靈魂。鮑照代言詩在語言藝術的表現上，豐富而多樣化，本章以語言表現方法的特性入手，針對鮑照代言詩在修辭技巧、心理摹寫、情事相發以及情景交融四方面之表現加以剖析，以揭示鮑照代言詩之語言藝術特色，試分數節分析如下：

第一節 修辭技巧

「修辭」之原文為 rhetoric，在西方其原始字根的意思是指流水。更詳細的解釋是指：人類的思想湧現，滔滔不絕，言語流露，口若懸河。我國古代關於「修辭」一詞最早的記載出現於《周易 乾 文言》：「子曰：修辭立其誠。」此所謂「修」，是指修飾藻繪；「辭」，則兼指語辭和文辭。

綜合中西之說法，可知雖然對「修辭」之界說有不同的觀點，然而其追求的目標卻是一致的。所謂「修辭」即是追尋語言文辭之美的一門藝術。

鮑照為元嘉三大詩人之一，雖然生於亂世，但流傳於後世的作品，卻可見其語言錘鍊之工力，尤其鮑詩精於修辭之技巧，更呈現於多首詩作中。蕭子顯對於元嘉詩風曾經有詳細的析論說：

今之文章，略有三體：一則啟心閑繹，託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迴。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闡緩，膏盲

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謝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為偶說；唯睹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郁沅、張明高編選《魏晉南北朝文論選》頁 341，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民國 85 年）

此處分三體對元嘉的詩歌作一詳細的析論，並指出鮑照詩之聲調險急與藻飾淫豔對元嘉詩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關於鮑照的影響，王夢鷗先生曾經有更詳細的論述：

稱為「鮑照遺烈」的，這在修辭技巧的發展上，確又邁進一步。這遺烈不僅籠罩齊梁作家的筆端；亦且遠及後代詩人的心靈營構。鍾嶸對此有較詳的評鶩，他說鮑照「源出於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諷詭，含茂先之靡嫚。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然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蕭子顯與鍾嶸同時，距鮑照生存年代僅數十年，所見真切。（王夢鷗著《傳統文學論衡》頁 156，台北時報出版公司，民國 83 年）

據此，王夢鷗先生從修辭技巧的發展上，肯定鮑詩的貢獻與影響，足見鮑照於修辭藝術上確有其獨到之處，本節透過現代修辭學的角度，針對鮑照的代言詩做一修辭技巧的探析，試圖進一步揭示鮑照

代言詩之修辭美，試就鮑照代言詩之修辭技巧與特色分析如下：

一 . 譬喻：

譬喻，又稱比喻，也就是俗語所說的「打比方」，是一種最常見的修辭方法，簡單的說就是「借彼喻此」。通常是以易知說明難知，以具體形容抽象，以警策彰顯平淡。

希臘大師亞里斯多德也曾揭示修辭的三大原則：用比喻，用對比，要生動。（亞里斯多德著，羅念生譯《修辭學》，北京：三聯書店，民國 80 年）

據二家之說，可知善用比喻，不但形象生動，而且可使語言文辭妙趣橫生、具體親切，常收到意想之外的奇效。鮑照代言詩中，頗多妙喻。如 代白頭吟：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何慚夙昔意，猜恨坐相仍。
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毫髮一為瑕，丘山不可勝。
食苗實碩鼠，點白信蒼蠅。

「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以「朱絲繩」比喻個性耿直，以「玉壺冰」比喻女子清高玉潔的品格。此是為譬喻中的「明喻」。而「毫髮一為瑕，丘山不可勝」：以「毫髮」比喻小，以「丘山」比喻大。即所謂「山陵之禍，起於毫髮，來勢兇猛，無法阻擋。」此是為借喻之手法。

「食苗實碩鼠，點白信蒼蠅」：「食苗」一句化用《詩經 魏風碩鼠》：「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之典故；「點白」一句則本於鄭玄《毛詩箋》：「蠅之為虫，污白使黑，污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

此二句以「碩鼠」及「蒼蠅」比喻奸佞的小人。又如 代東武吟：

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雞豚。
昔如韜上鷹，今似檻中猿。

「昔如韜上鷹，今似檻中猿」：以臂上之鷹，比喻昔日征戰沙場、英勇善戰的英雄；以檻中之猿比喻今日窮老還鄉、失勢潦倒的戰士。這是以具體說明抽象，屬譬喻中的明喻。又如 代結客少年場行：

九塗平若水，雙闕似浮雲。

詩人以「平若水」比喻皇城大道的寬闊平整；以「似浮雲」比喻高聳入雲的宮闕，也是屬於譬喻中的明喻。又如 代東門行：

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

以食梅苦酸、衣葛苦寒的無可避免的道理，來比喻人情中離別之苦乃是必然的。而如此的離別之苦則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就如食梅之酸、衣葛之寒只有食者、衣者自知，因此羈旅之苦，也是只有遊子自己才能深刻的感受到。此是為譬喻中的借喻。

由此可見，鮑照之代言詩善用譬喻，不但形象生動，語言鮮活，且又兼具婉轉微妙，意想不到之奇效。

二、引用：

說話作文中，援引現成的語言文辭，以印證、補充、對照作者的本意的修辭方法，是為「引用」。引用的語詞包括經典精言，名人雋語，詩文中的警句，社會上流傳的成語、諺語等。如 代白頭吟：

鳧鵠遠成美，薪芻前見陵。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升。
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

「鳧鵠遠成美」：引用《韓詩外傳》：「田饒諷魯哀公以遠近而貴鵠賤雞之事。」的典故；「薪芻前見陵」則化用汲黯諷刺漢武帝「陛下用群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之語。此兩句是引古諷今來說明人情賤舊貴新，忘恩負義。

「申黜褒女進，班去趙姬升」：引用「周幽王得褒姒而黜申后、漢成帝寵趙飛燕而去班婕妤」的故事，以帝王的喜新厭舊、始幸終棄，說明人情賤舊恩的情形。又如 代東武吟：

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

此四句用了晉文公和田子方兩個故事的典故。《韓非子 外儲說左上》記載晉文公流亡回國，到了黃河，下令將使用多年的器具（包括進食用的籩豆和睡席）拋棄掉，讓隨行人員中手腳起了硬繭、面目黧黑的人走在後面。他的舅父子犯知道後，停哭著勸諫晉文公說：「籩豆所以進食也，而君損之；席蓐所以臥也，而君棄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勩也，而君一之。今臣棄之。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勞有功也，而君後之。今臣與其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之。」晉文公聽

了之後，便改正了錯誤。詩人以「棄席君幄、疲馬留戀君車」的典故，比喻曾經效命沙場的功臣被拋棄後，對君王的懷念。

《韓詩外傳 卷八》中記載：「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謂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此何馬也？』御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之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詩人以「少盡其力，老棄其身」的典故，委婉陳述希望君王能施降恩澤的期盼。又如 代東門行：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

《戰國策 楚策》記載：「戰國時，更羸與魏王同處京臺之下，有馬受傷悲鳴，孤飛失群，更羸發虛弓而下之。」詩人引用傷禽厭惡虛發之弦的典故來比喻厭倦羈旅異鄉的遊子最厭惡、最害怕的便是離歌之聲。又如 代蒿里行：

人生良自劇，天道與何人？

此是舉《老子》：「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之語而反用之，是略引成辭而反用其義的「引用」修辭法。又如 代白紵舞歌辭四之四：

池中赤鯉庖所捐，琴高乘去飛上天。

《列仙傳》記載：「琴高者，趙人也。浮遊冀州二百餘年，後辭入碣水中取龍子。與諸弟子期。期日，皆潔，齊侍於旁，設屋祠。果乘赤鯉來，出坐祠中，留一月，復入水去。」琴高，是古代傳說中的人物，詩人引用，「赤鯉因琴高而騰天」之典故，希望也能藉君王的

力量於政治上有所作為。又如 代白紵舞歌辭四首之四：

烏白馬角寧足言！

此句典出《史記 荆軻傳贊》注：「燕丹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耳。』丹仰天歎，烏頭即白，馬亦生角。」詩人引用「烏白馬角」之典故比喻至誠可以感動天。又如 代東武吟：

密途互萬里，寧歲猶七奔。

「寧歲猶七奔」用了《左傳 成公七年》楚國的子重、子反「一歲七奔命」以禦吳軍的典故，詩人將「一歲」換成了「寧歲」，使人想到寧歲尚且七次奉命奔馳，何況是亂世之時，一年就不知要奔命多少次了。又如 代放歌行：

蓼蟲避葵藿，習苦不言非。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

「蓼蟲避葵藿」用了東方朔《七諫 怨世》「蓼蟲不知徙乎葵藿」的典故。王逸注：

言蓼蟲處辛烈，食若惡，不能知徙於葵菜，食日美，終以困苦而疴瘦也，以喻己修潔白，不能變志易行，以求祿位，亦將終身貧賤而困窮也。

詩人以蓼蟲比喻堅持節操、不求祿位，甘願終身困苦的曠士。又

如 代出自薊北門行：

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

此處用《史記 大宛傳》的典故：「貳師將軍請罷兵。天子大怒，使使遮玉門曰：『軍有敢入，輒斬之。』」此用來表示堅決抵禦的決心。

又如 代苦熱行：

戈船榮既薄，伏波賞亦微。

「戈船」用漢戈船將軍征伐南夷事，戰役無功，封賞不及的典故；「伏波」則用漢伏波將軍開置七郡，封賞才萬戶的典故。此是為詩人借古諷今，為南征將帥發不之鳴。又如 代朗月行：

鬢奪衛女迅，體絕飛燕先。

太平御覽中有關衛皇后之記載：「史記曰：『衛皇后字子夫，與武帝侍衣得幸。頭解，上見其髮鬢，悅之，因立為后。』」另外西京雜記中有關趙飛燕之記載：「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詩人於此運用了「衛皇后」與「趙飛燕」的典故。形容美女之烏髮雲鬢可與衛皇后比美；體輕腰弱之美則不亞於趙飛燕。

三、頂針：

後面的開端，與前面的結尾，重複同樣的字詞或語句，前後頂接，

蟬聯而下，使得文章緊湊而顯現上遞下接趣味的修辭方法，是為「頂針」，又名「頂真」。如 代東門行：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
涕零心斷絕，將去復還訣。

「倦客惡離聲，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涕零心斷絕」，此詩中「離聲」、「涕零」所用之修辭法是為句與句間之頂針，又名「聯珠格」是指前一句的結尾與後一句的開端，使用同樣的字詞。詩人連續使用二處頂針來描寫離別之情，其聲情之急，節奏之緊，讓人感受到離別之苦令人難以喘息。又如 代淮南王二首之一：

琉璃藥碗牙作盤，金鼎玉匕合神丹。合神丹，戲紫房，
紫房彩女弄明璫，鸞歌鳳舞斷君腸。

此詩句與句之間重疊的詞語有「合神丹」、「紫房」，詩人運用二處頂針，顯示詩中主角追求長生的急切之情。又如 代淮南王二首之二：

朱城九門門九開，願逐明月入君懷。入君懷，
結君佩，怨君恨君恃君愛。

此詩由「入君懷」之一處頂針，顯示出後宮嬪妃盼望得到君王寵愛的一往情深。

四、類疊：

同一個字詞或語句，在語文中接二連三地反復出現的修辭方法，是為「類疊」。類疊使詞面整齊，其主要作用是突出思想感情和增添文辭美感。共可分為疊字、類字、疊句、類句四類，鮑照代言詩中使用類疊修辭技巧者有如下之情形：

(一)疊字：所謂疊字，就是同一字詞的連接使用。如 代東門行：

遙遙征駕遠，杳杳白日晚。

由「遙遙」之形容，更見征途之遙遠艱辛；由「杳杳」之襯托，更見征途之杳渺。又如 代堂上歌行：

暉暉朱顏酡，紛紛織女梭。

「暉暉」形容女子容顏極美的樣子，「紛紛」則更見織女來回穿梭的頻繁。又如 代陽春登荊山行：

奕奕朱軒馳，紛紛縞衣流。

「奕奕」高大貌，「紛紛」眾多貌，由此更顯示洛陽城的繁榮與熱鬧。又如 代邊居行：

少年遠京陽，遙遙萬里行。陋巷絕人徑，茅屋摧山岡。

不睹車馬跡，但見麋鹿場。長松何落落，丘隴無復行。

邊地無高木，蕭蕭多白楊。盛年日月盡，一去萬恨長。
悠悠世中人，爭此錐刀忙。不憶貧賤時，富貴輒相忘。
紛紛徒滿目，何關慨予傷。

此詩一連使用了「遙遙」、「落落」、「蕭蕭」、「悠悠」與「紛紛」五個疊字，由「遙遙」、「落落」、「蕭蕭」更見邊塞的蕭瑟與淒涼。「悠悠」、「紛紛」皆為眾多貌。又如 代夜坐吟：

冬夜沈沈夜坐吟。

以「沈沈」突顯夜深人靜之靜寂，將對伊人的思念，又帶入更深一層的境界。又如 代門有車馬客行：

悽悽聲中情，慊慊增下俚。

此二句描寫遊子眷戀家鄉的深情，由「悽悽」與「慊慊」之形容，更顯其情之悲傷與淒涼。又如 代權歌行：

泠泠儵疏潭，邕邕鴈循渚。

「泠泠」，形容魚之善游；「邕邕」，形容群鳥和鳴的聲音。充分顯示魚兒悠游於潭中的閒適，與群鳥相偕而鳴的和諧與快樂。又如 代悲哉行：

翩翩翔禽羅，關關鳴鳥列。

「翩翩」，形容飛行之輕快，「關關」，形容鳥類雌雄相和的鳴聲。

由以上之例，可見疊字之運用，對於場景氣氛的烘托極為逼真，不但可以表達強烈的情感，更可增添語言文辭的美感。

（二）類字：是指同一字詞的隔離使用。如 代淮南王二首之二：

入君懷，結君佩，怨君恨君恃君愛。

隔句疊用五個「君」字，淋漓盡致地傾訴了後宮妃嬪對君王那種極為複雜的怨恨之情。又如 代夜坐吟：

朱燈滅，朱顏尋。體君歌，逐君音。

兩個「朱」字的間隔疊用，襯托女子美好之容顏；兩個「君」字的間隔疊用，更突顯女子對君王的依附。又如 代春日行：

獻歲發，吾將行。春山茂，春日行。園中鳥，多嘉聲。梅始發，柳始青。汎舟臚，齊櫂驚。奏採菱，歌鹿鳴。風微起，波微生。絃亦發，酒亦傾。入蓮池，折桂枝，芳袖動，芬葉披。兩相思，兩不知。

兩個「春」字，兩個「始」字的間隔疊用，真切地寫出歲首早春的景象。兩個「微」字，兩個「亦」字的間隔疊用，寫出景色宜人，傾杯而飲的歡樂。兩個「兩」字的間隔疊用，更見彼此含蓄之深情。

又如 代北風涼行：

問君何行何當歸，苦使妾坐自傷悲。
慮年至，慮顏衰，情易復，恨難追。

兩個「何」字的間隔疊用，更見盼君歸來之思念；兩個「慮」字的間隔疊用，更見面對年華老去之憂傷。又如 代東門行：

居人掩閨臥，行子夜中飯。野風吹草木，
行子心腸斷。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

兩個「行子」的間隔疊用，兩個「苦」字的間隔疊用，寫足了行子之苦。

由此可見，類字的妙用，頗耐人尋味。

五、映襯：

在語文中，將兩種相反的觀念或事物，對立比較，從而使語氣增強，意義顯明的修辭方法，是為映襯。如 代貧賤苦愁行：

或以一金恨，便成百年隙。心為千條計，事未見一獲。

此是為映襯中之對襯，詩人以「一金」之細微與「百年」之繁多對襯；以凡事處心積慮的「千條計」與「事未見一獲」的一事無成互相對襯，其間極大的落差，藉對比映襯而使程度更加強烈，使詩中貧賤苦愁的形象更為鮮明。又如 代陳思王京洛篇：

寶帳三千所，為爾一朝容。

詩人以「三千」之多與「一朝」之少對襯，使得一個寵壓群芳的美人，意得志滿的形象更躍然於紙上。又如 代堂上歌行：

萬曲不關心，一曲動情多。

以「萬曲」之多與「一曲」之少對襯，更突顯其情有獨衷。

六、夸飾：

語文中誇張鋪飾，遠超過客觀事實，使其所表達之形象情意鮮明突出，藉以加強讀者或聽眾印象的修辭方法，是為「夸飾」。夸飾的產生因素：主觀上由於作者想出語驚人，客觀上由於讀者的好奇心理。

據此，夸飾是一種具有強烈表達效果的修辭方法，依題材對象可分為空間的夸飾、時間的夸飾、物象的夸飾、人情的夸飾及數量的夸飾五種。如 代貧賤苦愁行：

親友四面絕，朋知斷三益。

此將親朋好友的冷淡、疏離及世間人情的勢利、刻薄，以「四面絕」、「斷三益」鮮明而突出的表現出來，是為「人情的夸飾」。又如 代苦熱行：

丹蛇踰百尺，玄蜂盈十圍，含沙射流影，吹蠱病行暉，
瘴氣畫熏體，茵露夜霑衣。

詩人極力誇張南方苦熱毒溼之地的情景。以「踰百尺」誇張「丹蛇之長」，以「盈十圍」誇張「玄蜂之大」，此是為「數量的夸飾」。

又如 代貧賤苦愁行：

長歎至天曉，愁苦窮日夕。

「至天曉」、「窮日夕」是屬於時間的夸飾，以整日整夜的愁苦長歎，極言愁苦之深與廣。

七、對偶：

將語文中字數相等、語法相似、平仄相對的文句，成雙作對的排列，藉以表達相對或相關意思的修辭方法，是為「對偶」。依句型可分為當句對、單句對、隔句對與長偶對四類。

對偶緣自宇宙萬物的自然對稱與心理學上的聯想作用，以及美學上對比、平衡、勻稱的原理，再加上漢語屬單音節的孤立語，具平仄的特性，所以在漢語中極為普遍常見，且形成中國美文發達的原因。

（一）、當句對：

同一句中，上下兩個短語，自為對偶，是為「當句對」。又名「句中對」，這是最短的對偶。如 代挽歌 中

玄鬢無復根，枯體依青苔。憶昔好飲酒，
素盤進青梅。彭韓及廉藺，疇昔已成灰。

此六句之中，第二句的「枯體」對「青苔」，第四句的「素盤」對「青梅」，第五句的「彭韓」對「廉藺」，每句中上下兩短語相對偶，即為「當句對」。：

(二)、單句對：語文中上下兩句，字數相等，詞性相同，平仄相對，是為單句對。是對偶中最普遍常見的。如 代
出自薊北門行：

雁行緣石魚，魚貫度飛梁。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

前二句詩人以「雁行」對「魚貫」，形容軍隊佈陣嚴整，行軍井然有序的氣象，表現出軍紀的嚴明。以「緣石魚」對「度飛梁」，表現軍隊行軍環境之艱險。後二句以「簫鼓」對「旌甲」、「流漢思」對「被胡霜」，用以描寫士卒思鄉之情與征旅生活的艱苦。又如 代東武吟：

腰鑱刈葵藿，倚杖牧雞豚。昔如韝上鷹，今似檻中猿。

以「腰鑱刈葵藿」對「倚杖牧雞豚」，描寫返鄉的軍士其生活的勞動。以「昔如韝上鷹」對「今似檻中猿」恰切地表現了軍人昔日征戰沙場的英勇善戰，與今日窮老還鄉的失勢潦倒。三、四兩句並且還運用了譬喻及用典的修辭。

又如 代悲哉行：睹實情有悲，瞻華意無悅。

以「睹實」對「瞻華」，

以「情有悲」對「意無悅」。

又如 代門有車馬客行：語昔有故悲，論今無新喜。

以「語昔」對「論今」，

以「有故悲」對「無新喜」。

又如 代白頭吟：直如朱絲繩，清如玉壺冰。

以「朱絲繩」對「玉壺冰」，

以「直」對「清」。

又如 代貧賤苦愁行：長歎至天曉，愁苦窮日夕。

以「長歎」對「愁苦」，

以「至天曉」對「窮日夕」。

又如 代放歌行：素帶曳長飆，華纓結遠埃。

以「素帶」對「華纓」，

以「曳長飆」對「結遠埃」。

又如 代陸平原君子有所思行：西上登雀臺，東下望雲闕。

以「西上」對「東下」，

以「登雀臺」對「望雲闕」。

又如 代苦熱行：丹蛇踰百尺，玄蜂盈十圍。

以「丹蛇」對「玄蜂」，
以「踰百尺」對「盈十圍」。

又如 代朗月行：鬢奪衛女迅，體絕飛燕先。
以「衛女」對「飛燕」。

又如 代權歌行：昔秋富江介，茲春客河滸。
以「昔秋」對「茲春」，
以「富江介」對「客河滸」。

以上皆為運用單句對之例子，由此可見單句對應用之廣與饒富情趣。

(三) 隔句對：第一句與第三句對，第二句與第四句對，是為「隔句對」。如 代東武吟：

始隨張校尉，占募到河源。後隨李輕車，追虜窮塞垣。

以「始隨張校尉」對「後隨李輕車」，以「占募到河源」對「追虜窮塞垣」，形容戰士於征戰過程中馬不停蹄、年復一年的奔馳辛勞。

八、設問：

講話行文、刻意設計問句的形式，以吸引對象注意的修辭方法，是為「設問」。語句表出的形式，主要有四種：敘事句、表態句、判斷句、詢問句。其中問句最能引起人的注意。

嚴格說來，修辭方法中的「設問」，僅包括「提問」與「激問」。因為這兩種問句非屬內心確有疑問的「普通問句」，而是內心已有定見的「設問」，屬於刻意設計的「明知故問」，不但能留給對方深刻的印象，而且可以在文章中激起波瀾，使語勢起伏不平，迭宕有力。如代放歌行：

蓼蟲避葵董，習苦不言非。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
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
素帶曳長飆，華纓結遠埃。日中安能止？鐘鳴猶未歸。
夷世不可逢，賢君信愛才。明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
一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
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

詩中使用三個設問，「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是第一個設問，屬「激問」。問而不答，答案正在問題之反面，藉此清楚地區別了「小人」與「曠士」二者心志的差異；第二個設問為「日中安能止？鐘鳴猶未歸。」屬「提問」之自問自答形式，答案不答自可言諭。「今君有何疾？臨路獨徘徊。」是第三個提問，雖問疾而實無疾，屬「激問」。用於結尾，更使文章餘韻幽遠，耐人尋味。又如：代蒿里行

「斗酒安可酌，尺書誰復陳？年代稍推遠，懷抱日幽淪。人生良自劇，天道與何人？齋我長恨意，歸為狐兔塵」

詩中使用「斗酒安可酌，尺書誰復陳？」及「人生良自劇，天道與何人？」二個設問，此是為同一詩中連續使用設問，以製造氣勢之例。另有

用於結尾，以增進文章餘韻的設問。如：

- 「爵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 代苦熱行
「停觴不御欲誰須？」 代白紵舞歌辭四首之二
「賦命有厚薄，長歎欲如何？」 代空城雀
「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 代東武吟
「古來皆歇薄，君意豈獨濃？」 代陳思王京洛篇
「非君之故豈安集？」 代白紵舞歌詞四首之三
「人生隨事變，遷化焉可祈？」 代邽街行
「握君手，執杯酒，意氣相傾死何有？」 代雉朝飛
「憔悴容儀君不知，辛苦風霜亦何為？」 代鳴鴈行
「心自有所存，旁人那得知？」 代別鶴操

此皆屬於問而不答，以問句表達確定的意思，從反面提出問題，答案不言而喻，是屬於語氣較為強烈的「激問」。除此而外，也有先提出問題，引發對方好奇與注意，再自行作答的「提問」。如：

- 「今我獨何為？埴壤懷百憂」 代結客少年場行
「千金何足重？所存意氣間。」 代朗月行

以上二例，皆從正面提出問題，自問自答，是屬於語氣較為舒緩的「提問」。

第二節 心理摹寫

人類心靈的活動是深邃而不可知的，然而詩人卻常能以其敏銳而細膩的觀察加以洞悉，而後給予逼真的描繪與摹寫。

劉宋時期，由於南北分裂、山河破碎、戰禍頻仍、民不聊生，因此處於危機深重的艱難歲月裡，苦難人民的心理真可謂充滿千般無奈的情愁與怨恨。詩人鮑照以其細膩入微的洞察，或藉對比以映襯，或藉動作以揭露、或藉錯綜心緒以呈顯，生動地加以描摹艱難歲月中，苦難人民錯綜複雜的心理。就鮑照代言詩之分析，其對心理之描摩，主要有以下三種方法：

一、藉對比映襯以刻畫心境：

對比映襯是指將兩種不同的人、事、物，從兩種不同的觀點加以形容描寫。詩人為了表現強烈的情感，常常以對比映襯的手法，造成無比的震撼力。如 代東武吟：

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雞豚。
昔如韝上鷹，今似檻中猿。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

詩人以今、昔迥異的強烈對比，刻畫出少壯辭家，窮老返鄉的軍士心中的悲涼。昔日征戰沙場的戰士，就像韝上鷹一樣英姿煥發；此刻窮老還鄉後的失勢潦倒，卻如同被囚禁在籠中的猿猴一樣無能為力，如此強烈的對比映襯，正刻畫出心理的無力感與無奈感。又如 代挽歌：

獨處重冥下，憶昔登高臺。傲岸平生中，不為物所裁。
埏門只復閉，白蟻相將來。生時芳蘭體，小蟲今為災。
玄鬢無復根，枯體依青苔。憶昔好飲酒，素盤進青梅。

詩人以今之「獨處重冥」的孤單與昔日「攀登高臺」的歡樂作為強烈之對比，人生的一切感慨盡含蓋在今昔的強烈對比中。從平生傲岸到死後獨處，從富貴榮華到清冷陰森，從威儀顯赫到螻蟻為伍，從昔日享受山珍海味、素盤青梅到死後反成螻蟻的美食，從生前的「玄鬢無復根」到死後的「枯體依青苔」，如此強烈的今昔對比，正刻畫出詩人的無限感慨。

二、藉動作摹寫以揭露情愁：

動作的呈顯，是人類最直接的肢體語言。苦難歲月的人民，心理的千般無奈，萬般情愁，常不經意間自一舉一動中流露。敏銳而易感的詩人常以其細膩入微的洞察，捕捉其外部之動作，以呈顯其內心之情愁。如 代東門：

涕零心斷絕，將去還復訣。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

由「涕零」而至「心斷絕」是詩人藉由外部動作之刻劃，呈現因離別而引起的無比痛苦的心理變化。親人和御者的涕零使詩人肝腸寸斷，因此臨走之時忍不住又回頭來與親人訣別，由此「將去還復訣」之「再回頭訣別」的動作，可以看出詩人心中之無限痛楚。此舉止猶豫的樣子，正是遊子不忍別的真实寫照。又如 代陳思王京洛篇：

坐視青苔滿，臥對錦筵空。琴瑟縱橫散，舞衣不復縫。
古來皆歇薄，君意豈獨濃。惟見雙黃鵠，千里一相從。

詩人以「坐視」及「臥對」之百無聊賴的動作，顯示其心中之難以為懷。正因為其心中之難以為懷，因此出現了「琴瑟縱橫散，舞衣不復縫」之強烈對比的動作。才藝雙全的美人原是長袖善舞呢，可是因百無聊賴之難以為懷，因此樂器無人收拾，舞衣無人縫製。此「縱橫散」與「不復縫」之動作摹寫正足以表示擔憂色衰愛弛之美人心中的怨情，而如此之怨情，於仰望黃鵠千里雙飛之動作後，更見含蓄無盡的悠長韻味。

三、藉錯綜心緒以呈顯怨恨：

劉宋時期由於南北分裂、戰禍頻仍，因此危機深重、歲月艱難。苦難的人民，心中充滿了千萬的無奈與怨恨。詩人藉著心緒錯綜複雜的呈顯，給予淋漓盡致的描繪。如 代貧賤苦愁行：

貧年忘日時，黯顏就人惜。俄頃不相愁，恹惛面已赤。

詩人以「黯顏就人惜」五字把羞愧、強顏、焦慮、苦澀、渴望等錯綜複雜的心緒描繪得淋漓盡致；「俄頃不相愁，恹惛面已赤」二句細膩地描繪出強烈的貧富對比、及貧賤受辱的羞愧。又如 代鳴鴈行：

中夜相失群離亂，留連徘徊不忍散。

詩人因摯愛的「中夜相失」心情苦痛到極點，由其又是「留連」、又是「徘徊」的踟躕中，見出其心情之苦痛。而「不忍散」三個字，則又將詩人悲痛至極的心情做了一個更深切的刻劃。又如 代淮南王二首之二：

朱城九門門九開，願逐明月入君懷。

入君懷，結君佩。怨君恨君恃君愛。

詩人描寫後宮嬪妃對君王的一往情深，由「願逐明月入君懷」一句見出，而其對君王那種極為複雜的怨恨之心更由五個「君」字的連用，而淋漓盡致地給予描摹。

第三節 情事相發

事件主要反應人與物之間的對應關係，文學作品透過事件中的人物關係主要在反應作者心中的情思，因此，事與情之間存在某種內在的關聯性，由情事之間的關聯性，即可探知作者為文之用心，就鮑照代言詩而觀其情事相發的表現，主要有情與事反，情與事合，以事引情三類，茲分別論述如下：

一、情與事反：

情與反是指眼前所見之事，與心中之情思恰好相反。此時，外在之事，常易刺激內在之情。如 代悲哉行：

翔鳴尚儔偶，所歎獨乖絕。

隻身羈旅異鄉的詩人見飛睢鳴鳩齊飛翔、相唱和，不禁感歎自己何故獨乖絕。由眼前所見儔偶之事，反射內在乖絕之情，因情與事反，而更加刺激內在乖絕之情。又如 代結客少年場行：

昇高臨四關，表裡望皇州。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
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
擊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今我獨何為？埴壤懷百憂。

詩人描寫於首都所見之種種情形，自四通八達的街道至巍峨高聳的雙闕；自皇宮兩旁將相的居所至大道兩邊王侯的宅第；自繁榮市朝的車水馬龍至富貴人家的聞鐘鼎食。眼前所見是如此的興旺熱鬧、繁華富貴，而唯有自己，心下卻獨孤寂懷憂。由眼前所見之繁華富貴，反射其內在之孤寂懷憂，情與事反，更加突顯內在「埴壤懷百憂」之情。

二、情與事合：如 代門有車馬客行：

情與事合是指外在的事與內在之情存在著不謀而合的關聯性，正因為情與事兩者之不謀而合，故外在之事常反映深藏於內在之情，也更因此而加深了內在悠遠之情。

門有車馬客，問客何鄉土。捷步相問訊，果得舊鄰里。
悽悽聲中情，慊慊增下俚。語昔有故悲，論今無新喜。
歡戚競尋緒，談調何終止。辭端竟未究，忽唱分途始。
前悲尚未弭，後感方復起。

兵慌馬亂的歲月裡，飄泊異鄉的羈客，於半途邂逅中巧遇同鄉，如此亂世中的相遇，本已屬悲從中來，感慨萬分之一事，而當互相談論起市朝變遷、親友凋謝之種種情狀後，不禁產生往事不堪回首，前程渺茫、歸鄉無期的哀淒之情。此是為情與事合。又如 代邊居行：

少年遠京陽，遙遙萬里行。陋巷絕人徑，茅屋摧山岡。
不睹車馬跡，但見麋鹿場。長松何落落，丘隴無復行。
邊地無高木，蕭蕭多白楊。盛年日月盡，一去萬恨長。

少年之時即遠離京陽的文士，於遙行萬里後所見的是「陋巷絕人徑」、「不睹車馬跡」之淒涼現象。而於遙行萬里，歲月流逝後，所遺留的只是無限悠遠的怨恨。由萬里行中所見滿目淒涼之事，正反映埋藏於心中「萬恨長」之恨，此情與事合，更加深了心中無限悠遠的怨恨。

三、以事引情：

以事引情，是指因外在之事而引發內在之情，由此以事引情，常見蘊藏於心底中更深刻之情。如 代邽街行：

佇立出門衢，遙望轉蓬飛。蓬去舊根在，連翩逝不歸。

念我捨鄉俗，親好久乖違。慷慨懷長想，惆悵戀音徽。

詩人佇立門衢，引領遙望田中轉蓬隨風紛飛，當轉蓬隨風紛飛後，舊根雖在，轉蓬卻已一去不復返。目睹此現象，不禁想起久別故鄉，遠離親友的自己，那長久的杳無音訊，就猶如轉蓬隨風紛飛後與舊根永遠斷絕一般。由眼前所見「隨風紛飛之轉蓬」而引出「念我捨鄉俗，親好久乖違。」的思鄉之情。又如 代鳴鴈行：

邕邕鳴鴈鳴始旦，齊行命侶入雲漢。中夜相失群離亂，
留連徘徊不忍散。憔悴容儀君不知，辛苦風霜亦何為？

齊鳴和、共翱翔的群雁，朝朝暮暮、相依為命的感情是彌足珍貴的，然而一旦因「中夜相失群離亂」時，其留連、徘徊，不忍離去的悲痛之情是難以排解的，如此傷痛之事，不禁讓詩人有感而發地產生了「憔悴容儀君不知，辛苦風霜亦何為」之迷情。由眼前所見群雁因中夜相失而留連徘徊不忍散之事引發蘊藏於心底之迷情，以事引情，更見情之深刻。

第四節 情景交融

「情景交融」是一種在主體與客體之相互交流、感應與生發的過程中，表現主體情感的藝術方式。在情境的營造過程中，情與景的融和並非簡單地只在意識上結合，而是必要達到一種審美精神的高度的

融合，即是「水乳交融」。所謂「情景合一」即是「情景交融」，是對審美主體的審美意識與審美對象的審美特徵之間相互關係的理論綜括。李重華曾說：

詩有情有景，且以律詩淺言之，四句兩聯，必須情景互換，方不複沓，更要識景中情、情中景，二者循環相生，即變化不窮。」（李重華撰《貞一齋詩書》頁 8，台北藝文印書館）

由此可知「情景交融」的難能可貴。前人將情景交融分為三項，關於此，施補華曾說：

景中有情，如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情中有景，如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情景兼到，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施補華撰《硯傭說詩》頁 26，台北藝文印書館）

由此可見，其將兼寫情與景的句子，做簡單之劃分：字面以景為主體，偏重於寫景的，屬「景中有情」；字面以情為主體，偏重於寫情的，屬「情中有景」；字面情景並重、交融莫辨的，屬於「情景俱到」，其實這三種都可說是「情景交融」的例子。仇兆熬也曾舉杜詩五律中的佳句，來說明情景交融的境界。他說：

有景中含情者：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是也。有情中寓景者：如影著啼猿樹，魂蕪結廬樓。正愁聞塞笛，獨立見江船是也。有情景相

融不能區別者：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是也。

由此可知，許多詩是情感與時空景色交融不分的，詩人常常將時空景物作為發抒自己心中壘塊的機緣，所以景中可以含情，情中可以寓景，至於託物起興、摹景寫心，則其意境更為深遠、高妙。

借景抒情，向來是中華詩歌史上的優良傳統。魏晉以來，即有許多文學批評理論家提到文學創作和自然景物的內在聯繫。因為客觀的自然景色和詩人主觀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因而能創造出各種情景相生、物我交融的境界。就鮑照代言詩分析，其情景交融之手法，主要呈顯在以下三方面：

一、情景相生：

情景相生是指外在之景與內之情互相感發、應運而生，即所謂景中含情、情中寓景。如 代春日行：

獻歲發，吾將行。春山茂，春日明。園中鳥，多嘉聲。
梅始發，桃始青。汎舟鱸，齊櫂驚。奏採菱，歌鹿鳴。
風微起，波微生。絃亦發，酒亦傾。

由寫陸遊春景開首，景中含情。由於詩人此刻所見之景象是「春日明」，天朗氣清，明光閃亮。所聽的聲音是「多嘉聲」，園中之鳥聲，不僅悅耳動聽，也產生了祥瑞的氛圍。

緊接著看到的水遊之歡，泛舟、採菱、弦歌、皆為賞心樂事，於是由景生情，而後情景相生。詩人於是感發起興，隨景生情，而「絃

亦發，酒亦傾」，由兩個「亦」字透露出詩人由景生情，情景相生的興發情境。

二、情與景諧：

情與景諧是指外在所見之景與心中之情相諧和，一般常用景中含情之描寫與睹物思情之感發常屬此類。如 代白紵曲二首之二：

春風澹蕩俠思多，天色淨淥氣妍和。含桃紅萼蘭紫芽，朝日灼爍發園花。卷幌結帷羅玉筵。

詩人描寫春日筵歌之歡愉，此是為景中含情之描寫。正因詩人此刻之心境是歡愉的，與眼前所感受到的是春風澹蕩，氣候妍和，以及園中景物一切皆是欣欣向榮的景象，剎時間情與景諧，更顯春筵之歡愉。又如 代東門行：

野風吹草木，行子心斷腸。

「秋風颯颯，草木搖落」是為蕭瑟之景物，此景物往往出現於歲暮之際，而當遊子見此景物，正所謂睹物思情，因此總禁不住燃起歸鄉之念頭，然而長年羈旅在外有家歸不得的悲傷，令遊子肝腸寸斷。野風吹草木之蕭瑟景象，與行人思鄉之情懷融合為一，更增斷腸之感。又如 代邽街行：

佇立出門衢，遙望轉蓬飛。蓬去舊根在，連翩逝不歸。

羈旅異鄉的遊子，遙望田中隨風紛飛的蓬草，雖然舊根還在，卻已一去不歸。不禁聯想到己身一別故鄉，經年累月未見親朋好友，就如飛蓬之與故根永遠斷絕一般，不禁興起悵惆感慨的思鄉情愁。眼前蓬飛之景，與內心不歸之情融合在一起，更添思鄉之愁。

三、情與景背：如 代悲哉行：

情與景背是指外在所見之景與內在興發之情不相諧調，彼此相反。

睹實情有悲，瞻華意無悅。

詩人由於長期羈旅異鄉，因此每逢佳節即有「倍思親」之感懷，而歷經春去秋來，遊子卻偏偏不得還鄉，因此面對眼前瞻華景色之際則不免「情有悲，意無悅」，此乃因思鄉的情愁鬱結於心中所致。全詩情與景背，眼前之景與內心之情彼此相反而相生，透過眼前之景與內心之情的不相諧調現象，更加深了內心情感的深度。又如 代陽春登荆山行：

旦登荆山頭，崎嶇道難遊。早行犯霜露，苔滑不可留。
極眺入雲表，窮目盡帝州。方都列萬室，層城帶高樓。
奕奕朱軒馳，紛紛縞衣流。日氛映山浦，暄霧逐風收。
花木亂平原，桑柘盈平疇。攀條弄紫莖，藉露折芳柔。
遇物雖成趣，念者不解憂。且共傾春酒，長歌登山丘。

詩人登高後，所有美景盡收眼底。欣賞如此大好春光的美景，原

該開懷暢飲、引吭高歌的，然而因詩人心有所思而抑鬱不暢，因此「遇物雖成趣，念者不解憂」。儘管外在之景，如此美好，但因鬱積於詩人心中極端無奈之情，故情與景背，透過眼前之景與內心不相諧調之情，而更加深了其內心之無奈。

第六章 結論

世界是個巨大的舞臺，舞臺上有各式各樣不同的戲碼在上演。每個上臺的角色，總盼望自己出場時，有最佳的演出，最熱鬧的排場。然而在不斷更新的戲碼裡，我們卻發現，「詩人」總以慣常的孤絕與寂寞，踽踽獨行的演出。而如果詩人的代號就稱為「寂寞」的話，那麼無疑的，鮑照更可稱為六朝時代最寂寞的詩人。

鮑照由於出身寒微，因此一路走來孤子無依；雖然有滿腔愛國熱忱，卻因不遇明主，而始終於政治舞臺上唱著獨腳戲。雖則如此，然而當千百年後的今日，我們重新審視鮑照所遺留下來的作品時，卻不禁為其驚人的創作天才而讚嘆。

綜觀鮑照流傳於世的作品，據丁福保編《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所收的劉宋文人詩六百多首裡，鮑詩有二百零四首，幾乎占了三分之一，而其中八十六首為樂府詩。而八十六首樂府詩中以「代字」命題的 代言詩 最多，共有三十八首。透過本論文的研究，特將鮑照代言詩之特色、價值與影響，分別論述如下。

第一節 鮑照代言詩之特色

擬代文學，自漢魏以來，一直是當時文人創作的大宗。「擬代」之作在漢魏六朝曾盛極一時，並獲得當時論者之高度肯定。緣於擬、代揉雜，文本多重的情形，晉宋以後，有許多樂府作者於舊題之上著一「代」字，此即為 代言詩 。而其內容或依題仿作，或另有發展。

以鮑照三十八首代言詩的創作數量，於歷代文學傳統中，為數頗為可觀。因其創作本於漢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之基調，因此於反映現實的深度與廣度及藝術成就上，都頗具特色。其代言詩除了多方面地反映劉宋時期詭譎多變的時代外，更為廣大的苦難民眾和他個人的憤懣和抗爭發出深深的不平之鳴。茲將其特色分別論述如下：

一、 代言對象的多元化：

鮑照之代言詩，雖然只有三十八首，然而其所代言的對象卻非常豐富。以性別而言，有男性有女性；以社會地位而言，有貴族與貧士；以職業而言，有文士與武夫，而不論其代言之對象為何，於鮑照筆下皆有生動之刻劃。無論是馳騁於沙場的英雄壯士，或是輕歌曼舞的妙齡女子；無論是羈旅未歸的遊子，或行俠仗義的俠客；無論是飛黃騰達的王侯，或屢屢遭受打壓、抑鬱不得志的寒士，於鮑照筆下皆栩栩如生，維妙維肖。

其代言詩中最為特出者，當首推代士兵鳴不平的邊塞詩。如 代
出自薊北門行：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師屯廣武，分兵救朔方。
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
雁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
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
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

此詩首先描寫了邊境軍情的緊急和入侵之敵的浩大聲勢，繼而歌

頌了從軍將士英勇頑強的報國決心。全詩慷慨悲壯，具有強烈的愛國主義激情。而處於看重門閥觀念的劉宋王朝，此種「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的現實，以及「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的渴望，正是備受壓抑、報國無門的詩人悲憤而又無可奈何的感情體現。又如 代陳思王白馬篇：

白馬駢角弓，鳴鞭乘北風。要途問邊急，雜虜入雲中。
閉壁自往夏，清野徑還冬。僑裝多闕絕，旅服少裁縫。
埋身守漢境，沈命對胡封。薄暮塞雲起，飛沙被遠松。
含悲望兩都，楚歌登四墉。丈夫設計誤，懷恨逐邊戎。
棄別中國愛，邀冀胡馬功。去來今何道，卑賤生所鍾。
但令塞上兒，知我獨為雄。

此詩為我們塑造了一位捨身赴難、視死如歸的邊塞健兒的英雄形象。雖然戰士曾對上層統治者的指揮無方、貽誤戎機表達其強烈的不滿和悲怨，但基於愛國的熱情，最終仍是不惜犧牲，立志報國。

這首詩十分真實而生動地刻劃愛國的邊塞健兒之感情波瀾。當詩人沈痛的為士卒請命時，於激烈、蒼涼、悲慨之中，更見其昂藏之氣。又如 代東武吟：

主人且勿誼，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
始隨張校尉，召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
密塗互萬里，寧歲猶七奔。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
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
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雞豚。
昔如講上鷹，今似檻中猿。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

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

這是代言詩中屬於另一類型的邊塞詩。全詩使用第一人稱的口吻，通過一個老戰士的自述，描寫出身貧寒的軍人，少壯辭家、效命沙場，直到窮老還鄉卻被棄不用的怨恨。此詩可說是當時邊塞戰士不幸遭遇的典型概括，詩人為昔日英勇善戰的戰士，於窮老還鄉後，卻因老而被棄發不平之鳴。又如 代苦熱行：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身熱頭且痛，鳥墮魂來歸。
湯泉發雲潭，焦煙起石圻。日月有恆昏，雨露未嘗晞。
丹蛇踰百尺，玄蜂盈十圍。含沙射流影，吹蠱病行暈。
瘴氣晝熏體，萑露夜霑衣。饑猿莫下食，晨禽不敢飛。
毒涇尚多死，度瀘寧具腓。生軀蹈死地，昌志登禍機。
戈船榮既薄。伏波賞亦微。爵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

此詩先描寫南方瘴癘之地可怕的苦熱，接著借古諷今，為邊塞將領的功高賞薄發出不平之鳴。

除此而外，鮑照代言詩中，也有一些憤世嫉俗之作，如 代放歌行：

蓼蟲避葵董，習苦不言非。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
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
素帶曳長飆，華纓結遠埃。日中安能止，鐘鳴猶未歸。
夷世不可逢，賢君信愛才。明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
一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
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

此詩以蓼蟲比喻堅持節操，不求祿位，甘願終身困苦的曠士。全詩把小人的得意忘形，卑鄙齷齪的醜態，刻劃得極為入骨。又如 代貧賤苦愁行：

湮沒雖死悲，貧苦即生劇。長歎至天曉，愁苦窮日夕。
盛顏當少歇，鬢髮先老白。親友四面絕，朋知斷三益。
空庭轉樹萱，藥餌愧過客。貧年忘日時，黯顏就人惜。
俄頃不相酬，慙怩面已赤。或以一金恨，便成百年隙。
心為千條計，事未見一獲。運圯津塗塞，遂轉死溝洫。
以此窮百年，不如還窶窳。

此是為代窮苦人立言的詩篇。詩中所描寫的窮愁之狀，極為悲痛，是冷酷社會的現實反映，也是詩人一生窮愁潦倒的藝術概括。

二、豐富的抒情性內涵：

鮑照之三十八首代言詩，其情思內涵是豐富而包羅萬象的。或因處於門閥時代、有志難伸，不平而鳴的命運悲漢；或因盼君未歸，色衰見弛所遭受的情愛挫折；或因歡樂極盡，年華老去的感時傷懷；或因羈旅異地眷戀故土的思鄉情愁；或因冶遊宴飲、尋歡作樂的歡遊記樂。透過鮑照細膩的生花妙筆，真實生動地呈現社會現實當中各類情感之面貌。

由於詩人在人生的坎坷道路上，備受壓抑又深感世路艱難險阻，因此其代言詩所呈現的感情是奔放的，氣勢是磅礴的。當詩人憤怒的時候，我們彷彿看到他瞋目髮直的形狀；當詩人悲嘆的時候，我

們好像聽到他無奈的嘆息聲；當詩人感情衝動難抑時，我們似乎也感受到他波濤洶湧、澎湃沸騰的熱血。

其大膽的誇張、豐富的想像，濃烈的氣氛渲染，深深地吸引著讀者，也強烈地感染著讀者。不論是邊地的苦寒、瘴地的苦熱，憂愁易老的感悟、征人思鄉的情愁、生離死別的悲痛，皆真切而動人。

三、藝術風格的獨特性

語言是文學的第一要素，在文學創作中，詩歌對語言的要求極為嚴格，而鮑照是駕馭語言的大師，因此方東樹曾稱許鮑照：

字字鍊，步步留，以澀為厚，無一步滑。凡太鍊則傷氣，明遠獨俊逸，又時出奇警，故獨步千秋。」《昭昧詹言》

這樣的特色表現在代言詩的藝術技巧中。或有對偶工整、精明雄健之章；或有質樸自然、平易近人之句，更有婉轉抑揚、曲折盡致之情。

而其於語言藝術的表現上更是豐富而多樣化。其精於修辭之技巧，或善用譬喻，形象生動、妙趣橫生；或引用典故，以古諷今；或使用頂針，呈顯上遞下接的趣味；或以類疊突顯思想感情，增添文辭美感；或藉誇張鋪飾，使其形象鮮明，情意突顯；或以設問，激起波瀾，使得餘韻幽遠，耐人尋味。

除此修辭技巧的妙用外，詩人鮑照更以其細膩入微的洞察，或藉對比以映襯、或藉動作以揭露，或藉錯綜心緒以呈顯，生動地加以摹

寫艱難歲月中，苦難人民錯綜複雜的心理。除此細膩的心理摹寫外，更透過事件中人物關係反應在作者心中的情思，而探知情事相發之關聯及情景交融之境界。

在晉宋詩壇上，鮑照詩歌創作自成一家，而其代言詩更與廣大民眾聲息相通。正因為其與廣大民眾同命運，共患難，因而能引起時代的共鳴。

鮑照運用多種多樣的藝術手法構造代言詩歌的形象，因此呈現於讀者面前的是俊逸的風格、清麗的語言及風情萬種、各臻巧妙的情調。

因其善於運用比興的手法，因此使人產生無盡的聯想與無窮的情意。又因使用了多種抒情的手法，因此同樣的憤懣之情，有的直抒胸臆、慷慨激昂；有的卻是悠思綿渺、躑躅不語；同樣的遊子思鄉，有的是朝思暮想的悲懷，有的是無盡曲折的思念。然而，不論何種情懷，讀來皆委婉含蓄，耐人尋味。

鮑照代言詩所呈現的特色，與他深入生活及對現實社會具有深刻、豐富的感受是息息相關的。因此其於創作上取材廣泛，除了具有深刻的社會內容外，更飽含許多關心民瘼的愛憎。

第二節 鮑照代言詩之價值與影響

晉宋之際，政治上是改朝換代的時期，文學上是除舊布新的年代。文學變遷的突出表現是玄言詩的逐漸消歇，山水的清風徐徐吹進詩苑，日益強勁有力，給文學帶來新內容，新題材，藝術上強調細密

的觀察和精緻的描繪，語言的選擇和辭藻的巧妙運用使詩句絢麗華美，一洗昔日「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的積習，開始了劉宋一代新的詩風。意境清新、情文並茂逐漸成為詩歌創作的潮流。

一、鮑照代言詩之價值

在這文學轉折變革的過程中，鮑照繼謝靈運之後，「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敖陶孫詩評》），進一步發揚自《詩經》以來中國古代文學現實主義的光榮傳統，繼續開拓元嘉詩壇的新局面，取得文學上的傑出成就。他的創作在思想內容上較為全面、深刻地反映社會生活和時代面貌，盡情地抒吐個人情懷。在藝術形式上能夠吸取當時文壇上精磨細琢、善於表現的長處；講究鍊字鍊句，巧妙地操縱語言的音節，具有清新而又嚴整的特點，對文學發展作出卓越的貢獻。

鮑照有不少作品其風格淡遠，飄逸之至，無論是狀形寫物，還是敘事抒懷，皆精美無比，高超出眾。其意境之幽深，帶給人俗塵洗盡，飄然不群的感覺。因此詩風俊逸，無疑的是鮑照獨創之處。

鮑照另有秀麗柔婉、雕琢精工的作品，如 代春日行：

獻歲發，吾將行。春山茂，春日明。園中鳥，多嘉聲。
梅始發，桃始青。汎舟鱸，齊櫂驚。奏採菱，歌鹿鳴。
風微起，波微生。絃亦發，酒亦傾。入蓮池，折桂枝。
芳袖動，芬葉披。兩相思，兩不知。

此詩通篇三言句法，是屬於隔句押韻的歌行，具有句短、拍促、

節奏明快的特點，與春遊行進的步伐，輕舟萬槳的節奏及男女歡愉的氣氛，恰好十分和諧，達到了聲情與辭情的完美統一。又如 代白紵舞歌辭四首之三：

三星參差霧霑濕，弦悲管清月將入。寒光蕭條候蟲急，
荊王流歎楚妃泣。紅顏難長時易戢，凝華結藻久延立。
非君之故豈安集？

此詩借助於富有光澤的麗詞豔句，描寫舞女豐姿綽約之態，婉轉妙絕。其含蓄、精巧，使得鮑照以「超麗」稱譽南朝詩壇。

鮑詩數量之多，在當時首屈一指，其作品中小半（八十六首）為樂府（其中有三十八首為代言詩），大半（一百一十八首）為徒詩。徒詩全為五言，樂府則半為五言，半為七言或雜言。

而於三十八首代言詩中，由其代言對象之多，可見鮑照雖出身寒微，卻能以悲天憫人的胸懷，關心廣大的民眾。在黑暗的現實社會中，他勇於暴露現實政治的腐敗黑暗、抨擊統治者的殘暴不仁、揭示勞苦大眾的災難，從高高在上的王公貴族到社會底層的征夫怨婦，各式各樣的人物，皆生動地出現在他的筆下。通過鮑照形象的概括、氣氛的渲染，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的多重層面和豐富色彩。

如此寫實的代言詩，除了可幫助後世之人認識歷史的本來面目外，更可窺見當時勞苦民眾的斑斑血淚和作者對平民百姓所寄予的無限同情。這樣的作品正好把貧窮百姓的苦難和不遇明主的詩人巧妙而緊緊地融合在一起，更增添了強烈的感染力和不朽的藝術生命。

二、鮑照代言詩之影響

鮑照以其文學上的獨特創造和傑出成就，歷來被譽為元嘉詩壇三大家之一。然而就南朝整個文學評論現象來看，對於鮑照的評價並不算高，因此鍾嶸於《詩品》中僅將鮑照列為中品；劉勰於《文心雕龍》中甚至對鮑照隻字未提。而沈約於修《宋書》之時，並未替鮑照獨立立傳，只將其傳附於 臨川王烈武王道規傳 後。而真正在南朝文學版圖中劃出一塊疆域給予鮑照的，則首見於蕭子顯《南齊書》，該書 文學論傳 在論述梁代文學三大主流時，慧眼獨具地將鮑照列為其中一大主流，其相關之記載為：

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艷，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

由此可見其對鮑照之肯定。除此而外，又說：

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

此是為首次肯定鮑照在詩史上卓然獨立的地位，比沈約對鮑照的評價顯然是高出許多。

但綜觀南朝諸多評論家所言，對於鮑照認識最深刻的仍首推鍾嶸，他在《詩品》中贊許鮑照，並指出其詩的特色：

源出於二張。善製形狀寫物之詞。得景陽之諷詭，含茂先之靡嫵。骨節強於謝混，驅邁疾於顏延。總四家而擅美，跨兩代而孤出。嗟其才秀人微，故取湮當代。然貴尚巧似，不避危仄，頗傷清雅之調。故言險俗者，多以附照。

他認為鮑照詩善摹物狀，善寫物情，造境奇譎，變幻莫測，既有委婉徐緩、華麗妍冶之音，又有激越抗壯、勁健雄邁之詞，驅進邁豪，遣詞敏捷，博采諸家之長，又能兼具獨創之美。

綜觀鮑照代言詩之影響，約可歸納為以下幾點：

（一）、七言詩之巨擘

其實要論七言句法，早在先秦時就已產生，《詩經》中如 秦風 黃鳥：「交交黃鳥止于桑」、小雅 小旻：「如彼築室于道謀」等皆是，故《文心雕龍 章句》云：「六言七言，雜出詩、騷，而兩體之篇，成於西漢。」此即認為六言、七言間或出現於《詩經》、《楚騷》，然而其正式的成立則在西漢。至於真正使七言詩綻放文學光采的是魏文帝曹丕 燕歌行 二首，其中之一為：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零落露為霜，群雁辭歸雁南翔。
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君何淹留寄他方。
賤妾煢煢守空房，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
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明月皎皎照我床。
星漢西流夜未央，牽牛織女遙相望，爾獨何孤限河梁。

曹丕 燕歌行，不論在句法組織、節奏韻腳、修辭造句、內容題材都比張衡 四愁詩 圓熟美妙、意象豐盈，可說是七言詩成立期。鮑照於七言詩最大的貢獻，不在於形式的開創，而在注入一股清剛俊逸之氣於詩歌形式中，使這凡夫不敢輕易就著手的七言詩，剎那間脫胎換骨，由「體小而俗」蛻變為體高而壯；後世稱譽他如「五丁鑿山」、「飢鷹孤出，奇矯無前」，斷言「明遠於此，實已範圍千古，故七言不自明遠來皆蕘稗而已。」主要即就此精神氣骨而言。

此外，隔句用韻的七言詩，根據現存作品來看，直到劉宋鮑照才告正式形成，這樣的用韻手法，於代言詩中常見。因此，鮑照代言詩把隔句用韻的藝術手法，自民間提昇至文人詩之創作上，在精神內容上，更由輕靡而剛健，由貧虛而壯實，不論在形式與內容，皆為七言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邊塞詩之前鋒

中國詩史上從曹植以 白馬篇 作為邊塞題材開始，邊塞詩的發展便陷入停滯不前的狀態，直到鮑照於代言詩中創作更多反應邊塞生活和戰鬥場景的作品之後，才真正為唐代邊塞詩提供了充份發展的條件。

南北朝時期，南北戰亂、宗室相殘、民生流離、戍卒顛沛；從鮑照生平考察，鮑照一生顛沛流離，最後歿於亂兵之中。五十餘年的歲月中，遭值國家興衰盛亡，既有誓復中原之志，又難掩世亂國頹之悲傷，這種矛盾衝突的情結，使鮑照的代言詩中對邊塞的描寫有著一股激憤而又蒼涼的悲壯美，如 代出自薊北門行

的雄豪奇麗，代東武吟 的悲涼傷感，代陳思王白馬篇 的豪情壯志，代結客少年場行 的任俠使氣，其中的民族之愛、戍卒之悲、邊塞之壯，或情或景，皆在鮑照雄健的筆下，燦然成采，給予後世，尤其是盛唐邊塞詩人極大的啟發。不僅李白、杜甫在邊塞詩的寫作上宗風鮑照，連高適、岑參的邊塞詩也含有鮑照代言詩中描寫邊塞情景的影子。如高適的 燕歌行 ¹⁰⁹：

漢家煙塵在東北，和將辭家破殘賊。男兒本自重橫行，
天子非常賜顏色。摐金伐鼓下榆關，旌旆逶迤碣石間。
校尉羽書飛瀚海，單于獵火照狼山。山川蕭條極邊土，
胡騎憑陵雜風雨。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
大漠窮秋塞草衰，孤城落日鬥兵稀。身當恩遇常輕敵，
力盡關山未解圍。鐵衣遠戍辛勤久，玉筋應啼別離後。
少婦城南欲斷腸，征人薊北空回首。邊庭飄飄那可度，
絕域蒼茫更何有！殺氣三時作陣雲，寒聲一夜傳刁斗。
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征戰苦，
至今猶憶李將軍！

又如岑參的 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 ¹¹⁰：

北風捲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飛雪。忽如一夜春風來，
千樹萬樹梨花開。散入珠簾濕羅幕，狐裘不煖錦衾薄。

¹⁰⁹ 此詩的主旨是譴責在皇帝鼓勵下的將領驕傲輕敵，荒淫失職，造成戰爭失敗，使士兵受到極大的痛苦和犧牲。詩人寫的是邊塞戰爭，但重點不在於民族矛盾，而是同情兵士，諷刺和憤恨不體恤兵士的將軍。

¹¹⁰ 此詩充滿奇情妙思，作者用敏銳的觀察力和感受力捕捉邊塞奇觀，展現邊地瑰麗的自然風光，充滿濃郁的邊地生活氣息。

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瀚海闌干百丈冰，
愁雲黯淡萬里凝。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
紛紛暮雪下轅門，風掣紅旗凍不翻。輪臺東門送君去，
去時雪滿天山路。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

以及岑參的《走馬川行奉送出師西征》¹¹¹：

君不見走馬川，雪海邊，平沙莽莽黃入天。
輪臺九月風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隨風滿地石亂走。
匈奴草黃馬正肥，金山西見煙塵飛，漢家大將西出師。
將軍金甲夜不脫，半夜軍行戈相撥，風頭如刀面如割。
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幕中草檄硯水凝。
虜騎聞之應膽懾，料知短兵不敢接，車師西門佇獻捷。

其詩中所寫的邊塞苦寒之狀「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馬毛帶雪汗氣蒸，五花連錢旋作冰，幕中草檄硯水凝」等，與鮑照《代出自蓟北門行》：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徵師屯廣武，分兵救朔方。
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彊。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
雁行緣石徑，魚貫度飛梁。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霜。
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
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

¹¹¹ 此詩奇而壯，風沙的猛烈、人物的豪邁，都給人以雄渾壯美之感。為了表現邊防將士高昂的愛國精神，詩人用了反襯手法，極力渲染、誇張環境的惡劣，來凸顯人物不畏艱難險阻的精神。

詩中的藝術描寫，是一脈相承的。又如王維的《老將行》¹¹²：

少年十五二十時，步行奪得胡馬騎。射殺山中白額虎，肯數鄴下黃鬚兒。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劍曾當百萬師。漢兵奮迅如霹靂，虜騎崩騰畏蒺藜。衛青不敗由天幸，李廣無功緣數奇。自從棄置便衰朽，世事蹉跎成白首。昔時飛箭無全目，今日垂楊生左肘。路旁時賣故侯瓜，門前學種先生柳。蒼茫古木連窮巷，寥落寒山對虛牖。誓令疏勒出飛泉，不似潁川空使酒。賀蘭山下陣如雲，羽檄交馳日夕聞。節使三河募年少，詔書五道出將軍。試拂鐵衣如雪色，聊持寶劍動星文。願得燕弓射天將，恥令越甲鳴吾君。莫嫌舊日雲中守，猶堪一戰取功勳。

及王昌齡的《代扶風主人答》：

殺氣凝不流，風悲日彩寒。浮埃起四遠，遊子彌不歡。依然宿扶風，沽酒聊自寬。寸心亦未理，長鋏誰能彈。主人就我飲，對我還慨嘆。便泣數行淚，因歌行路難。十五役邊地，三回討樓蘭。連年不解甲，積日無所餐。將軍降匈奴，國使沒桑幹。去時三十萬，獨自還長安。不信沙場苦，君看刀箭瘢。鄉親悉零落，塚墓亦摧殘。

¹¹² 此詩描寫一個老將的經歷：少年時勇武過人，轉戰疆場，後以無功被棄，過著閒散的生活。當邊地烽火又起的時候，他雄心又起，仍想為國立功。詩中揭露了統治者對將士的冷酷無情，歌頌了老將的愛國精神。

仰攀青鬆枝，慟絕傷心肝。禽獸悲不去，路傍誰忍看。
幸逢休明代，寰宇靜波瀾。老馬思伏櫪，長鳴力已殫。
少年與運會，何事發悲端。天子初封禪，賢良刷羽翰。
三邊悉如此，否泰亦須觀。

由以上二首詩，再讀鮑照之 代東武吟：

主人且勿誼，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
始隨張校尉，召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
密塗互萬里，寧歲猶七奔。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
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
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雞豚。
昔如韝上鷹，今似檻中猿。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
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

便可發現，王維的 老將行 及王昌齡的 代扶風主人答，從內容到形式都有鮑照 代東武吟 這篇作品的影子。因此鮑照代言詩中充滿豪情壯志的邊塞雄風，真可謂為中國邊塞詩史揭開動人魂魄的序幕。

（三）、李杜詩之先驅

詩仙李白、詩聖杜甫是我國詩壇上的兩大巨星，兩人於唐代均頗具指標意義，接受鮑照之影響深遠。鮑照是杜甫平生所最仰慕的六朝詩人之一，因此其在稱道李白、孟浩然、高適、岑參、

薛華等人的詩時，常常舉鮑照與他們相比。並曾多次提到鮑照。如稱讚薛華、李白的七言歌行體時便說：「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蘇端薛復筵簡華醉歌）此雖然意在推崇薛華，但從中可以看出在杜甫的心目中，鮑照之備受稱揚。杜甫於春日憶李白一詩中，也曾提及：「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既是歌頌李白詩歌挺拔高超、不同凡響，同時也是在肯定鮑詩的挺拔高超和不同凡響。由此可見鮑照對李、杜兩人之影響。

1. 李白

李白是個豪放不羈、有理想有抱負而又懷才不遇的浪漫主義詩人，和鮑照有相近的遭遇和氣質。兩人的詩歌創作均以形式自由、節奏多變的樂府為高，這現象在《樂府詩集》中表現得最清楚，在部份詩題的運用上更是前後輝映，各具風姿，此情形由宋 郭茂倩所編撰的《樂府詩集》中「雜曲歌辭」之記載可見。

如：北風行 二首，即收鮑照、李白詩二首，

春日行 三首，收鮑照、李白、張籍詩三首；

朗月行 二首，收鮑照、李白詩二首；

結客少年場行 九首，收鮑照、劉孝威、庾信、孔紹安、
虞世南、虞羽客、盧照鄰、李白、沈彬
等九人詩九首；

鳴雁行 六首，收鮑照、李元操、李白、韓愈、鮑溶、
陸龜蒙等六人詩六首，

空城雀行 六首，收鮑照、高孝緯、李白、王建、聶夷

中、劉駕等六人詩六首。

由以上《樂府詩集》中「雜曲歌辭」之記載，可以明顯的看出，這些同屬「雜曲歌辭」的六種詩題，均以鮑照發唱、李白應和，形成一種奇特而值得重視的現象。這現象啟示我們，鮑照在樂府詩中的崇高地位，以及李白對於鮑照的學習，絕非僅在字句摹擬，而旨在得其風神，並直接從選題上著手，畢竟形式、內容兩者在藝術風格的形成上，有著極密切的關聯。如鮑照 代結客少年場行：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
追兵一旦至，負劍遠行遊。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
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
扶宮羅將相，夾道列王侯。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流。
擊鐘陳鼎食，方駕自相求。今我獨何為，培塿懷百憂。

此詩描寫少年遊俠因仇殺而逃避他鄉，回鄉後目睹京城的繁榮與奢華，思及自身的窮愁懷憂，不禁充滿老大徒傷悲之感懷。又如李白 結客少年場行：

紫燕黃金瞳，啾啾搖綠髮。平明相馳逐，結客洛門東。
少年學劍術，凌轢白猿公。珠袍曳錦帶，匕首插吳鴻。
由來萬夫勇，挾此生雄風。託交從劇孟，買醉入新豐。
笑盡一杯酒，殺人都市中。羞道易水寒，從今日貫虹。
燕丹事不立，虛沒秦帝宮。武陽死灰人，安可與成功。

如此的結客少年場行，對少年遊俠之描寫，同是風神俊

逸，氣勢矯捷。

又如 代鳴雁行 ，鮑詩為：

離離鳴雁鳴始旦，齊行命侶入雲漢。中夜相失群亂離，
留連徘徊不忍散。憔悴容儀君不知，辛苦霜雪亦何為？

而李詩 鳴雁行 之詩意與鮑照相同，其詩為：

胡雁鳴，辭燕山，昨發委羽朝度關。一一銜蘆枝，
南飛散落天地間，連行接翼往復還。客居煙波寄湘吳，
凌霜觸雪毛體枯，畏逢矰繳驚相呼。聞弦虛墜良可吁，
君更彈射何為乎？

李詩之 鳴雁行 由鮑照詩意，改辭說出，且其中追效之跡甚為明顯，例如鮑照作「中夜相失群離亂，留連徘徊不忍散」，李詩則寫：「南飛散落天地間，連行接翼往復還」。其意思頗為相近。又如 代空城雀：

鮑詩為：

朝拾野粟，夕飲冰阿。高飛畏鴟鳶，下飛畏網羅。辛傷伊
何言，怵迫良已多。誠不及青鳥，遠食玉山禾。猶勝吳宮
燕，無罪得焚窠。賦命有厚薄，長歎欲如何。

李詩作：

食君糠比餘，常恐鳥鳶逐。恥涉太行險，羞營覆車屎。天

命有定端，守分絕所欲。

由此觀之，李白之詩意與鮑詩無啥差別，可見其中追效之跡甚為明顯。其他如鮑照 代白紵曲二首之一：

朱唇動，素袖舉，洛陽少年邯鄲女。古稱淶水今白紵，
催絃急管為君舞。窮秋九月荷葉黃，北風驅雁天雨霜。
夜長酒多樂未央。

及李白 白紵辭之一：

揚清歌，發皓齒。北方佳人東鄰子，且吟白紵停綠水。
長袖拂面為君起。寒雲夜捲霜海空，胡風吹天飄塞鴻。
玉顏滿堂樂未終。

由以上二詩，可知李白 白紵辭之一 八句，全篇句法皆模擬鮑照 代白紵曲二首之一。又如鮑照 代夜坐吟：

冬夜沈沈夜坐吟，含聲未發已知心。霜入幕，風度林。
朱燈滅，朱顏尋。體君歌，逐君音，不貴聲，貴意深。

及李白 夜坐吟：

冬夜夜寒覺夜長，沉吟久坐坐北堂。冰合井泉月入閨，
金缸青凝照悲啼。金缸滅，啼轉多，掩妾淚，聽君歌。
歌有聲，妾有情。情聲合，兩無違。一語不入意，

從君萬曲樑塵飛。

此二首詩，不論在題材、結構、描寫方式，皆十分相近。

而在字句摹擬上，鮑照對李白的影響亦有跡可尋。由李白出自薊北門行一詩，可以看出，李白詩有很多句子，全取自鮑照同題樂府之句意。如「虜陣橫北荒，胡星耀精芒」取鮑詩「虜陣精且強」句意擴展而成；又如「明主不安席，按劍心飛揚」取鮑詩「天子按劍怒，使者遙相望」之句意。

由以上各詩之舉例，可見李白樂府詩受鮑照代言詩影響之深遠。

2. 杜甫

鮑照對詩仙李白的影響，主要在於樂府歌行，而對於詩聖杜甫的影響，主要則在於五言古詩。前者以其俊逸雄渾使詩仙折服，後者則以沈摯雕琢影響詩聖。

呂正惠先生於 鮑照與杜甫 一文中即說：

一般文學史總是一再重覆鮑照與李白的傳承關係，透過五言詩的研究可以證明，鮑照對於杜甫的影響並不下於李白，甚至還要超過李白。就文學史的意義來說，鮑照與杜甫的傳承關係或許比鮑照與李白的關係還要重要。至少，透過鮑照的五言詩，研究鮑照對杜甫的影響，可以彌補詩史上的一個大漏洞，從而更清楚的認識鮑照的雙重重要性。（《幼獅學誌 第十五卷 第二期》頁 87-88）

由此可知，鮑照之於李白，固有深遠之影響；而鮑照之於杜甫，其傳承之關係也十分重要。

整體而言，杜甫主要從寫實精神、琢字煉句，二方面受到鮑照的影響，而從這二方面考察，則鮑照實為六朝時代具體而微的杜甫。

杜甫在用字遣詞上追步鮑照者亦不少，且作為偉大的現實詩人，其作品深刻地揭露統治集團的荒淫腐朽，沈痛地陳述平民的苦難，風格雄渾沈鬱，和鮑照創作揭露社會黑暗、反應平民疾苦的精神，兩者前後輝映。

如杜詩 前出塞 之九：

從軍十餘年，能無分寸功？眾人貴苟得，欲與羞雷同。
中原有鬥爭，況在敵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故窮。

此詩對征戍多年，屈沈下僚的老軍卒的悲慘遭遇深表同情。

又如鮑照的 代東武吟 一詩：

主人且勿誼，賤子歌一言。僕本寒鄉士，出身蒙漢恩。
始隨張校尉，召募到河源。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垣。
密塗互萬里，寧歲猶七奔。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
將軍既下世，部曲亦罕存。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
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腰鎌刈葵藿，倚杖牧雞豚。
昔如驕上鷹，今似檻中猿。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
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田子魂。

此詩描寫出身貧寒的軍士，少壯辭家，征戰沙場，功勞卓著，窮老還鄉後，背棄不用的怨恨。

由此可知，杜甫 前出塞 之九和鮑照 代東武吟 一詩，對於軍士久經沙場、窮老還鄉之悲的描寫，不只主題吻合，且一脈相承。

另外，杜甫於用字譴詞上也可見出追步鮑照之痕跡。例如：鮑照於 代出自薊北門 一詩中有「馬毛縮如蝟」；杜甫於 前苦寒行 一詩中則有「牛馬毛寒縮如蝟」之描寫。

除此而外，鮑照代言詩中描寫邊塞情景之雄壯、沈渾，如 代東武吟、 代陳思王白馬篇、 代出自薊北門行 等，對杜甫的 前出塞、 後出塞 等詩的寫作，皆有明顯的影響。

杜甫是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其作品深刻地揭露上層統治集團的荒淫腐朽，沈痛地陳述平民的苦難。其雄渾沈鬱之風格，與鮑照代言詩作中揭露社會黑暗、反映平民疾苦的特色，兩者前後輝映，可謂聲息相通。

杜甫平生顛沛流離，飽經憂患，如此坎坷之人生，與鮑照歷盡風霜之際遇十分相似，故其羈旅行役之作品風韻，與鮑照十分貼近。而鮑照生活於中下層社會，接近民生苦痛之真實感受，更開啟了杜甫「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及「三吏」、「三別」、「羌村」等社會寫實詩之寫實精神。

綜上所言，不論李白、杜甫，在風格、造句譴詞、創作精神等方面，均受鮑照代言詩深遠之影響。

(四)、積極進取之典範

鮑照之代言詩除對李白、杜甫有深遠之影響外，對其他朝代之詩人，也有諸多影響。如：唐朝詩人白居易即根據鮑照《代白頭吟》，反其意賦《反白頭吟》，抒吐自身高昂、樂觀的情懷；又如盛唐邊塞詩派的代表詩人高適，其於《燕歌行》中所寫的「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尤憶李將軍」，此種飽和著血淚的愛國呼號，正是鮑照於《代出自薊北門行》中「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良，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這種抗壯之音的共鳴。再如盛唐田園山水詩派的代表詩人孟浩然、王維，皆從鮑詩中汲取過營養。

兩宋以來，雖然仿效鮑照的熱潮稍見平息，但推崇鮑照之作品、借鑑其藝術經驗者，仍不乏其人。唐代古文八大家之一的曾鞏即十分景仰鮑照，其從鮑詩字字精工、句句巧妙上得到啟迪；江西詩派之宗師黃庭堅則著重在形式格律上模仿鮑照；愛國詩人陸游更向時人推許鮑照之詩：「古樂府有《東武吟》，鮑明遠輩所作，皆名千載。」（徐大用樂府序）

明代詩人王世貞於《欽_四鳴行》一詩中寫道：「鳳凰乃在西門之陰媚蒼鷹；『願爾肉攫分遺腥。梧桐長苦寒，竹實長空肌』。眾鳥驚相顧，不知鳳凰是欽_四鳴。」其對欽_四鳴冒充鳳凰，竊居廟堂，啄腐鼠、食血腥的本性不改之批判，正與鮑照於《代昇天行》一詩中所寫的「何當與汝曹，啄腐共吞腥」同，其對世間卑污苟賤之徒的批判有異曲同工之妙。

清末傑出的女革命家秋瑾《失題》一詩中有云：「粉身碎骨尋常事，但願犧牲保家國。」其視死如歸的愛國精神，與鮑照《代出自薊北門行》：「世亂識忠良」、「身死為國殤」的報國豪情是一脈相承的。

鮑照是一位積極進取、憂國憂民的傑出詩人。透過其風格獨特、內涵豐富、對象多元的代言詩，除了讓廣大的讀者明瞭封建社會的黑暗外，其處逆境而不消沈的積極進取、自強不息的精神，更為人們面臨困境與挫折時，提供良好的啟迪與有力的鼓舞。

綜上所言，可見不僅詩仙李白、詩聖杜甫於寫作上宗風鮑照，歷代詩人，在風格、造句遣詞、創作精神等方面，接受鮑照啟迪者也不乏其人。因此鮑照之詩文可說是衣被百世，造福炎黃子孫，對中華文化發展產生極為深遠的積極影響。而其真實地反應現實社會多重層面的代言詩，更於藝術生命中留下不朽的光彩。

參考文獻

文本

底 本：明萬曆間新安汪士賢刊《漢魏六朝二十名家集本》鮑明遠集十卷清嘉慶十七年周錫瓚手校本

明新安汪士賢刊《漢六朝二十名家集本·鮑明遠集十卷》
清莫友芝手校近人鄧邦述手書題記

輔 本：明萬曆間新安汪氏刊本《鮑明遠集》十卷

明嘉靖間刊本《鮑氏集》八卷

明嘉靖間刊本《鮑照集》八卷

明崇禎間太倉張氏原刊本《鮑參軍集》二卷

清同治九年樂康胡氏退補齋刻本《鮑參軍集》二卷

清光緒三年滇南唐身壽考堂重刊本《鮑參軍集》二卷

清光緒十五年《鮑照集校補》一卷

清宣統三年無錫丁氏排印本《鮑明遠集》三卷

專書

鮑照：《鮑明遠集》，明正德間庚午朱應登刊本，台灣大學圖書館館藏。

薛應旂編：《鮑氏集》，明嘉靖間刊六朝詩集本，國家圖書館館藏。

鮑照：《鮑明遠集》，明萬曆汪士賢刊漢魏六朝二十名家集本，國家圖書館館藏。

鮑照：《鮑參軍集》，明崇禎間張溥刊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本，國家圖書

館館藏。

- 鮑照：《鮑明遠集》，欽定四庫全書集部，台北：商務印書館。
- 梁 鍾嶸撰、汪中注：《詩品注》，台北：正中書局，1969年。
- 梁 徐陵：《玉臺新詠》，台北：世界書局，1972年。
- 鮑照，葉菊生校訂：《鮑參軍詩注》，台北：華正書局，1975年。
- 清 丁福保：《全漢三國晉南北朝詩》，台北：世界書局，1978年。
- 洪順隆：《六朝詩論》，台北：文津出版社，1978年。
- 廖蔚卿：《六朝文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8年。
- 鮑照，錢仲聯校注：《鮑參軍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 朱義雲：《魏晉風氣與六朝文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
- 王運熙：《六朝樂府與民歌》，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年。
- 吳丕績：《南朝宋鮑明遠先生年譜》，台北：商務印書館，1982年。
- 鮑照，錢仲聯集注：《鮑參軍集注》，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
- 南宋 郭茂倩：《樂府詩集》，台北：里仁書局，1984年。
- 方東樹：《昭昧詹言》，台北：漢京出版公司，1985年。
- 余學芳：《鮑照詩析論》，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85年。
- 劉熙載：《藝概》，台北：華正書局，1988年。
- 丁福保輯：《歷代詩話續編》，台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
- 董季棠：《修辭析論》，台北：益智書局，1988年。
- 逯欽立輯：《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台北：木鐸出版社，1988年。
- 呂正惠：《杜甫與六朝詩人》，台北：大安出版社，1989年5月。
- 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台北：華書局，1990年7月。
- 黃永武：《中國詩學》（四冊），台北：巨流圖書公司，1991年。
- 沈謙：《修辭學》（上）（中）（下），台北：國立空中大學，1991年。
- 葉慶炳：《中國文學史》（上、下），台北：學生書局，1992年。
- 駱玉明、張宗原著：《南北朝文學》，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年。

鍾優民：《社會詩人鮑照》，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蕭統著、張葆全審訂：《昭明文選》，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95年。

余冠英選注：《漢魏六朝詩選》，香港：三聯書店，1995年。

古遠清、孫光萱：《詩歌修辭學》，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楊成鑿：《中國詩詞風格研究》，台北：洪葉文化公司，1995年。

羅根澤：《魏晉六朝文學批評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6年。

吳小如、王運熙、曹道衡等：《漢魏六朝詩鑑賞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6年。

梅家玲：《漢魏六朝文學新論 擬代與贈答篇》，台北：里仁書局，1997年。

朱思信：《鮑照詩文選注與研究》，新疆大學出版社，1997年。

學位論文

吳德風著 《謝靈運與鮑照山水詩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66年

金惠峰著 《鮑照生平及其作品校正》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2年

李海元著 《鮑照詩研究》 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87年

陳慶和著 《鮑照樂府詩研究》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0年

陳芳汶著 《鮑照辭賦研究》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6年

陳敬介著 《鮑照詩研究》私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1998 年

黃捷榕著 《悲情的孤憤---鮑照詩文情感研究》私立輔仁大學中國
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1 年

期刊論文

- 吳德風：鮑照年譜補證，《幼獅學誌 五卷 一期》。
- 龔鵬程：由鮑照詩看六朝的人生孤憤，《鵝湖 三卷 四期》。
- 呂正惠：鮑照詩小論，《文學評論》，第六集（巨流）。
- 呂正惠：鮑照與杜甫，《幼獅學誌 第十五卷 二期》。
- 林文月：鮑照與謝靈運的山水詩，《文學評論》，第二集（巨流）。
- 許東海：從《昭明文選》論鮑照別離詩，《國立中正大學學報》人文分冊，1995 年第六卷 第一期。
- 王次澄：南朝詩的修辭特色，《古典文學》，第四集，台北：學生書局，1982 年。
- 唐海濤：鮑照的「擬行路難」上，《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 十九卷 二期》。
- 唐海濤：鮑照的「擬行路難」下，《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 二十卷 一期》。
- 唐海濤：鮑照詩中的對偶句，《中華文化復興月刊 二十一卷 第三期》。
- 唐海濤：鮑照詩文中所表現的鄉土家人之戀，《中華文化復興月刊 二十一卷 第四期》。

- 唐海濤：鮑照與杜甫，〈《幼獅學誌》第十九卷 第四期〉。
- 廖蔚卿：南朝樂府與當時社會的關係，〈《台灣大學文史哲學報》三期〉。
- 李伯勳等：讀鮑照研究，〈《四川大學學報》〉，1958年第一期。
- 張志岳：鮑照及其詩新深，〈《文學評論》〉，1979年一期。
- 王長發：論鮑照的懷才不遇，〈《江海學刊》〉，1982年第五期。
- 丁福林：試論鮑照詩歌的「俊逸」特色，〈《文學遺產》〉，1983年第三期。
- 王 毅：鮑照政治命運及其詩文風格再認識，〈《文學評論》〉1988年第六期。
- 丁福林：論鮑照的社會詩，〈《鎮江師專學報》〉，1995年3月。
- 陳貽焮：鮑照和他的作品，〈《文學遺產》〉，增刊第一輯。
- 王成杰：劉宋時代的傑出詩人---鮑照，〈《貴州民族學院學報》〉，1993年第四期。
- 蘇瑞隆：南朝的文學品味與鮑照作品的評價，第三屆魏晉南北朝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